





MG  
I 546.85  
9



少年  
必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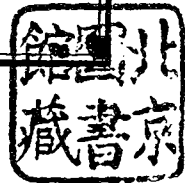
愛  
的  
教  
育

孫貴梓

Edmundo de Amicis  
阿米齊斯  
原著  
知  
非譯

新  
京  
大  
陸  
書  
局  
發  
行

A 511252



## 譯者序

這本書的原名『考雷』(Cuore)是意大利語，原來是『愛情』的意思，著書的人也是意大利人，名叫艾特門特·諫，阿米齊斯(Edmondo de Amicis 1846—1908)是意大利的大文學家，從二十一歲就從事著述，除這書以外，尚有數十本，這書是他四十二歲時著的，那時他對於人生，已富有閱歷，所以對於子弟的教育，學校和家庭的關係，教師和學生的關係，以及親子之愛，國民精神，愛國心，乃至所有一切人生諸相，都很周密的透澈了解，以愛為基礎，而寫成此書。

這書在意大利出版，受到空前的歡迎，從出版到一九〇四年約十三四年間。已經出過三百版，到一九一九年，已出過六百八十八版，原書怎樣的受人歡迎，已可想而知了，這書不但在意大利受人歡迎，凡是世界文明諸國，都有翻譯本，都是非常的風行，作為少男少女的讀物，幾幾乎有經典的權威，這書的價值如何，已用不着贅述了。

世界文明諸國，既然都有譯本，而我國直到現在尚未見有翻譯這書的人，使我國的少年，不得讀這名貴的兒童讀物，這豈不是一大憾事嗎，因此我就不揣淺陋，從日本的譯本翻譯過來，以貢獻給我國的少年界，我相信這書，是少年諸君最理想的，最純潔的，最沒有流弊的讀物，併且為父母的理想

譯者序

怎樣教養他的兒女，當教師的要想怎樣教育他的學生，這本書也是很有一讀的價值的，但是譯者學識既淺陋，文筆又拙劣，又是間接的從日文翻譯的，經過兩國文字的轉換，有失原文的精彩，自是意中的事，還請讀者加以指正。

其次是關於本書的譯名，意大利原文『考雷』（Cure）是『愛情』的意思，在西洋各國，除二三例外外，大抵用原語『考雷』（Cure）為題目，英譯本有名『意大利學童的日記』日本譯本有『愛的學校』『真心』等等名字，中國夏丏尊先生曾譯此書，名『愛的教育』，這個名字，已為我國少年界所熟習，為免誤會起見，所以就借用夏先生的譯名，而名此書了。

——譯者——

康德七年八月二十日

# 目次

## 第一卷 十月

開學日	.....	一
級任老師	.....	三
災 難	.....	四
卡拉布利亞的學生	.....	六
同級的朋友	.....	八
俠義的行爲	.....	一〇
二年級時的女先生	.....	一一
貧民窟	.....	一四
學校	.....	一六
少年愛國者(每月故事)	.....	一七

掃煙突的人

一九

萬靈節

二一

第二卷 十一月

好友加倫

三四

資業者和紳士

二五

弟弟的女先生

二八

我的母親

三〇

學友可來第

三二

校長先生

三五

兵 隊

三八

奈立的保護者

四〇

級 長

四二

少年偵探（每月故事）

四三

經人 ..... 四九

### 第三卷 十二月

商人 ..... 五二

虛榮心 ..... 五三

初雪 ..... 五五

『小石匠』 ..... 五六

雪 球 ..... 五八

女先生 ..... 六一

訪問受揚的人 ..... 六二

少年癡寫生 (每月故事) ..... 六四

堅忍心 ..... 七二

感 恩 ..... 七四



第四卷 一月

目次

四

助教師	七六
施蒂地君的圖書室	七八
鐵匠的兒子	七九
快樂的來訪	八一
維多利亞愛嗎奴雷王的大葬	八三
弗蘭第的被斥退	八四
少年鼓手(每月故事)	八六
愛國	九四
嫉妬	九六
弗蘭第君的母親	九七
希望	九九

## 第五卷 二月

賞牌授與	一〇二
決心	一〇四
玩具的火車	一〇五
傲慢	一〇八
工人的受傷	一一〇
囚犯	一一二
爸爸的看護者 (每月故事)	一一五
鐵工廠	一二五
小小的賣藥者	一二七
謝肉節的末日	一三一
盲童	一三三
病中的老師	一三九
目次	五

街路 ..... 一四二

### 第六卷 三月

夜學校 ..... 一四四

打架 ..... 一四六

學生的家長 ..... 一四八

七十八號的犯人 ..... 一四九

少年的死亡 ..... 一五二

三月十四日的前夜 ..... 一五四

賞狀授與式 ..... 一五五

口角 ..... 一六〇

我的姊妹 ..... 一六一

羅馬古那的血（每月故事） ..... 一六三

病牀中的『小石匠』 ..... 一七一

加富爾伯爵 ..... 一七四

## 第七卷 四月

泰	.....	一七七
澤別爾脫王	.....	一七八
幼兒園	.....	一八四
體操	.....	一八七
父親的先生	.....	一九〇
全愈	.....	二〇〇
勞勤者中的朋友	.....	二〇二
加倫的母親	.....	二〇三
寇傑貝瑪忘尼	.....	二〇五
少年受勳章 (每月故事)	.....	二〇七

第八卷 五月

畸形兒 ..... 二二二

犧牲 ..... 二一四

火災 ..... 二一六

三千里尋母記（每月故事） ..... 二二〇

夏 ..... 二五三

詩 ..... 二五五

嚶 ..... 二五六

第九卷 六月

加里波的將軍 ..... 二六七

軍隊 ..... 二六八

意大利 ..... 二七〇

## 第十卷 七月

九十度的炎暑	二七一
我的父親	二七三
遠足	二七五
勞動者的賞品授與式	二七八
女先生之死	二八〇
感謝	二八二
離船(最後的每月故事)	二八四
學年的終了	二九二
考試	二九三
最後的考試	二九六
再會	二九八

# 第一卷 十月

## 開學日

十七日 星期一

今天開學了，在鄉間的三個月，過得像夢一樣，現在又回到了這秋林（Tula）的學校裏。早晨母親送我進學校的時候，我的心對鄉間還留戀不捨呢。現在秋林的街上，無論每條街道，都充滿着學校的學生們，學生的父兄們，都擁擠在書店的門口，在那裏購買筆記簿書包一類的東西。校役和警察都拚命地想在人叢中分出一條路來。我到了校門口，覺得有人在搭我的肩頭，原來是我三年級時候的老師，他有捲曲的紅頭髮。快活的面貌。他向我說：

「我們永遠不能在一起了！顏利科（Guriko）是嗎？」

這事我早已知道了，可是現在被先生這樣一說，我卻難過得很。我們好不容易地到了裏面，看見許多夫人、紳士、普通婦人、職工、官吏、修道女、奴僕，他都一手拉了孩子，一手拿了成續簿。擁擠在會客室或樓梯邊，嘈雜得好像進了戲館裏。我重新看這大招待室，非常高興，因為我這三年來，每

天到教室裏去。總要穿過這屋子。那時我在二年級時候的女先生看見了我，他說：

『顏利科，從現在起，你要到樓上去上課，不再走過我的教室了！』

她說着，依戀地看着我，校長先生被女人們圍繞着，頭髮好像比以前白了一點。學生們也像暑假以前，強大了許多。那些才來入一年級的小學生，不願到教室裏去，儘強得像驢馬一樣，她強拉了他們進去，有幾個仍舊逃出，有幾個因為找不着爸和媽，便哭了起來，他們的爸媽祇好重新回進去，對他們誘騙或叱罵，老師們也弄得沒有法子想。

我的弟弟被編入在女先生代卡蒂 (Detati) 所教的一級裏，上午十點鐘，大家進了教室，我們級裏一共有五十五人。其中十五六個人是從三年級一同升上來的。常得優等獎的代羅西 (Deossi) 也在裏面。我每想起在暑假中遊得盡興山林，便以為學校裏暗悶得生厭。又憶起在三年級時候的老師來，他是常常對我們笑着的好先生，樣子和我們差不多大，現在他那紅而捲曲的頭髮，已不能再看見，自然有點難過。我們四年級的先生，是身材高長，沒有鬚鬚，留着灰白的長髮，額上滿佈皺紋，用大聲說話，他釘着的眼光挨次看我們，好像要透到我們的心裏似的，臉上沒有笑容。我想：

『唉！總算過了一天，還有九個月呢！平常要用功，月底要考試，多麼討厭啊！』

一走出教室，恨不得就看見母親，飛跑到她的面前去，吻着她的手。她說：



『顏利科啊！你要用心！我也和你大家用功呢！』

我快樂地回家去，可是爲了三年級時那位又慈愛又快活的先生已不教我們，好像學校也不如以前的有趣了。

## 級任老師

十八日 星期二

從今天起，我們感到現在的老師也可愛起來。我們進教室去的時候，他已在位上坐着，他上學年所教過的學生們，都從門口探進頭來，和他招呼，大家說着：『老師，晨好！』『配保尼 (perboni) 先生，早安！』也有幾個走進教室來，和老師匆忙地握了手就出去的。從這裏看得出大家都敬愛這位老師，今年還想請他上課。老師也說着『早安！』一邊去拉學生所伸着的手，卻是不去看他們的臉，老師和他們招呼的時候，雖然也有着笑容，眉尖一皺，臉就板起來，並且把臉向着窗外，凝望着對面的屋頂，彷彿以爲他和學生們招呼是痛苦的事，完了以後，老師又把我們一一地注視，叫我們默寫，自己在桌位間走着，他看見一個臉上生紅粒的學生，就停止默寫，兩手捧了他的頭查看，又用手去摸他的額上，問他有沒有發熱。這時老師後面有一個學生，乘着老師不看見，立在椅子上玩起把戲來，

恰巧老師回過頭去，那學生就連忙坐下，低下頭預備挨罵，但是老師只把手按在他的頭上，說：『下次別再這樣吧。』並不責罰他。

默寫完了以後，老師沈默地看了他們一會，才用了緩慢粗大而親切的聲音對我們說：

『大家聽我！我們從此有一年，同在一起，讓我們好好地過這一年吧！大家要用力，要守規矩。我沒有一個別的家屬，你們就是我的孩子，前年我還有母親，自從她死了以後，我全然只有自己一個人。世界上除了你們，我沒有別的親愛的人。你們就是我的孩子。我愛你們，請你們也和我做伴。我不願責罰你們中任何一個，請將你們的真心給我看看！請你們全級像一個家庭，使我安慰，使我光榮！現在我並不是想你們嘴裡答應我，我知道你們一定已在心裏答應我『願意』了。我感謝你們。』

這時校役來通知下課，我們都靜靜地走出去，方才那個跳上椅子的學生，走到老師的面前，戰抖地說：『老師！隨了我這次！』老師吻着他的額說：『好孩子！快回去！』

## 災 難

二十一日 星期五

本學年開始就發生了意外的災難。今晨我和父親到學校去，一邊談着老師所說的話。忽然看見路

上的人擁擠地奔入校門去。父親就說：

『大概有了甚麼意外的事情了！正開學的時候，真不喪巧！』

好容易我們走進了學校，大房子裡擠滿了人，都是孩子和孩子們的家屬。聽見他們談着可憐啊！羅佩第（Robetti）從簇集的人頭中，望到警察的帽子，和校長先生光禿禿的頭，接着又走進來一位戴着高冠的紳士，大家說『醫生來了！』父親問一位：『究竟是什麼事？』他回答說：『被車子軋壞了！』又一位說：『腳骨壓碎了！』原來，這羅佩第是二年級的學生，上學來的時候，路上有一個一年級的小學生，忽然離了母親的手，倒在街路上，這時街車正向他倒下的地方開過來，羅佩第眼見這小孩要被車子軋着，便勇敢地跳過去，把他拖開，不料因為來不及拖出自己的腳，自己反被車子軋傷了，羅佩第是個砲兵軍官的兒子。大家正在紛紛地敘述這些話的時候，突然有一個婦人發狂地趕來。從人堆裡擠着進來，他就是羅佩第的母親。同時又有一個另外的婦人跑過去，抱了羅佩第的母親的頭頭啾啾泣。這就是被救出的小孩的母親。兩個婦人向屋裏跑去，我們在外邊可以聽到她們哭叫着：『啊！久遠（Giù）呀！我的孩子呀！』

立刻，有一輛馬車來到校門口停下，校長先生抱了羅佩第出來。羅佩第頭伏在校長先生的肩上，臉色蒼白，眼睛閉着。大家都靜默了，羅佩第母親的哭聲也可以聽得到。那時，校長先生將抱在手裏

勇敢的傷人給大家看，父兄們，學生們，老師們，都齊聲說：『羅佩第！好勇敢！可憐的孩子！』在他近旁的人，便去吻羅佩第的手。這時羅佩第張開眼睛說：『我的書包呢？』那被救的孩子的母親，拿書包給他看，一邊流淚說：『讓我拿了去吧，讓我給你拿去吧。』羅佩第的母親，臉上現出微笑來。於是大家出了門，很小心地把羅佩第載入馬車，馬車就慢慢地開動，我們都默默地走去上課。

### 卡拉布利亞的學生

二十六日 星期六

昨天午後，老師告訴我們，羅佩第已成了必須拄杖才能行走的人。正說的時候，校長先生忽然領了一個陌生的孩子進教室來。這是一個皮膚黑色濃髮，大眼睛眉毛濃黑的孩子。校長先生將這小孩交給老師，又低聲地和老師說了幾句話，便出去了。孩子用他黑大的眼光，望着屋裡的一切；老師携了他的手，向着我們說：

『你們大家應該歡喜。因為今天有一個意大利孩子，從五百哩外卡拉布利亞（Calabria）的萊橘（Reggio）地方來的，進了這學校裏。他是從遠道來的，所以請你們要特別愛這同胞。他的故鄉是意大利名人的產生地，是產生強健耐勞的漢子和勇敢的兵士的地方，並且是我國的一個風景區域。那

裏有森林有山嶺，住民都有才能和勇氣。請你們親愛地待過這孩子，使他忘記自己背鄉離井的悲哀，也使他知道在意大利無論進那裏的學校，都有同胞。」

老師一邊說着，一邊在意大利地圖上，指出卡拉布利亞的萊梅的位置叫我們看，他大聲地叫着，每次都得優等獎的學生代羅西，代羅西起立了。

老師說：「到這裏來！」代羅西就離開座位，走到卡拉布利亞孩子的前面。

「你是級長，請你對這新學友說歡迎的話！請你代表比特蒙脫（pidmont）的孩子，表示歡迎

卡拉布利亞的孩子！」

代羅西聽見老師這樣說，便抱了那孩子的頭頸，用清晰的聲音說：「來得很好！」卡拉布利亞孩子也熱烈地吻着代羅西的臉。大家都拍手喝采了。老師雖然說：「靜一點！不可以在教室裡拍手的！」可是自己也很高興。卡拉布利亞的孩子也歡喜。等到老師指定他的座位，他便歸坐了。老師又向我們說：

「請你們好好地記着我方才的話。卡拉布利亞的孩子來到秋林，要和住在自己的家裏一樣。秋林的孩子到了卡拉布利亞也應該毫不以為是在異鄉，老實對你們說，我國爲了這事，曾打了五十年仗，有三萬的同胞，爲此犧牲。所以你們大家要互相親愛，若是因了這學友不是本地人，更救他，這人也有愧於我們的三色國旗！」

卡拉布利亞的學生

卡拉布利亞的孩子回到座位，坐在他旁邊的學生，有的送他鋼筆，有的送他畫片，有的送他瑞士的郵票。

## 同級的朋友

二十五日 星期二

送郵票給卡拉布利亞的孩子，就是我所最敬愛的加倫（Carone）。他在同級的人中，身體最高大，今年十四歲，樣子是大頭寬肩，笑起來很可愛的，並且已有大人的風度。我已認識了許多同級的友人。有一個名叫可萊第（Coretti）的，我也和他要好。他穿黃色褲子，戴貓皮的帽子。常說着有趣的話。他的父親是藥店的老板，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曾替溫別爾脫親王（prince Umberto）打過仗，據說還獲過三個勳章呢。有一個名叫奈立（Nelli）的，可憐他是個駝背，身體軟弱，臉容灰白。有一個名叫弗第尼（Voini）的，時常穿着漂亮的衣服，還有坐在我的前面，是石匠的孩子，綽號叫『小石匠』的，圓圓的臉孔像蘋果，鼻頭像個小毯，常能裝出兔子一樣的臉，引別人發笑，他有時戴着破絮樣的破帽子像手帕一樣卷疊了藏在袋裏。坐在『小石匠』的旁邊的，是一個名叫加洛飛（Garoffi）的，他有隻長的老鷹鼻，眼睛特別，常常把鋼筆，火柴盒等拿來做買賣，寫字在手甲指上

做種種作弄他人的事。還有一個名叫卡洛那比斯(Carlo Nobis)的，是一個驕傲的少年紳士，他坐位的兩旁，有二個孩子，是我所中意的。一個是鐵匠的兒子，穿了齊膝的上衣，臉色蒼白得好像病人，對於甚麼都怕，從來不會露出過笑容，一個是紅髮的孩子，一隻手有了殘疾，用綳帶掛牢在頭頸裏。聽說他的父親到美洲去了，母親在賣野菜過活。在我的左邊還有一個奇怪的孩子，他的名叫做施蒂地(Stardi)，肥矮的身材，像沒有頭頸一樣。他是個性情怪僻的孩子，不跟人說話。好似一點也不知道什麼。可是老師說的話。他總眼也不霎地皺着眉頭緊閉着阻聽着。老師說話的時候，如果有人挿咀，第一二次他還忍耐着，一到第三次，他就要憤怒起來用腳來踢地板阻止他，坐在他旁邊的，是一個亞不愷容氣的孩子，有着狡猾臉孔的孩子，名叫弗蘭第(Franti)，聽說他曾經在被別的校開除過的，另外，還有一對很像弟兄的，衣帽穿戴的一樣。這許多同級的朋友之中，容貌最好，最有才能的，當然說，要算代羅西了。大概今年還是他得第一的。可是我却愛鐵匠的兒子那病人一樣的僕倍克西(Peccosi)。聽說，他父親是要打他的。他却非常忠厚，和別人談話的時候，或者偶然觸犯了別人的時候，他一定要說『對不住』，他常以親切而悲傷的眼來照人。至於同級中最長大和最正直的，却是加倫。

## 俠義的行爲

二十六日 星期三

我看了今日的事情，就可明白加倫爲人怎樣。今天我因爲在三年級時的老師女士來問我何時在家，所以到校稍遲，進了教室，老師還沒有來。我看見有三四個孩子，聚在一處，正在欺侮那紅頭髮而一手殘廢的實野菜人家的孩子克羅西（Così）。有的用三角尺打他，有的把栗子殼，投在他的頭上，說他是『廢人』『妖精』。還有自己將手掛在頭頂上來裝他的樣給他看。克羅西一個人坐在位上，臉色灰白，眼光看着他們，好像要說『饒了我罷。』他們看見克羅西這樣，越加得步進步，越加戲弄他，克羅西終於發了怒。紅着臉抖着身子。這時那個臉孔很討厭的弗蘭第，忽然跳到椅子上，裝出克羅西母親挑擔賣菜的樣子來了。以前克羅西的母親，因爲接克羅西回去，平日時常到學校裡來的，聽說她現在正病倒在床上，大家都熟悉克羅西的母親的，看見弗蘭第所裝的樣子，禁不住發笑。克羅西更生氣，突然將放在桌上的墨水瓶，對準弗蘭第擲過去。弗蘭第敏捷地閃過，恰巧老師從門外進來，墨水瓶正打在他的胸口。

大家都逃到坐位裡，害怕得不敢出聲，老師變了臉色，走到講臺的旁邊，用了嚴厲的聲音問：



『是那個？』誰都不敢回答。老師更高了聲音說：『究竟是那一個？』

這時加倫好像看克羅西可憐，忽然起立，毅然決然的說：『是我！』老師眼釘着加倫，又轉看來如木鷄的學生們，靜靜地說：『不是你』。

過了一會，老師又說：『投擲者立起來，我決不責罰他。』

克羅西起立了，一邊哭着說：『他們打我，欺侮我，我氣昏了，不知不覺的就把墨水瓶擲過去。』

『好的！那末，欺侮他的人立起來！』老師說了，有四個學生立起來低着頭。

老師說：『你們欺侮了無罪的人！你們欺侮不幸的孩子，欺侮弱者，這是最沒價值，最卑鄙的事情！卑鄙的東西！』

老師說着，走到加倫的身旁，將手放在他的額下，托起他低着的頭來，凝望他的眼說：『你的精神是高尚的！』

加倫附耳對老師不知說些什麼，老師突然向着四個預備受罰的學生說：『我饒恕你們吧。』

## 二年級時的女先生

二十七日 星期四

二年級時的女先生

我二年級時的女先生，照約定的日期，今天到家裏來着我了。她不到我家已有一年，我們很快活地招待她，她帽子旁仍罩着翠綠的面幕，質素的衣服，不修飾的頭髮，看出她是沒有功夫來打扮這些的。她似乎臉上比去年紅是減少了好些，頭髮也白了些，不時咳嗽着，母親問他：

『那末，你的身體怎樣？先生！若是你再不留心你的身體……』

女先生說：『一點也沒有什麼。』她帶着又像喜悅，又像憂愁的笑容。

母親又說：『先生太用力高聲講話，爲了孩子們，太勞苦了自己的身體。』

真的，先生的聲音，從來不會聽不清楚。我還記得，她說話，總是連續着一息不停，弄得我們學生沒有旁騖的功夫，先生不會忘記她所教過的學生，只要上過她的課，無論在幾年以前，她總還記得姓名。聽說，她每逢月考，總要到校長先生那裏去，詢問舊日學生的成績。又有時站在學校的門口，等學生來了，叫他拿出作文簿來給她看，考查進步得怎樣，就是已經進中學讀書的學生，也常常穿着長褲子，掛了時表，去訪問舊日的女先生。今天她是領了本級的学生去看園藝展覽會，回去的路上變到我家來的。我們在先生那班的時候，每逢星期二，她常領我們到博物院裏去，說明種種的東西給我們聽。現在先生比那時衰弱了許多，可是仍舊很起勁，遇到學校的事情，就很快活的談話。二年前我生大病躺在牀上，她會來看過我，她今天還說要看看我那時所睡的牀，其實這牀已是我的姊姊睡

了的。先生看了一會，也沒有說什麼。她因為還要去看病的一個學生，不能久留，聽說這學生是個馬鞍匠的兒子，正發着麻疹病倒在家裏。她又挾着要在今晚改削的課卷，據說晚飯以前，還有某商店的女主人，要到她那裏來補習算術呢。

先生臨走向着我說：『顏利科，你到了能解決困難問題，作長篇文章的時候，那時還肯愛你以前的女先生嗎？』她說着，一邊吻我。等到出了門，還在背背前再易聲說：『請你不要忘了我！顏利科啊！』

啊！親愛的先生！我怎能忘記你呢！我雖長大，也一定還記得你，再到校裏來拜望你的。無論到了那裏，只要一聽到女教師的聲音，就要如同聽見你先生的聲音一樣，記起她二年中教我的事來。啊！那二年裏面，先生教我學會了許多的事！那時先生雖然有病，身體不好，可是無論何時。都熱心的愛護我們教導我們的。我們寫字有了錯誤，她就很耽心。考試委員質問我們的時候，她耽心得幾乎坐立不安。我們寫得清楚的時候，她就真心地高興。她從來總如母親一樣地愛我。這樣的好先生，怎樣叫我能忘記她呢！

## 貧民窟

二十八日 星期五

昨天下午，我跟母親和西爾維亞(Sylvia)姊姊三個人，送布給報紙上登載的窮婦人。我拿着布，姊姊拿着那婦人住址姓名的條子。我們到了一處高屋的閣樓裏，那裏有長的走廊，走廊有許多屋子，母親到了最末的一室敲門。門開了，走出一個臉孔白色身體瘦小的少婦來。這是常能看見的婦人，頭上常常包着青布。

母親問：『你就是報紙上所說的那位嗎？』

『哦，是的。』

『那末這裏有點粗布，請你收了。』

那婦人很是歡喜，好像找不出話來答謝。這時我瞥見有一個孩子，在那沒有傢具的暗室裏，向裏靠着椅子，好像在寫字。我仔細一看，他確是在那裏寫字，椅子上放着紙，墨水瓶放在地板上。我想這樣黑暗的房子裏，如何能寫字呢？可是我忽然看見那孩子有紅頭髮，穿着破的上衣，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就是那賣菜人家的兒子克羅西，那一隻手有殘疾的孩子。我乘他母親正在收拾東西的時候，輕

輕地將這告訴了母親。

母親說：『不要作聲！若是他覺到自己的母親，受朋友的施捨，多麼難爲情呢？不要作聲！』這時恰巧克羅西回過頭來。我不知道要怎樣才好，克羅西對着我微笑，母親暗暗地推我的背，我就進去抱住克羅西，他立起來握我的手。

克羅西的母親對我母親說：

『我們只有娘兒兩個。丈夫這七年來總是在美洲，我又生了病。不能再去賣菜，家中桌子一類的東西，也已賣盡，弄得這孩子讀書都爲難，甚至於不能點盞小小的燈，眼睛也要有病了。幸虧課本文具有市公所發給，總算勉強進了學校。可憐！他到學校去是很高興的，但是……像我這樣的不幸的人世上是再沒有了！』

母親把錢袋中所有的錢，都拿出來送給她，她吻了克羅西，出來時彷彿要流淚。於是對我說：

『顏利科啊！你看那個可愛的孩子！他不是很刻苦地在用功嗎？像你是什麼都有的，却說用功辛苦呢！啊！真的！那孩子一天的用功，比了你用功一年的價值，不知要大多少倍呢！像那樣的孩子才是應該受優等獎的人！』

學 校

二十八日 星期五

愛兒顛利科啊！像你母親所說你用功怕起難來了。我還未曾見過你高興而勇敢地進學校去，但是我告訴你：如果你不到學校裏去，你每天要怎樣的沒有趣味，怎樣地難過啊！只要你這樣過了一星期，你必定要合了手來懇求再入學校。因為游嬉雖好，每天這樣，就要厭倦的。

在如今的世界中，無論那一個人，沒有一個不求上進的。你想！工人們做了一天工，夜裡不是還要到補習夜校裡去嗎？街上店裡的婦人們，姑娘們，勞動了一星期，禮拜日不是還要到學校裡去嗎？兵士們日裏盡職了一天，回到營裏，不是還要讀書嗎？就是盲啞的人，也在那裏學習種種的技能，監獄裏的犯人，也同樣地在上課呢！

每晨上學去的時候，你要這樣想想：此刻，在這個市內，有和我同樣的三萬個孩子，都正在上學去。而且同在這個時候，世界上各國有幾千萬的孩子也正在上學去。也許有的正三五成羣地經過着幽靜的田野，有的正穿過熱鬧的街道，也有沿了河岸或湖旁在那裏走着，有的在猛烈的日光下走着，有的在寒氣凜烈的河上駛着短艇，還有從雪上乘着橇，跋山涉水，穿過了森林，渡過了急流，蹣跚地走

在冷落的山路上，也有騎了馬在茫茫的野原中跑着。有一個人走着的，有兩個人並着走的，也有成羣排隊而行，穿了各種的服裝，說着各樣的言語，從水天雪地的俄羅斯，一直到棕櫚幽深的亞拉伯，不是有幾千萬數不清楚的孩子，都挾了書，學着同樣的事情，同樣地在學校裏上課嗎？你試想這無數孩子所成的團體！又試想這大團體怎樣在那裏作大運動！你再試想：如果這運動一停止，人類就會退到野蠻的狀態中呢！這運動是世界的進步，是希望和光榮。要發奮啊！你就是這大軍隊中的戰士，你的書本是武器，你的一級是一小隊，全世界是戰場，勝利就是人類的文明，顏利科啊！不要做卑怯的戰士啊！

——父親！

## 少年愛國者（每月故事）

二十九日 星期六

做卑怯的戰士嗎？我決不願意！可是，老師如果每天把像今天那種有趣的話講給我們聽，我還更加要喜歡這學校呢。老師說，以後每月要講一次故事給我們聽，都像今天那樣高尚的故事，並且叫我們筆記下去。下面就是今天所講的少年愛國者。

一隻法蘭西的輪船，從西班牙的巴塞羅那（Barcelona）開到意大利的熱內亞（Genoa）去。船裏

的乘客，有法國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瑞士人。其中有一個十一歲的孩子，衣衫破碎，沒有熟人。只像野獸一樣的瞪着人們，他用這種眼色看人，也不是無因。原來在二年前，他被鄉間種田的父母，賣給了戲法團，戲法團裡的人打他，踢他，餓他，強迫他學會把戲，帶他到法蘭西、西班牙一帶流浪，一味虐待，甚至連飯不給他吃飽。這班戲法團到了巴黎、羅那的時候，他因受不起虐待和飢餓，逃了出來，到意大利領事館去請求救濟。領事很可憐他，叫他搭了這船，並且給他一封介紹信，叫他到熱內亞的守衛官那裡去，意思是要送他回到他殘忍的父母那裡去。他遍體鱗傷，非常衰弱，可是住在二等船裏，大家都以為奇怪，對他注意。別人和他說話，他也不睬，好像對誰都厭惡一樣。他的心已經變到這樣冷硬了。

有三個乘客用種種方法探問他，他才開了口，他以意大利語中夾雜法蘭西語和西班牙語亂雜話，把自己的經歷大概說出來。這三個乘客雖不是意大利人，却也明白了他的話，於是就一半爲了憐憫，一半爲了酒後的興緻，便給他一點錢，一面仍繼續和他談說。這時有大批的太太們，恰從艙室裡走出來，她們聽了孩子的話，彷彿故意要人知道她們的慈悲。拿出錢來拋在桌上說：「這給了你！拿了去吧！」

孩子小聲謝領，將錢收入袋裏，苦悶的臉上，那時才現出歡喜的笑容。他回到自己的床上，拉上



了帳子，躺着靜思有了這些錢，可以在船裏買點好吃的東西，一飽餓了二年的肚子，到了熱內亞可以買件上衫，換去破衣，又拿了錢回家，比空手回去，也總可以有臉去見父母，多少可以得着像人一樣的待遇。這金錢竟像一筆財產。他在牀上正想得高興，這時外邊那三個旅客，在二等艙裡，圍坐食桌，在那裏高談闊論，他們一邊飲酒，一邊說着旅程中的風土情形。說到意大利的時候，一個說意大利的旅館不好，一個說火車的壞話，酒漸漸喝多了，他們的談論，也更刻薄起來。一個說若是要到意大利還不如到北極去好，因為住在意大利的都是惡棍土匪。後來又說意大利的公務員有不識字的。

一個說：『愚笨的國民！』別一個說：『下等的國民！』又有一個說：『強盜……』

他正說出『強盜』的時候，忽然銀幣銅板像水雹一樣，落到他們的頭上和肩上，同時桌上地板上滾着，發出鏗鏘的聲音來。三個旅客憤怒地舉頭看時，一把銅板又打到他們的臉上了。

那孩子從床裏探首怒喊：『拿回去！我不要那侮蔑我國家者的東西。』

### 掃煙突的人

十一月一日 星期二

昨天下午，到附近一個女子小學校裏去。因為西爾維亞姊姊的先生，要看少年愛國者的故事，所

掃煙突的人

以就拿去了給她看，那校裏有七百人左右的少姑娘，我去的時候，正是放學，學生們因為從明天起，接連有萬聖節 (The holy day of all saints) 萬靈節 (The holy day of all souls) 兩個假日，正在高興地回家去。我在那裏看見了一件很可贊美的事，在學校那一邊的路角裏。立着一個臉色黑黑的掃煙突夫，他還是一個孩子，一手扶着牆，一手托着頭，在那裏低聲飲泣。有幾個三年級的女學生，走近去問他，『有什麼事？爲甚麼這樣哭呢？』但是他總不回答仍舊哭着。

姑娘們再問他：『來！快點告訴我們，你爲了甚麼事？爲甚麼要哭？』那孩子才漸漸地抬起頭來，臉孔像小孩，他哭着告訴她們，說掃除了好幾處煙突，得着工資三十個銅板，不知在甚麼時候從破袋裏漏掉了。說着，又指破袋給她們看。他說，若是沒有這錢，是不能回去的。

他仍舊哭着說：『師父要打的！』很爲難的樣子。女學生們圍着看他，正在代他可憐，這時另外的女學生也挾了書包走過來了。有一個帽子上插着青鳥毛的大女孩，從袋裏拿出兩個銅板來說：

『我只有兩個，再湊湊就好了。』一個着紅衣的姑娘接着說：『我也有兩個在這裏。大家湊起來三十個光景是一定的。』又叫另外的同學們：『亞馬里亞 (Amalia)！路佳 (Luigia)！亞尼那 (Anina)！你們那一位有錢嗎？請拿出來！』

果然，有許多姑娘帶着錢，想買花或筆記簿，現在都拿出來了，也有小姑娘拿出一個半分的小銅

板的。插青烏毛的姑娘集攏了錢，大聲地數着：

八個，十個，十五個，但是還不够，這時候，恰巧有一個像先生模樣的少女走來，拿出一枚當十的銀角來，大家都高興了。可是還少五個。

一個姑娘說：『五年級的學生來了，她們一定帶錢的。』果然，五年級的姑娘們一到，銅板立刻積集了許多。還有許多學生，正急急地跑到這裏來。許多鮮豔的衣衫，和隨風搖動的帽羽，絲帶，卷髮(Curl)之中，圍着那個墨黑的掃庭突夫，那樣子真是好看，不但三十個銅板，早已集齊，而且還多出了許多來。沒有帶錢的小姑娘，擠入大女孩的羣中，將花束送給少年作代替。正這時候，忽然校役出來。說：『校長先生來了！』那女學生們便烏雀散四面驚散，掃庭突的孩子，獨自立在街路中，歡喜地拭着欣感的眼淚，手裏滿捧着錢，上衣的鈕孔裏，衣袋裏，帽子裏，都插滿着花束，還有許多花片撒在他的脚邊。

## 萬靈節

二日 星期三

顏利科啊！你可知道，萬靈節是什麼日子嗎？這是祭祀從前死者的節日。孩子們在這一天，應該

想到已死的人，——特別應該想到爲孩子而犧牲的人。從前死過的人不知有多少，而現在，也不知有多少人正在待死！你會想到過道事嗎？不知道有多少做父親的人，在勞苦之中，失了自己的生命。也不知道有多少做母親的人，爲了養育孩子，辛苦憔悴，非命地早已躺在墓中。那些窮漢，因不忍聽見自己的孩子衣食維艱，絕望自殺，正不知有多少？那些女人，因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悲痛地投水，或發狂而死的，不知道有多少！顏利科啊！你今天應該想想這許多死去的人啊！你要想想：有許多老師爲了學生，在學校裏鞠躬盡瘁，年紀未老，就別了學生們而長逝！你要想想：有許多醫生，爲了要醫治孩子們的病，自己卻先傳染了而永遠犧牲！你要想想：在破船，荒年，火災和其他危機一髮的時候，有許多人情願將最後一口的麵包，最後的襪地方，最後從火災中逃身的繩梯。獻給了未來的主人翁，自己卻視死如歸地犧牲了！

啊！顏利科啊！像這樣死去的人，差不多一時數不完。你到無論那裏的墓地上，都有這樣成千成萬的神聖的靈魂，如果這許多人忽然能再生到這世界來，他們必定要呼那些小孩的名字，他們會將自己壯年的快樂，老年的平靜，以及愛情，才能，生命都貢獻過給這些的孩子們，二十歲的女人，壯年的男子，八十歲的老人，青年——這些爲孩子而殉身的無名英雄——這許多高尚偉大的人們，墓前所應該撒的花，靠這地球，是無論如何不敷出的。你們孩子們是這樣地被寶愛着的，所以，顏利科啊

！在萬靈節的一天，要用了謝恩的心態，去紀念這許多犧牲者。這樣，你對於愛你的人們，對於爲你  
勞苦的人們，自會更親愛，更有情了吧！你還是幸福的人啊！在萬靈節你還未曾想起來要悲傷的人  
呢。

——母親——

## 第二卷 十二月

### 好友加倫

四日 星期五

雖然只放了兩天假，我條已有許多日子不見加倫了。我越和加倫熟悉，越感到他的可愛，不但我這樣，大家都是這樣，只有幾個驕矜的人，不喜歡加倫，不和他說話，因為加倫向不認他們專橫的緣故，若是有大的孩子，正在學手，要去欺侮小孩子，小孩子只要一叫『加倫』那大的就會縮手不敢，加倫的父親是火車上的司機，加倫小時會害過病，所以入學已遲，他在我們一級裏，身材最高，力氣也最大，能用一手舉起椅子來，騎裏常常吃着東西，爲人很好，別人有請求他的，無論鉛筆，橡皮，紙張，小刀，都肯借給或贈送。上課時，不言，不笑，不動，石頭般安坐在狹小的課椅上，頭向前看，背脊向前屈着。我去看他的時候，他總半閉了限向我微笑，好像在那裏說：『喂，顏利科，我們大家做好朋友啊！』我一見加倫，總是要笑起來。他身子又長，背膊又潤，上衣，褲子，袖子，都太小太短，帽子小得差不多要從頭上落下來，大衣露出破縫，皮鞋是破的了，領帶常常攪扭，很像一條繩

子，他的相貌，使人看見就喜歡。全級中誰都願意和他並坐。他算術很好，常用紅皮帶束了書本拿着，他有一把螺鈿鑲柄的大裁紙刀，這是去年陸軍做開的時候，他在野外拾得的。曾有一次，他弄這刀，幾乎把自己的手指骨都切斷了。他不論人家怎樣嘲笑他，都不發怒，但是當他說着什麼的時候，若是有人說他『這是說謊』，『那就不得了了』，他立刻生氣，眼睛發紅，甚至一拳打下來，可以把椅子打破，有一個星期六的早晨，他看見有一個二年級的孩子，因為失掉了錢，不能買筆記簿，站在街頭哭，就把自己的錢給他，他在他母親的誕辰，費了三天工夫，寫了一封八張信箋的信，紙的四週，還會畫了許多裝飾的花樣。老師常注目於他，從他旁邊走過的時候，常用手輕輕地去拍他的後頸，好像愛撫柔和的小牛的模樣。我真歡喜加倫。當我握着他那大手的時候，那種高興真是說不出的！他的手和我的手相比，已像大人的手了，我的確相信，加倫是能不顧自己而救助朋友的人，在他的眼光裏，也明顯地可以看出這種精潔，又從他那粗大的喉音中，誰也都可以聽得出，他含着優美的真情。

## 賣炭者和紳士

七日 星期一

昨天卡洛那比斯向培樹(Beetle)說的那樣的話，如果是加倫，他決不會說的。卡洛那比斯因為他

父親是上流社會的人，窮得狠。他的父親長身而有黑鬚，是個沈靜的紳士，差不多每天早晨伴了那比斯到學校裏來的。昨天，那比斯忽和培梯相罵起來，培梯年紀最小，是個資資的兒子，那比斯因爲自己的理屈，無話可辯，就說出『你父親是個衣衫襤褸的叫化子！』培梯羞氣得遍臉都紅了，不作一聲，幽幽地流着眼淚，好像後來他回去向父親哭訴，他那資資的父親，是一個全身黧黑而矮小的男子，——下午上課時，就伴他的兒子到學校裏來，把這事告訴了老師，我們大家都默着不響。那比斯的父親正像從前一樣，在門口替他兒子脫大衣，聽見有人在說他的姓名，就問老師說：『有什麼事？』

先生回答說：『你的兒子對了這位的兒子說：『你父親是個衣衫襤褸的叫化子！』這位正在這裏告訴這事呢。』

那比斯的父親，臉紅了起來，問自己的兒子：『你，會這樣說過嗎？』那比斯立在室中低着頭，說不出話來。於是，他父親拉着他的手臂，到培梯身旁說：『快道歉！』

資資的好像很過意不去地，說：『不必，不必！』想上前阻止，可是紳士卻不答應，仍對了他兒子說：

『快道歉，聽我的話，向他道歉：『對於你的父親，說了侮辱的話，這是我的錯誤，請原諒我。』



讓我的父親來握你父親的手。」要這樣說。」

賈炭者越發現出不安的神情來。好像在那裏說「那不敢當」的樣子，紳士總不肯答應，於是那比斯低着頭，斷斷續續地說：

「請原諒我——對於——你的父親，——說了——侮辱的話，這是——我的錯誤。願我的父親——來握——你父親的手。」

紳士把手向賈炭者伸去，賈炭的就握着大搖起來。還把自己的兒子推近卡洛那比斯，叫他去擁抱他。

紳士這樣向老師請求：「從此，請叫這兩個孩子坐在一起。」老師就叫培榭坐在那比斯的位上，那比斯的父親等他們坐好，才行禮出去，賈炭者望着這兩個並坐的孩子，悄立深思，一會兒，走到坐位旁，對了那比斯，好像要說什麼，好像很依戀，好像很對不起他的樣子，終於什麼都不說，他張開了兩臂，好像要去擁抱那比斯。可是也終於沒有去抱他，祇用了那粗大的手指，在那比斯的額上碰了一碰，等走出門口，還向裏面回頭一看，才離開學校。

老師對我們說：「大家不要忘掉，今天的事情。因為這是這學年中最好的教訓啊。」

## 弟弟的女先生

十日 星期一

我的弟弟病了，那個女教師代卡蒂先生來探望。她說，賣炭者的兒子，從前她也教着過，有許多可笑的事。在兩年前，那孩子在校裏得了賞牌，她母親用很大的圓身裙包滿了炭，拿到老師那裏，當作謝禮，老師無論怎樣推辭，她始終不答應，等到不得已拿回家去的時候，她居然哭了，老師又說，還有一個女人，會把金錢裝入花束中送來。老師的話，使我們聽了有趣發笑，弟弟在平日無論怎樣不肯吃的粟，這時也好好地吃了。

要教導一年級的孩子，真費力得很！有的牙齒未全，像個老人，語音說不準，有的要咳嗽，有的流鼻涕，有的因為鞋子落在椅子下面，便說『不見了』哭起來，有的因為鋼筆尖頭刺痛了手叫着，有的把習字帖的第一冊和第二冊掉錯了鬧個不休。要使十個手指柔軟的孩子會寫字，真不容易。他們的袋裏，還藏着什麼甘草，紐扣，瓶塞，磚片一類的東西，老師要去搜他們的時候，他們甚至於敲到鞋子裏去。他們毫不聽老師的話，有時窗口裏飛進一個蒼蠅來，他們就大吵，到了夏天，把草拿進來有的捉了硬殼蟲在裏面放，蟲子在室中東西飛旋，若是落在墨水瓶中，弄得習字帖上一場糊塗，老師

成了他們的母親，替他們整頓衣裳，替他們割破的手指裹繃帶，替他們拾起掉落的帽子，替他們留心拿錯大衣，用盡了心叫他們平安，女先生真辛苦啊！可是，學生的母親們還要來抱怨。有的說：『先生，我兒子的鋼筆爲什麼不見了的？』有的說：『我的兒子沒有進步，究竟爲了什麼？』有的說：『我的兒子分數多好，爲什麼得不到獎牌？』有的說：『我們記羅(Piero)的卷子，被釘扯破了，你爲什麼不把釘子去了呢？』

據說：這老師有時，受不住孩子的氣鬧，不覺舉手要打，終於用牙齒咬住了自己的手指，忍着生氣，她發過怒後，總非常後悔，便去抱慰方才罵過的孩子，她也曾把頑皮的孩子趕出教室，但趕出以後，自己卻含清淚。有時，學生的父母要責罰他們自己的孩子，讓她挨餓，她聽見了，總不忍得，要去解圍的。

老師還在青春，身材高長，衣裳整潔，模樣活潑。無論做什麼事，總彈簧一樣地敏捷。她是個善感而柔慈容易流淚的人。

母親說：『孩子們都和你很好呢。』

『這確是這樣的，可是一到學年完結，他們便不再和我招呼。他們到要受男先生教的時候，就以爲是女先生的學生爲可恥。在二年中，我那樣地愛護過他們，一旦離開，真是說不出的難過，有幾個

孩子是一向親近我的，我想大概不會忘記我吧。心裏雖這樣想，可是暑假以後，他回到學校來的時候，我叫他「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走近他去，他卻把頭看着旁邊，不高興睬你了。」

老師這樣說了，暫時不作聲。舉起她濕潤的眼光，一邊吻着弟弟說：

「但是，你總不是這樣吧？你不會把頭看着別處吧？你總不會忘記你的老師吧？」

## 我的母親

十日 星期四

顏利科！你當你弟弟的老師來的時候，對於母親，說了很失禮的話了！像那樣的事，不要再做第二次啊！我聽見你那樣的話，心裏好像針刺，我還記得：幾年前你病的時候，你母親怕你病症變壞，終夜坐在你的牀前，給你按摩，計算呼吸，就心得甚至飲泣，我以為你母親要發瘋了，很是憂悶，現在一想到此，我對於你的將來，不覺失望起來，你會對於你這樣的母親，說出那樣不應該的話！真不應該。母親爲了要救你一時的痛苦，情願捨去自己一年的快樂，爲了要救你的生命，情願捨去自己的生命，她是這樣慈愛呢。

顏利科啊！你要記着！你在一生中，當然難免要嘗種種的痛苦，而其中最痛苦的，就是失去母

親，到你將來長大成，嘗遍了人世的磨難，一定要幾千次地想起你的母親來。甚至但求能再聽到母親的聲音，一分鐘也好，但求能再在母親的懷裏，作小兒樣的飲泣，只一次也好。像這樣的時候，一定會有的。那時，你記起了過去一切對不住母親的地方，不知要怎樣地後悔流淚呢！這不是可悲的事嗎？若是你現在使母親痛心，你的一生，將受良心的責備！母親優美慈愛的臉容，將來在你眼裏，成了悲痛的影像，你的靈魂多少要痛苦罷！

啊！頤利科！要知道親子中的愛，是人間最神聖的感情，破壞這感情的人，實是世上最不幸的人，殺人的兇手，只要他是敬愛自己母親的，他心中還有可貴的部分。無論怎樣有名的人，若是他使母親傷心，使母親痛苦，那就真是鄙賤的人物。所以對於親生的母親，不該再說無禮的話，萬一有時不小心，把話說錯，你該自己真心懺悔，跪在你母親的膝前，請求寬恕的接吻，在你的額上，拭去不孝的污點，我一向愛你，你是我最重要的珍寶，可是，你不孝你的母親，我情願還是沒有你好。不要再走近我！不要來抱我！現在我那有心還來抱你！

——父親——

學友可來第

十三日 星期日

父親憐恕了我，我這悲衰着。母親送我出去，叫我和門房的兒子，大家到河邊去散步。在河邊走着，到了一家門口停着貨車的店前，覺得有人在喊我，我回頭一看，原來是同學可來第。他身上流着汗，正活潑地在那裏打柴。貨車上的人，在一捆一捆地抱了柴運給他，可來第將柴運到自己的店裏很快地堆積起來。

我問：『可來第，你在做甚麼？』

他一邊接柴，一邊回答我：『你不看見嗎？我正溫習功課呢！』他這樣接續着說。

我笑起來，可是可來第卻像煞有介事地念着：『動詞的活用，因了數——數和人稱的差異而變化——』一邊抱着一捆柴走。放下柴來，把它堆好了：『又因發生動作的時候者而變化——』走到車旁取柴：『又因表出動作的方法而變化。』

這是明天文法課的複習。我真忙啊！父親因事出門去了，母親病倒在牀上，所以我不能不做事，一邊做事，一邊讀着文法。今天的文法很難呢，無論怎樣便記，總記不牢。——父親說過，七點鐘回

來付錢。」他又向了貨車的人說。

貨車去了，可來第向我說：「請進來！」我進了店裏，廣濶的店屋，滿堆着木柴，木柴旁邊掛着秤。

「今天是一個忙日，真的！一直沒有空閒過。正想作文，有客人來了，送走了客人，正執筆要寫，方才的貨車又來了。今天跑了兩次柴市，我的腿膀木像棒一樣，手也硬硬的，若是想畫圖，不知要弄得怎樣呢。」說着，又用帚掃去散在店堂裏的枯葉和柴屑。

我問：「可來第，你的書房在那裏？」

他說：「不在這裏，你來看看！」便引我到了店後的小屋裏，這差不多可以說是廚房兼食堂的地方，桌上擺着書本，筆記簿，和已寫了幾個字的作文稿。他說：「就是這裏。我還沒有把第二題做好——用熟皮做成的東西。有靴子，皮帶——一定還要再想出一個來——和皮包。」於是他拿起鋼筆，寫着清楚的字。

外面有人在喊：「有人嗎？」原來顧客來了。可來第回答說：「請進來！」便奔跳出去，稱了柴算了錢，又把賬記入，放在牆角污舊的流水賬冊上，重新走進來：「非快把這作文完了不可。」說着拿了筆繼續寫上，「旅行囊，兵士的背囊——哎喲！咖啡滾了！」便跑到爐邊旁拿下咖啡瓶，他說：

「這是母親吃的咖啡。我已經學會了煮咖啡的方法了。請等一等，我們大家拿了這咖啡到母親那裏去好吧？母親一定很高興的，母親從這星期來，總是躺在牀上。——哦，動詞的變化——我好幾次因這咖啡潑壞了手了呢——兵士的看護以後，寫些什麼好呢？——一定要再添點上去。——一時想不出來——且到母親那裏去再說！」

可來第開了門，我和他一同走進那小屋，他母親臥在闊大的牀上，頭部包着白的頭巾。

她看見我說：「啊！好哥兒？你是來望我的嗎？」可來第替她放好了枕頭，拉直了被，火爐裏加上了煤，又趕出睡在箱子上的貓。

可來第接過母親手中的杯子說：「母親，不再飲了嗎？藥已服了嗎？如果吃完了，讓我再去配藥。藥是已經卸好了。四點鐘的時候，把肉來燉了罷。賣牛油的如果走過，便還他八個銅板就是了。一切的事我都會弄好，你不必多勞心了。」

他母親這樣說：「虧得有你！你可以去了。一切當心點。」她還叫我一定吃塊方糖。可來第指點他父親的照片給我。他父親穿了軍服，胸間掛着勳章，據說是在溫旗爾脫親王部下的時候得來的。相貌跟可來第很像，眼睛奕奕有神，閃着很快樂的笑容。

我們又回到哥身裏去，可來第說：「有了！」又在筆記簿上繼續寫，——馬鞍也是皮作的——以後



晚上再做籠。今天非遲睡不可了。你真幸福，有積蓄的功夫，有散步的閒暇。他又活潑地跑出店堂，將柴擱在臺上用鋸截斷。

他說：「這是我的體操，可是和那『兩手向前』式的體操，是兩樣的。我於父親回來以前把這柴劈了，使他見了也高興。但最討厭的，手拿了鋸以後，寫起字來，筆畫要同蛇一樣，可也沒法，只好對老師直說。——母親快點全愈才好啊！今天已好了許多，我真快活！明天鷄一叫，就起來預備文法吧。——嗨！柴又送來了。快去撥吧！」

滿裝着柴的貨車，已停在店前，可來第走近車去，又回過來：「我已不能奉陪了。明天再會罷。你得真真好，再會，再會！你快快樂樂地散步吧，你真是幸福啊！」他把我的手緊握一下，仍來往於店和車之間，險孔深紅微蓄微，那種敏捷的動作，使人看了也高興。

他雖對我這樣說：「你真是幸福啊！」其實不是。啊！可來第不是的。你才比我幸福呢。因為你既能積蓄，又能作工，能幫家中的忙，你比我要好一百倍，勇敢一百倍呢！好朋友啊！

## 校長先生

十八日 星期五

校長先生

今天可來第在學校裏很高興，因為他三年級時的老師，來到校裏來做考試監督。這位老師名叫考倫 (Coutis)，身體肥壯，大頭，卷髮，黑鬚，銳利的眼光，洪亮的語聲，他常恐嚇孩子們，說要折斷了他們的手足交付警察，有時還要裝出種種怕人的陰孔。其實他卻決不會責罰孩子的。無論何時，他鬚髮底下總有笑容，不過被鬚髮遮住，大家都看不出吧了，校裏男先生共有八人，考倫先生之外，還有像孩子氣的助教。五年級的老師是跛足，平常圍着大的毛圍巾，據說，他從前在鄉村小學時，因為校舍潮溼，牆上都是溼氣，就成了病，到現在身上還要作痛呢。五年級裏還有一位白頭髮的老師，據說他以前會做過盲人學校的教員。另外還有一位衣服穿着漂亮的，戴着眼鏡，留着好看的小鬍子的老師，他一邊在教書，自己還研究法律，會得過證書，所以得着一個『小律師』的徽號，這位老師又做過一本叫『書信作法』的書。教體操的先生，模樣像軍人，據說曾經在加里波的 (Garibaldi) 將軍的手下，頭頸上還留着米拉西 (Misson) 戰役時的創痕。還有一位，就是校長先生，高身禿頭，戴着金邊的眼鏡，半白的鬚，長長地垂在胸前，平常穿着黑衣服，鈕扣一直扣到腮下。他很是和善，學生犯了校規，被喚到校長室裏去，那學生總覺得是害怕的很，校長先生並不責罵，「只是攜了那孩子的手，好好地勸導他，叫他別再這樣，並且鼓勵他，以後做好孩子，因為他是用了和善的聲音，親切地說的，孩子出來的時候，總是紅着眼睛，覺得比心裏受罰還要難過，每天早晨，校長先生總第一個

到校，等候學生們來，或者候家長來談話，別的老師回去了以後，他一個人還自留着，在學校的附近到處巡視，恐防學生有被車子撞倒或在路上惡作劇，聚集的孩子，留在路上，只要一看見校長先生那高而黑的樣子，總丟了玩具，東西逃散，那時校長先生，遠遠地以又似難過又如慈愛的臉色，嚇住正在亂奔的孩子們。

母親告訴說：我校長先生自從愛兒在義勇軍中犧牲後，臉上就沒笑容了，現在校長室的小桌上，還放着他愛兒的照片。校長先生遭了那次的不幸以後，一時灰心想辭職，據說已將提出於市政府的辭職書寫好，藏在抽斗裏，因為不忍和孩子們別離，還猶豫未決。有一天，我父親在校長室和校長先生談天，父親向他說：『辭職是多少沒趣的事啊！』在這時，恰巧有一個人領了孩子來見校長，是請求允許他轉學的。校長先生見了那小孩，似乎喫了一驚，將那小孩的容貌和桌上的照片比較了好久，拉小孩靠近膝旁，托了他的頭，看了一會，說了一聲：『可以的。』便記出姓名，叫他們父子回去，自己仍落在沉思中，我父親又繼續着說：『先生一辭職，我們少了良師了！』先生聽了，就從抽斗裏拿出辭職書，扯成二片說：『我決打銷辭職的意思！』

## 兵 隊

二十二日 星期二

校長先生自從發兒死在騎身軍中之後，課外的時間，常常出去觀走過的軍隊。昨天又有一團兵在街上走過，小孩們都集了一處，和了那軍樂的調子，把竹尺鼓鼓皮袋或書夾，做了拍子雀躍着。我們也集在路旁，看着軍隊進行，加倫著了狹小的衣服，嚼着很大的麵包，立在那裏看。還有衣服很漂亮的服第尼呀，穿着父親舊衣服的小鐵匠僕雷克西，卡拉布利亞的少年，『小石匠』，紅頭髮的克羅西，容貌隨便的弗蘭第，破兵大尉的兒子，因從馬車下救出幼兒自己跛了脚的羅德第，都在一起。有一個跛足的兵士走過，弗蘭第笑出聲來。突然有人推着弗蘭第的肩頭，他回頭一看，原來是校長先生，校長先生說：『留心！嘲笑在隊伍裏的兵士，好像辱罵被縛着的人，多卑鄙的事！』弗蘭第羞得立刻溜走了。兵士分作四排進行，身上都是汗水和灰塵，齒尖閃耀映在日光中。

校長先生對我們說：

『你們應該感謝兵士們呀！他們是我國的干城。一旦有暴敵入境，他們就是去代我們拚命的備兒。他們比你們的年紀，大不了多少，都是少年，也是在那裏用功的。看哪！你們一看他們的臉色，

就可知道裏面有全意大利各地的人。有西西利人 (Sicilians) 有奈波爾斯人 (Napolitans) 有塞狄尼亞人 (Sardinians) 有倫巴爾地人 (Lombards) 這是曾經加入過一八四四年戰役的那一國，兵士雖經變更，軍旗還是當時的軍旗。在你們未曾生出以前，在這軍旗之下，為國家而戰死的人，不知多少呢！」

加倫叫着說：「來了！」真的，軍旗就在眼前兵士們的頭上飄揚。

校長先生說：「大家靜好！那三色旗經過的時候，大家應該行舉手注目的敬禮！」

一個軍官捧了國旗經過我們的面前，那旗已是破裂褪色，旗竿尖上掛着勳章。大家向它行了舉手注目禮，旗手對了我們微笑，舉手答禮。

後面有人這樣說：「諸位，好呀！」我們回頭去看，原來是一個年老的退職軍官，紐孔裏掛着克爾米亞 (Crimean) 戰役的從軍徽章，他還反復着說：「好呀！你們做了好事了！」

這時，軍樂隊已沿河轉灣了，小孩們的開關聲和喇叭聲應和着，老軍官望着我們說：「好呀！從小學教重砲的人，大來就是提護軍旗的。」

## 奈立的保護者

二十三日 星期三

駭背的奈立，昨天也在看兵士的行軍，照他神氣很可憐，好像說：『我不能爲國干城。』奈立是個好孩子，成績很好，身體小而弱，似乎連呼吸也不容易，他母親是個白皮膚的婦人，每到學校放課時，她總來接她的兒子回去。起先別的學生，都要嘲弄奈立，有的用了皮包去撞他那突出的背，他卻毫不反抗，不將他被嘲弄的事告訴他的母親，無論怎樣被人欺侮，他只是靠着坐位裏吞聲飲泣。

有一天，加倫突然跳出來宣言說：

『若是你們再碰一碰奈立，我打一個耳光，要他打三個滾！』

弗蘭勃不相信這話，當真營了加倫的老拳，挨了一掌，在地上打了三個滾。從此以後，再沒有人敢欺侮奈立了，老師知道這事，便使加倫和奈立同坐在一起，兩人很要好，奈立更愛看加倫，他到教室裏，必要先看加倫有沒有到，回家的時候，沒有一次不說『加倫明天會！』的。加倫也這樣，奈立的鋼筆書本落在地下，加倫不要他費力，立刻俯身替他拾起，此外，又幫他種種的忙，或替他把用具裝入皮包裏，或替他着大衣。奈立平常總眼向加倫。聽見先生稱贊加倫，他就歡喜得好如稱贊自己一樣。

彷彿後來奈立已把從前受人欺侮哭泣，全葬；個朋友保護的事，告訴了他的母親，所以今天在學校裏發生這樣一件事：老師有事差我到校長室去，恰巧進來一個穿黑服臉孔白色的小婦人，她是奈立的母親，她問：「校長先生，和我兒子同級的人，有個名叫加倫嗎？」

校長回答，說：「是的。」

「我有句話要和他說，可以請他來嗎？」

校長叫校役去叫加倫，不一會，加倫，短髮的大頭，已在門框中露出來。他不知叫他有什麼事，正很是驚異。那婦人一看見他，就跳過去。抱住他的頭，不斷地吻他的額，

她說：「你就是加倫，是我兒子的好朋友！幫助我兒子的！就是你！好勇敢的人！就是你！」她說着，急忙地用手去掏衣袋，又取出提夾來看，一時找不出東西，就從頸間取下有着小小十字架的鍊子來，套上加倫的頭頸。

「將這給你，當作我的紀念吧！——當作我的感謝，當作時常爲你所願的奈立的母親的紀念！請你懸掛了！」

## 級長

他叫人敬愛，代西人佩服，代羅西每途功課總是第一，推得優等獎，今年大憲仍舊是這樣的。可以和代羅西競爭的人，一個都沒有，他一切都好，無論算術，作文，圖畫，總是他第一。他學什麼會什麼，有着超越的記憶力，一切事不費力氣，他讀書好像遊戲一般的容易，老師昨天對他說：

『你是上帝的寵兒，可是不要自棄啊！』

而且他身材高大，風度秀逸，頭上蓋着蓬蓬的金髮，身體輕捷，只要片手一按，便能輕鬆地跳過椅子，也學會了劍術，年紀十二歲，是個富商的孩子，穿着金鈕扣的青色衣服。平常總是高興活潑，待人接物很和氣，考試的時候肯幫助別人。誰都不會對他說過無禮的言語。只有那比斯和弗蘭對他不高興。殷第尼也嫉妒地看着他。可是代羅西卻毫不介意。同學見了他，誰也不能不微笑，他做了級長，來回桌位間收集成績的時候，大家都要去拉他的手。他從家裏得了壹片來，一分給朋友，還留了一張小小的卡拉布利亞地圖，送給那卡拉布利亞孩子。他給別人東西，總是含笑，毫不吝惜。他偏愛那一個，待無論那一個都一樣。我有時候倒不能跟他一樣，不覺難過，啊！我還和殷第尼一樣，嫉妒着他呢！當我拼命想難題的時候，想到代羅西此刻早已完全做好，無氣可出，常常移怒於他，但



是一到學校，看着他那秀美而微笑的臉，聽着他那可愛而清楚的話聲，接着他那親切的態度，便立覺心平氣靜，覺到自己的卑鄙，感到和他在一起談話，是可喜的事。他的神情，他的聲音，都好像鼓舞我的勇敢熱心和喜悅的。

老師把明天的『每月故事』稿子，交給代羅西，叫他聽清。他現在正寫着。好像他從那故事所感動。臉孔彷彿變得火紅，眼睛幾乎要下淚，嘴唇也顫着，那時他的神氣，看去真是熱誠！我在他的面前，幾乎要這樣說：代羅西！你什麼都比我好，你比了我，好像一個大人對於小兒！我真正尊敬和崇拜你啊！

### 少年偵探（每月故事）

二十六日 星期六

一八五九年，法、意兩國的聯軍，因救倫巴爾地，和奧大利開戰，曾幾次打敗奧軍。這故事便發生在那戰役中。一個六月裏晴天的早晨，意國的一隊騎兵，慢慢地沿了小路前進，一邊偵察敵情。這隊兵是由一個軍官和一個軍曹指揮着的，大家靜默地注視着前方，看有沒有敵軍前哨的光影。一直到了樹林中的一家村屋門口，看見有一個十二歲光景的少年站在那裏，用小刀將樹枝削作杖棒。村屋的

窗間飄揚着三色國旗，但是沒有人，大概怕敵兵襲來，所以拆了國旗逃走的。少年看見騎兵來，就丟下正在做的杖，舉起帽子。他是個大膽活潑而面貌很好的孩子，不穿上衣，正露出胸脯。

軍官停了馬，問：『你在做什麼？爲什麼不和你的家族一起逃走呢？』

少年答說：『我沒有家族，我是個孤兒。平常替人家做事體過活，因爲想看看打仗，所以逗留在這裏。』

『看見有奧國兵經過麼？』

『沒有，這三天裏不會見到。』

軍官沈吟了一會，下了馬，命兵士們留心前方，自己爬上村屋的頂去。可是那屋太低了，望不到遠處，軍官又下來，心裏想：非爬上樹去照不可。恰好村屋前面，有一株高樹，樹梢在空中搖動。軍官考慮了一會，把樹梢和兵士的臉孔，上下打量，忽然向着少年說：

『喂！孩子！你眼光好嗎？』

『我的眼嗎？一哩以外的麻雀也能照得出呢。』

『你能爬上這樹梢嗎？』

『這樹梢！我？那真是不要半分鐘的工夫。』

『那末，孩子！你可以上去替我望望前面嗎？看有沒有敵兵，有沒有煙氣，有沒有槍刺的光和馬匹那種東西。』

『自然可以。』

『應該給你多少錢？』

『少年微笑說：『你說要我報酬嗎？不要！我高興這樣做，若是敵人叫我，我那裏肯呢？爲了國家我很願意，我也是倫巴爾地的人呢！』』

『好的，那末你爬上樹去。』

『且慢，讓我脫去皮鞋。』

少年脫去皮鞋，把帶束緊，帽子擲在地上，抱向樹幹去。

『留心！』軍官的叫聲，好似要他轉來，少年以他青色的眼光，回過頭看看軍官，似乎問他什麼事。

『沒有什麼，你上去。』

少年就像貓一樣地爬上去了，

軍官向着兵士喊：『留心前面！那時少年一爬上了樹梢。身子被枝條攔着。腳雖被樹葉遮住了不

能看見，上身卻可從遠處望見。那蓬鬆的頭髮，在日光中閃作黃金色。這樹真高，從下面望上去，少年的身軀顯得渺小。

軍官叫着說：『一直看前面！』少年將右手放了樹幹，遮在眼上望。

軍官問：『聽見什麼嗎？』

少年向着下面，用手圍成喇叭形，擺在嘴前回答說：『路上有兩個騎馬的站着。』

『誰還要多少路？』

『半哩。』

『可在那裏動嗎？』

『只是站着的。』

『別的還有什麼？向右邊看。』

少年向右邊望：『近墓地的地方，那裏樹林裏閃着彷彿亮晶晶的東西，恐怕是槍刺呢。』

『不看見有人嗎？』

『沒有，恐怕是躲在稻田中罷。』

這時，『嗤』的一響，彈子從空中掠過，落在村屋後面。

軍官叫着說：「下來！敵人已看見你了。已經好了，下來！」

少年回答：「我不怕。」

軍官又叫：「下來！左邊沒有什麼嗎？」

「左邊？」

「哦，是的。」

少年把頭轉向左去。這時，有一陣比方才更尖銳的聲音，向着少年頭上滾來。少年一驚，不覺叫起來說：「他們對我放槍了。」槍彈正從少年身旁飛過，真是間不容髮的。

軍官怒喊：「快下來！」

「立刻下來了。但是現在已有樹葉遮蔽，不要緊了。你快看左邊嗎？」

「是的，左邊。但是，可以下來了！」

少年把身體突向左方，大聲地：「左邊有寺的地方……」話聲未完，又一聲很尖銳的聲音，掠過空中來，少年倏忽然下來了，大家還以為他正在抱住樹幹，不料他張開了手，石塊似的落到地上來。

軍官縮叫着跑去：「完了！」

少年仰躺在地，伸張兩手死了。軍曹和二個兵士，從馬上飛跳下來。軍官伏在少年身上，解開

他的襯衫一看，少年右肺中了槍彈，軍官嘆息了說：『沒有救了！』

軍曹說：『不，還有氣呢！』

『唉！可憐！勇敢的孩子！喂！當心！』軍官說着，用巾蓋在他的傷口上，少年兩眼炯炯地張了一張，頭便向後垂下，立刻斷氣了。軍官臉變青，臉對少年看了一眼，就把少年的上衣鋪在草上，將屍首靜靜地橫倒，自己立了看着，軍曹和二個兵士，也立視着不動，別的兵士注意前方，軍官反駁地說：『可憐！把這勇敢的少年——』轉念一想，把窗口的那面三色旗取下，鋪在屍體上當作屍衣，軍曹把少年的皮鞋，帽子，小刀，杖等，放在一起。他們一時都靜立着，過了一會，軍官向軍曹說：『叫他們拿擔架來！這孩子是和軍人一樣而死，可以用軍禮來葬他的。』說着，向少年的屍體，吻了自己的手，再用手加到屍體上，代替接吻。立刻命令兵士們：『上馬！』

下令後，全體上馬繼續前進，經過數小時後，這少年就從軍隊受到下面那樣的敬禮：

傍晚，意大利軍前線，聯合向敵進攻，幾天前染紅桑馬丁（San Martino）小山的一大隊射擊兵，從今天騎兵經過的田野路上，分兩行進行。少年戰死的消息，出發前已傳遍全隊，這隊所取的路徑，和那村屋相隔不過幾步。在前面的將校等，看見大樹下用三色旗遮蓋着少年，經過時都捧劍表示敬意。一個將校向小河的岸邊，摘取綴紛地開着的花草，灑在少年身上，全隊的兵士也都模仿着，大家

猶了花向屍上投盞，一瞬間，少年已埋身花中。將校兵士異口同聲叫說：『勇敢啊！倫巴爾地的少年！』『朋友！再會！』『金髮兒精神不死！』一個將校把自己掛着的勳章投在少年身上，還有一個走近去吻他的額。花草仍繼續地有人投過去，雨樣地落在那少年可憐的腳邊，浴血的臂上，金髮的頭上，少年裹着國旗橫在草上，露出像微笑而白色的臉，可憐！他好像聽見人們的稱贊，把自己爲國喪生的事，引以爲榮！

## 窮 人

二十九日 星期二

顏利科啊！倫巴爾地少年爲國犧牲，固可功垂竹帛，但你不要忘記，我們此外應該做的小德行，不知還有多少啊！今天在街上你走在我的前面，那時有一個女乞丐抱着瘦小蒼白的孩子，向你要錢，你什麼都不給，只看看自管自走開！當時你袋裏不是沒有銅板的。顏利科啊！好好地聽着！不幸的人伸手求乞時，我們不應該不睬！尤其是對於爲了自己的孩子而乞食的母親，不該這樣。這小兒或者正飢餓着也說不定，若是真的，那母親是如何的難過！假使你母親不得已對你這樣說：『顏利科啊！今天沒有飯給你吃了！』你想！那時候你的母親，心裏的悲哀是怎樣？

窮 人

四九

給乞丐一個銅板，他就會從真心感謝你，說：『上帝保佑你和你家族的健康。』聽着這聲願望的快樂，你生平所未曾嘗得過的。受着那種言語時的快樂，我想，真是可以增加我們的健康。我每聽到乞丐這樣的話，覺得反而感謝他，覺得他所回報我的，比我給他的更多，常常這樣安心，回到家裏來，你週到孤苦的盲人，飢餓的母親，沒有父母的孤兒的時候，應該從錢袋中把錢分給他們。就在學校的附近，不是已有多少的窮人嗎？窮人最歡喜孩子的施與。因為大人施與他們時他們覺得有點可恥，從小孩那裏受物，是覺得不妨的，大人的施與。只是一種慈善的行爲，小孩的施與，於慈善外還有着同情——你知道嗎？比方說，每魚從你手裏，鮮花和錢一起落下來。你要想想：你什麼都不缺少，世界上有缺少着生活的一切的，你要求奢侈，世界上有但求苟活便發了的，你又要想想，在充滿了許多高樓和軍馬的都市中，在穿着美服的孩子們中，竟有無食的女人和小孩，這是怎樣的公平！他們沒有吃呢！不可憐嗎？在這樣的大都會中，有許多貧良聰明的小孩，窮得沒有飯吃，像荒野裏餓死的畜牲一樣！啊！頹利科啊！從今以後，若是聽到乞食的母親，不要再不給一錢，自管自的走開！



## 第三卷 十二月

### 商人

一日 星期四

在放假的日子，父親叫我招待朋友來家，或自己去訪問他們，使得大家親密，所以我這個星期日預備和那漂亮公子服第尼去散步。今天加洛飛來訪，——他是那身材瘦長，長得鈞鼻，眼光狡猾，那雜貨店老板的兒子，真是一個奇人，袋裏總有錢，數錢的本事，要算一等。又最擅長心算，他又能夠靈，決不肯妄拔一毛。即若有小錢落在坐位下面，他一定要尋到它的，情願費了一星期的工夫。不論是用了的銅筆尖，編針，蠟燭頭或是舊郵票，他都好好地收藏起來。他收集了二年的舊郵票，成幾百張地黏在大大的空簿上，各國的都市，他說黏滿了，就去賣給書店。他常拉了同學們到書店裏去購物，所以書店肯把筆記簿送他，他也在學校裏做買賣。有時向人把東西買進，有時呢，賣給別人，有時發行獎券，有時把東西跟別人交換，交換之後，有時懊悔起來，還要依舊掉轉。他投錢的本事真好，從來不會虧過。他買了舊報紙，也賣給紙煙店裏。他帶着一本小手冊，在裏面記着賬。他在學

商人

校裏，算術之外，別的功課全不用心，他也想得賞牌，因為得了賞牌，去看木人戲可以不出錢，他雖然這樣的奇怪，可是我卻很喜歡他。今天，他和我共做開店的遊戲，他很熟悉物品的市價，秤和戥子也知道，至於將紙摺疊成喇叭形的包物袋，恐怕普通商店裏的夥計，也及不來他，他自己說過，出了學校，要去經營一種新奇的商店呢，我將四五個外國的舊郵票送了他，他臉上異常的高興。並且還告訴我每張郵票的賣價。當我們正在這樣玩着的時候。我父親雖在看報。一邊靜聽着加洛飛的話，彷彿父親也聽得津津有味。

加洛飛袋裏滿裝着物品，外面用長的黑大衣遮罩。他平常總是跟商人一樣的打算。他最看重的，要算那郵票帖了，彷彿這是他最大的財產，他平日常常和人談到這東西。大家都罵他是鄙吝者。和放印子錢者，但我不知道爲什麼，卻喜歡他。他教給我一些的事情，模樣像個大人。柴店裏的兒子可來第批評加洛飛說：「他到用了那郵票帖，可以救母親生命的時候，他也不肯犧牲那郵票帖的。」但是我的父親卻不相信這話。父親說：

『不要那樣苛責人家，那孩子雖然氣量太小，但是也有可愛的地方啊！』

## 虛榮心

五日 星期一

昨天我和服第尼和服第尼的父親，一起散步在李華利（Rivoli）的街頭。我們看見懸帶地立在書店的窗外，看着地崗，他是不管在那裏，都可建功，今天不曉得他什麼時候來到此地的，我們和他招呼，他祇把頭一動，太正經了！

服第尼的打扮，自然很漂亮。他穿着摩洛哥（Morocco）皮製的繡花長靴，著了繡花的衣裳，鈕扣是綉包裏了的，繫着白色緞絨襪子，掛着表，趾高氣揚地走着，可是，他卻因了虛榮心，達到很大的失敗了。他父親走路很慢，我和他兩個一直在前，在路旁石凳上坐下。那裡有一個樸素的少年坐著，他好像疲倦的很，低頭在沈思。服第尼坐在我那少年的中間，想向少年誇耀自己服裝的華美，舉起腳來對我說：

『你看見我的軍靴了嗎？』意思是給那少年看的，可是少年不睬。服第尼放下了腳，再點着絹包的鈕扣給我看，一婆斜睨着那少年說：『這鈕扣不行，我要換上銀鈕扣。』那少年仍舊不聞不問一樣地。

服第尼再將白銀錶帽，在手指裏旋轉着，少年彷彿故意不去看他。

服第尼憤然地拿出錶來，開了開蓋，叫我看裏面的機械。那少年還不抬起頭來，我問：『這錶是鍍金的吧？』

服第尼說：『不是，金的！』

『不會是純金的，多少總是雜銀的合金吧？』

服第尼說：『那要！絕對不會的！』他說着，把錶送到少年面前，向了他：

『請你看看，不是純金的嗎？』

少年淡淡地說：『我不知道？』

服第尼大聲生氣說：『哼！好討厭！』

這時，恰巧服第尼的父親也來了，他聽見這話，仔細看那少年。才尖聲地對服第尼說：『別作聲！』

！又向他附耳說：『他是瞎子呀！』

服第尼驚跳起來，也仔細地看少年的臉，他的眼珠宛如玻璃，果然是不見一切的。

服第尼難爲情的很，默默地望着那少年一會，終於緩緩說：『對不起，我沒有知道啊。』

那瞎子好像已明白了什麼事，用了柔和而悲哀的聲音說：

「別客氣！沒有什麼。」

股第尼雖然喜歡炫耀，但可全無惡意。他爲了這事，在散步中是羞澀得不見笑顏。

## 初 雪

十日 星期六

李華利街的散步，暫且不表，且說我們良友的來臨。——初雪下來了！從昨天黃昏起，已如鷄毛般飛舞，今晨積成白銀世界。雪花片片地打在學校的玻璃窗上，窗框的四周，也堆積起來，真是好玩，連老師也搓着手向外觀看。大家想起做雪菩薩，搭水柱，晚上圍爐談故事，想到這些有趣的事，便都無心上課，祇有施蒂地獨自孜孜不倦，毫不管雪深三尺。

放了課回去時，多麼高興啊！大家都高聲狂叫地跳着走，有的抓了一手雪，有的在雪中亂跑，來接孩子的家長們，傘上也完全白了，警察的帽上也白了，我們的書包，一瞬間也成了白色。大家都高興得像發狂，傑雷克西是永沒有笑臉的，今天也笑了，從馬車下救人的羅佩第也拄着拐杖喜躍，卡拉布利亞少年，從沒見過雪花，把雪團成圓球，像吃桃子一樣的嚼着，賣菜人家的兒子克羅西把雪裝到書包裏去。最可笑的是「小石匠」，我父親叫他明天到我家來玩的時候，他含着「一嘴的雪，吞吐不

得，祇好默默地眼看著我父親的臉，大家見了不覺發笑。

女先生們也都跑了出來，也好像很歡喜。在我一年級時那可憐的弱弱的先生，一邊咳嗽着，在雪中跑來。女學生們「哦哦」地從隔壁的學校中蜂擁而出，在鋪着毛氈樣的雪地上，跳躍來回，老師們都大聲的那裏喊我們：「快回去，快回去！」他們看着在雪中狂喜的孩子們，也是笑着。

顏利科啊！你歡迎冬天的來臨，但你不要忘記！世界上有許多衣服不全，無火暖身的孩子啊！那些孩子因為要想我們的敬靈燈和些，在生着凍瘡迸出着血的手中，拿了許多柴炭，到遠遠的學校裏去。就世界之中，有許多地方的學校埋在冰天雪地裏，那把孩子都震抖着牙根，恐怕地看着不斷下降的雪，憂慮那雪一積多，從山上崩倒下來，連房屋也要被壓入雪下。你們因為冬天來了歡喜，但不要忘了冬天一到世間，路上便有許多要凍死的人啊！

——父親——

## 小石匠

十一月 星期日

今天，「小石匠」來到我家，訪問我們。他穿着他父親著舊的衣服，石粉和石灰撲了滿身，他如

約來到我家，我很高興，我父親也很快活。

他真是一個可愛的小孩。一進門，就脫去被雪打濕的帽子，塞在袋裏，大步地走到裏面，回過那頭果樣的臉來，望着室中的一切，等他走進食堂。打量了一會，周圍的陳設，看到那駝背的滑轆鞍，他便裝出鬼臉來。他那鬼臉，可以叫每一個人發笑。

我們玩着積木的遊戲，『小石匠』擅長那些築塔造橋的方法，對於這種事情，他肯孜孜不倦地認真去做，模樣彷彿大人。他一邊玩着積木，一邊把自己家裡的狀況告訴我。據他說，他的家庭在人家的欄柵上，父親夜間進着夜學校，母親還替人家洗着衣服過活。我看，他父母必很愛他的，他衣服雖舊，卻穿得很溫暖，破綻的地方，也補綴得很整齊，他的領帶若不是母親幫他打的，決不能那樣整齊好看。他身材不大，據說，他父親是個身材高大的人，進出家門，都須低着頭，平時喊他兒子叫『鬼頭』的。

到了四點鐘，我們大家坐在沙發上，吃着奶油麵包。大家吃飽，離開座位，我看見『小石匠』上衣上黏着的白粉，惹到椅背上去，便想用手去撲。父親不知爲了什麼，忽然阻住了我的手，過了一會，父親自己卻偷偷地把它拭去了。

我們正在遊戲中，『小石匠』上衣的鈕扣，忽然掉落了一個，我母親便替他縫上，『小石匠』紅

着臉站在旁邊看着。

我將漫畫冊給『小石匠』看，他不覺一一裝出登上的臉容來，引得父親也大笑了。他回去的時候，非常高興，至於忘記從袋掏出漫畫來讀。我送他出門，他又裝了一次鬼臉給我，當作答禮，他的名字叫安托尼阿拉勃科（Antonio Rahnco），年紀才只八歲零八個月。

顏科科啊！當你去讓椅子的時候，你可知道我為什麼阻止你呢？這因為如果當朋友的面前讓椅子，那就無異罵他說：『你為什麼惹惱了這椅子？』但他並不是有意惹惱的，並且他衣服的白粉，是從他父親工作時惹來的。凡是從工作上帶來的東西，決不是懸疑的，不管他是石灰，油漆或灰塵，決不隱隱。工作決不會生出懸疑來，你看見勞動者，決不應該說：『他是多笨的！』應該說：『他衣上有着勞動的痕跡。』你不要把這忘記！你應該愛『小石匠』，第一，因為他是你的級友，第二，因為他是一個勞動者的兒子。

——父親——

## 雪 球

十六日 星期五

天仍舊下着雪，今天我從學校裏回來的時候，在雪地中看見一件可憐的事：孩子們一走到街道，



就將籃圍成硬石頭的小球，來往投擲，有許多行人，正走過旁邊，有的叱叫着說：『停止！你們這些小流氓！』那時有一陣驚人的叫聲，急去看時，有一個老人落了帽子，雙手遮着臉，在那裏手足無措，一個少年立在旁邊正叫着：『快來啊！快來啊！』

四方跑來了許多人，原來老八被籃球打傷了眼睛！小孩們立刻作鳥獸散。我和父親立在書店面前，有許多孩子向我們這邊跑來：嚼着麵包的加倫，可萊弟，『小石匠』，收集舊郵票的加洛飛都在裏面，這時老人被圍在人叢中，警察也趕了過來，也有驚惶亂跑的人。大家都齊聲說：『是誰搗傷了的？』

那時加洛飛蒼白着臉，抖着身體，站在我的旁邊，顏色蒼白，別人正在喊道：『那一個？那一個？那一個？人開了這竊？』

加倫走過來，低聲向着加洛飛說：『喂！快去自己承認吧，別這樣真法！』

加洛飛抖着說：『但是我並不是故意的。』

加倫說：『雖然不是故意，但你總得負責。』

『我不敢去！』

『不行！來！我同你前去。』

警察和觀衆更在高聲叫：「是誰投擲的？那老人眼鏡被打碎，玻璃片割破了眼，怕要變瞎子了。投擲的人真該死！」

我以為那時的加洛飛。要跌倒在地上了。加德扶着他說：「來！我替你想法。」便病人一樣地拉着他過去。觀衆看見這樣的情形，也猜到這孩子闖了禍。有個竟想題以老拳，加倫推開他們說：「你們十個以上的大人，來對付一個小孩嗎？」大家才靜了不動。

警察攆着加洛飛的手，推開觀衆，帶他回到那老人暫時騎着的人家去。我們跟在後面。走到了一看，才知道那受傷的老人，是一個傭員，和他的姪兒，同住在我們上面的五層樓上。現在他坐在椅子上，用手帕蓋着眼睛。

加洛飛抖着聲音，反覆着低低地說：「我不是故意的。」有幾個擠進來的觀衆，叫他「伏在地上謝罪！」要想把加洛飛推下地去。這時，有一個另外的人，用兩腕將他抱住，說：「不要這樣。諸位！這孩子已自己認罪，沒有人可以責罰他呀！」那人就是校長先生。校長先生向加洛飛說：「請他原諒你吧！」加洛飛眼中忽然流淚，上前去抱住老人的膝，老人伸手來摸加洛飛的頭，一邊撫着他的頭髮。大家見了都說：

「孩子！去罷！好了，回去吧。」

父親拉着我出了人許，在歸途中向我說：『顏利科！你在這樣的時候，能有自認過失擔負責任的勇氣嗎？』我回答說：『一定能發。』父親再重問我：『你現在能立誓這樣做嗎？』我說：『是的，父親，我誓願這樣。』

## 女先生

十七日 星期六

今天加洛飛怕先生責罰他，心裏很害怕。不料今天先生請假，連助手先生也不在校裡，由一個年紀很大的克洛米 (Signora Croni) 夫人來代課。她有兩個很大的兒子，其中有一個正害着病。所以她今天面有憂色，學生，見了女先生，便嘖嘖稱呼。女先生和婉地說：『請你們對我的白髮表示些敬意，我是你們的教師，也是孩子的母親呢。』大家立刻靜靜起來，只有那位老面皮的弗蘭第還在對女先生說嘲弄的話。

擔任我弟弟那級的教師代卜第先生，到克洛米先生所教的那一級裡去代課。另外有個綽號『小尼姑』的女先生，代代卜第先生教那級的課。這位女先生平時穿着黑的罩服，皮膚白色，頭髮光滑，眼光尖銳，聲音細小。無論什麼時候，總好似在那裡祈禱，她性格很溫柔，聲音細得如絲一樣，聽她

說話很不清楚。她從不高聲和動怒。她雖然這樣，可是無論怎樣頑皮的孩子，見她舉起手來，立刻低頭肅靜就範，剎那間教室中彷彿倏個寺院，所以大家叫她「小尼姑。」

另外我還歡喜一位女先生。她在一年級三號教室裏，是年青的女教師。她臉嬌艷似玫瑰，頰上有着兩個笑渦，小小的帽子上，插着長大的紅羽，頭頸裏圍着黃色的小十字架。她本性快活。學生也受她的影響變成快活。她說話如銀鈴，和唱歌一樣的清脆。有時小孩吵鬧，她常用教鞭擊桌，或是拍手來使他們鎮靜。孩子放學回家，她也小孩一樣的跳出來，給他們排隊，給他們戴好帽子，代他們鈕好大衣的扣子。叫他們不會受寒，又恐怕他們路上打架，一直送他們走到街上。她見了孩子的父親，便教他們不要在家裏管責小孩，看見孩子咳嗽，就送藥給他，孩子傷風的時候，把手套借給他。很小的孩子們纏着她，有的想和她接吻，有的去抓她的面幕，拉她的大衣，叫她麻煩，她卻永不討厭，總是微笑着換次去接吻着他們，她回家去的時候，身上的一切，都給孩子們弄得很難看，但她仍舊高興地回去。她在女學校裏兼職，教授女學生繪畫，據說，她負擔着老母幼弟的生活。

### 訪問受傷的人

十八日 星期日

傷了眼睛的老人的姪兒，便是那帽上插着紅羽的女先生的一個學生。今天在他叔父家裡看見這他了，叔父愛他像自己的兒子一樣。今晨，我才替老師抄好下星期要用的每月故事『少年醫醫生，』父親說：『我們到那五層樓上去，看看那受傷的老人吧，照他的眼睛可好了麼！』

我們走進那暗沉沉的屋裏，老人倚在枕上，他的老妻陪坐在旁邊，姪兒在屋角遊戲。老人看見我們，很是高興，讓我們坐，說快要全癒，傷處並不要緊，四五日定可復原。

老人說：『我不過受了微傷，那孩子卻耽心得可憐。』又說醫生立刻將來，恰巧門鈴響了。他老婆說：『醫生來了，』前去開門。我看時。來的不是醫生。卻是加洛飛，他着了長大衣，低頭立在門口，彷彿不敢進來。

老人問：『誰？』

我父親說：『就是那擲雪球的孩子。』

老人聽了：『約！可憐的孩子，是你來望我嗎？我差不多全癒了，請放心。立刻就復原的。請進來！』

加洛飛似乎不看見我們也在這裡，他忍着淚走近老人的牀前。老人撫着他說：

『謝謝你！回去告訴你的父母，說我的病狀很好，叫他們別掛念我。』

訪問受傷的人

加洛飛站著不動，彷彿像還有話要說。

老人說：「你還有什麼事嗎？」

『我，——沒有事。』

『那末請回去罷。再會，請放心！』

加洛飛走出門口，仍舊立住了，望著送他出去的姪兒的臉。忽然他從大衣裏掏出一件東西，交給那姪兒低聲的說了一句：『將這送給你，』就趕快走了。

那姪兒將贈品拿去給老人看，包紙上寫着『敬獻』兩個字。打開包紙一看，我不覺大驚。那東西不是別的，就是加洛飛平日用盡苦心，珍同拱璧的郵票帖。他竟將重於生命的寶物，當作寬恕的報恩。

### 少年膽寫生（每月故事）

敘利亞（Giulio）是小學五年級學生，年方十二歲，有着黑髮和白色的皮膚。他的父親是鐵路上的職員，在敘利亞下面，還有着許多待哺的兒女，一家清苦度日，還是拮据得很。父親很愛子女，尤其對於敘利亞百事依從，惟有對於他的功課，督促得很嚴緊。他希望敘利亞早點畢業，找到較好的位置，於一家的生計，不無小補。

父親日漸衰邁，因爲一向辛苦，面容更是蒼老，他肩上負着沉重的重擔。白天在鐵道上工作，另外在別處接了信件來磨寫，每夜執筆伏案，睡得很遲。近來，一家雜誌社託他寫寄雜誌的封袋，要寫大的正楷字，每五百條潤資六角。彷彿這工作很辛苦，老人在吃飯時，常對自己的家人叫苦：

『我眼睛壞了，這夜工，要縮短我的壽命呢！』

有一天，敘利亞對他的父親說：『父親！我來給你寫罷。我也能寫得和你一樣的好呢。』

但是父親，終不答應：『不，你應該把功夫放在功課上，你的時間應該用功，我不願奪去你讀書的時間。你雖然好意，我卻決不願累你，以後別再說這樣的話吧。』

敘利亞深知父親的脾氣，也不強請，祇獨自在心裏計劃。他每夜夜半，總聽見父親停止工作，回到臥室裏去。有好幾次，才打過十二點鐘，立刻聽到椅子向後拖的聲音，接着就是父親輕輕地回臥室去的步聲。有一天晚上，敘利亞等父親去睡了以後，自己起來，悄悄地穿好衣裳，蹣跚腳步，走進父親的書房裏，點着洋燈，空白的封袋和雜誌定戶名冊，正放在桌上。敘利亞便拿起筆，模仿父親的手跡寫起來，心裏又高興又害怕。寫了一會，封袋漸漸積多，放下筆搓搓手，提起精神再寫。一邊動着筆微笑，一邊又聽耳裏隔房的聲音，怕被父親起來看見。寫完一百六十張，算起來有兩角錢了，方才停筆歸原，熄了燈，輕輕地回到牀上去安睡。

第二天吃中飯時父親異樣的高興。原來父親並不覺到。他每夜像機械地照簿騰寫。到十二點鐘便停筆，早晨起來把數目一點便完。那天父親真快樂拍着叙利亞的肩頭說：

『喂！叙利亞你父親這年富力強呢！昨晚三小時裏面，比平常多做了三分之一的工作。我的手指不會僵，眼睛也還沒有花。』

叙利亞雖不說什麼，心裏很高興。他想：『父親還沒有知道我在替他寫，卻以為自己精力未衰，好！以後再這樣做去吧。』

到了那夜十二點鐘，叙利亞仍舊來工作。這樣做了好幾天，父親依然不會知道。只有一次，父親在吃晚飯時，這樣說：『真是奇怪！近來燈油用的太費了。』叙利亞在心中暗笑，幸而父親不再說別的，此後他仍是每夜起來工作。

叙利亞因為每夜起來，漸漸地感到睡眠不足，晨起覺得疲倦，晚飯後溫課要打瞌睡。有一夜，叙利亞伏在書桌上睡熟了，那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的打瞌睡。

父親拍手喊着他：『喂！用心！別懶惰啊！』叙利亞張開倦眼，再去用心溫課。可是以後每夜仍常常要打瞌睡，精神更壞，甚至早晨早起，溫課的時候，總是面有倦容，好像對於功課不生興趣。父親看見這情形，屢次注意他，結果生了氣，父親從前一向不責罵小孩的，那一天早晨，父親對他說：



「敘利亞！你使我太難過了！你和從前完全兩樣了。要知道，全家都希望着你，你不明白嗎？」這是敘利亞有生以來，初次受父親的責備，心裏很是難受。自己想：「是的，我再不能繼續做那樣的事，從此非停止不可。」

可見，這天晚飯的時候，父親快樂的說：「大家聽啊！這個月比前個月多賺了六元四角錢呢。」又從食桌抽斗裏，拿出一袋糖果來，說是買來慶祝一家的。孩子們都拍手高興，敘利亞中心振作，元氣活躍，自己在心裏想：「呀！還是再繼續做吧。白天裏對付了功課，夜來依舊工作吧。」父親在那裡接着說：「六元四角！這雖很好，只有這孩子——」說着，指了敘利亞：「令我太不高興！」敘利亞默然受着責備，忍住幾乎落下的眼淚，但心裏卻異樣的歡喜。

從此以後，敘利亞仍舊拼命工作，可是，疲勞之上，更加疲勞，終難支持。這樣過了兩個月，父親仍是叱罵他，對他現出可怕的臉色。有一天，父親到學校去找老師，和先生商量敘利亞的事。老師說：「是的，他的成績是還好，因為他的天性很聰明。可是近來不及以前的用功了，每天總是打着呵欠，彷彿一味想睡，心也不能專注。叫他作文，他只敷衍了一篇短文就算，字體也草率了。本來他寫得很好的。」

那夜父親叫敘利亞到他的旁邊，異常嚴厲地對敘利亞說：

『叙利亞！你知道怎樣我爲了一家的生活而勞力？你知道我怎樣爲了你們而拚命工作？你這些都不想想，也不管你父母兄弟怎樣！』

叙利亞含淚叫着說：『啊！不是！請不要這樣說！父親！』正想聲明一切的經過。父親阻住他的話。『你應該明白家裏的境況。一家人要勞苦不息，才可勉強度日，這是你早該明白了的。我不是那樣拚命加倍工作嗎？這個月我本來以爲鐵道局有二十元的獎金給我，已預先加入預算，不料到了今天，我才知道那筆錢是絕望的了。』

叙利亞聽了重新抑住口頭要說的話，在心裏打算着說：

『呀，不要說，這是始終際隔了，仍舊對父親的忙吧。有對不起父親的地方，從另一方面來補報吧。功課固然要用功及格，可是更應該幫助父親，養活一家，使得父親補減肩頭的重擔。這也是要緊的。』

又過了兩個月。兒子仍繼續在夜裏工作，白天疲倦不堪，父親依然對他不高興。最傷心的是父親對於兒子漸漸冷淡，彷彿以爲這孩子自暴自棄，毫無希望，不多向他說話，甚至不高興看見他。叙利亞見這光景，心痛得很，父親背向着他的時候，他幾乎在父親背後跪下來，悲哀和疲勞，使他更衰弱，臉色蒼蒼，功課更不用心了。他自知一定得停止夜工。每夜就枕的時候，總自己對自己說：『從

「今夜起，夜半不起來了。」可是，一到了十二點鐘，以前的決心，頓然忘記，好像如果睡不着，就是規避義務，彷彿用了家裏的錢。於是忍不住仍舊起來。他以為父親總有一天會起來看見他，或者有時在計算封袋的時候，會發覺他的行為的。到了那時，不用自己聲明，父親自然會知道的。他這樣想着，仍舊繼續每夜騰寫。

有一天，晚飯的時候，母親看出敘利亞的臉容異常的難看，說：

「敘利亞！你有着病嗎？」她說着又向着丈夫說：

「敘利亞不知爲了什麼，你看看他臉上那樣沒有血色。——敘利亞！你究竟怎樣？」她說着現出很憂愁的樣子。

父親側目向敘利亞看了一眼，說：「他即使有病，也是自作自受，他以前用功的時候，並不這樣的。」

母親說：「但這也許是他有病的緣故啊！」父親就這樣說：

「我再不願意認他了！」

敘利亞聽了心痛如割，父親竟不願睬他了！從前自己偶一咳嗽，父親便異常憂慮！現在確已不愛他，眼中彷彿沒有他的人了！「啊！父親！我要你愛我才能生活。——無論怎樣，請你不要那般說，我

現在說出真情吧。祇要你再愛我，我一定還像從前那樣地用功的。啊！我決心了！」

叙利亞的決心仍舊徒然。彷彿已成習慣，那夜又自然地起來了。起來以後，就想在工作幾月的地方，作最後的一度工作。進去點着了燈，看到桌上的空白封袋，覺得從此不寫，有些難過，便憤不自禁地執筆又寫。忽然手震動時，把一冊書攆落地上，那時他滿身緊張，想到若是驚醒了父親怎樣！這本不算什麼惡事，發見了也不打緊，本來自己也幾次想諱明的。但是，如果，父親現在醒了，他走出來看見了我，母親怎樣吃驚啊！而且，若是現在被父親發覺，父親對於自己這幾月來待我的情形，心裏多麼難過呢。——他心裏思潮洶湧，弄得震慄不安。他閉着耳朵，屏吸靜聽，覺並無什麼聲響，一家人都睡得很甜密，這才放心重新工作。那時門外有警察的皮鞋聲，還有隱約的馬車蹄輪聲，過了半會，又有貨車「軋軋」地經過。從此以後，萬籟俱寂，只有遠遠的犬吠。叙利亞振筆直寫，「沙沙」的聲音響到自己的耳朵裏來。

其實，這時父親早已站在他的背後，父親被書本落地的聲音所驚醒，等了好久，那貨車經過的聲音，夾雜了父親開門的聲音。現在，父親已走進那室，他那白髮的頭，就俯在叙利亞黑髮的頭上，看着那鋼筆尖的運動。父親立刻明白從前一切的事。他胸中亦流着懊悔和慈愛，石像一樣地不動。

叙利亞忽然覺得有人用了寬寬着的兩腕，抱住他的頭，不覺突然「呀！」地叫了出來。他聽到他

父親的啜泣聲，他叫着說：

『父親！原諒我吧！……』

父親含淚吻着他兒子的臉：

『反而要你原諒我呀！我現在一切都明白了！我真對不起你！快來！』說着，抱着他兒子到母親牀前，將兒子放在母親的腕上：

『快和這愛子接吻！可憐！他三個月來減少睡眠，爲一家人工作，我還那樣地苛責他！』

母親抱住愛子，她幾乎不能說話。

終於她說：『寶寶！快去睡！』又向着他父親說：『請你陪他去！』

父親從母親懷裏，抱過叙利亞，領他到臥室裏，使他睡好，替他整好枕頭，蓋上棉被。

叙利亞屢次地說：

『父親，謝謝你！你快去睡！我已經很好了。你快去睡吧！』

可是，父親仍倚在牀沿，等他兒子睡熟，他握着兒子的手說：

『睡熟！寶寶！睡熟！』

叙利亞因爲疲勞已極，便沉沉睡去。數月以來，至今才得安眠，夢魂也甜美的很。醒來日上三竿

忽然發見靠近自己胸部的牀沿，橫着他父親白髮的頭。原來父親那夜就是這樣過的，他將額貼近了兒子的胸，還睡熟在那裏呢。

堅 忍 心

二十八日 星期三

像少年時寫生那樣的行爲，在我們的級裡，只有施帶地能做得到。今天學校裡有兩件事：一件是受傷的老人，把郵票帖送還加洛飛，並且還給他加貼了三枚瓜地瑪拉（Gulenna）共和國的郵票上去。加洛飛是很高興，因為他訪求瓜地瑪拉的郵票，已有三個月了。還有一件是施帶地受二等獎。那個呆笨的施帶地，居然只低代達西一等，大家很是奇怪。記得在十月裡，施帶地的父親，領了他兒子來校，在同學的面前，對老師說：

『要請先生循循致誨，這孩子彷彿是甚麼都不懂的。』當他父親說這兩句話時，誰會想到有這樣的一天？那時我們大家都把施帶地當作低能兒，但他毫不自餒，拚命用功。他無論在日裏，夜裏，也不管在校裏，在家裏，在街路上，總是孜孜不倦，別人說什麼話，他總不聞不問，有人擾他的時候，他把他推開，只夸自己，這樣奮進不息，他從呆子達到了這樣的地位。他起初算術一點也不會做，作文

全寫些廢話，讀本讀過便忘記，現在是算術能解習題，文也會作，讀本熟讀得和唱歌一樣了。

一看施帶地的容貌，就可知道他有堅忍不拔的心胸。他身子肥矮，方形的頭縮着像沒有脖頸，手攢粗短，喉音低粗。他不管是破報紙或戲院的廣告，都拿來讀熟。只要有一角錢在身邊，就去買書，他告訴我，自己已設了一個小圖書館，幾時請我去看看呢。不大跟別人閒談和遊戲，在學校裏上課的時候，兩拳支着頤，巖石一樣地坐着，聽老師的話。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第一名，真難爲了他。

老師今天的臉容像有不快，但是把獎牌交給施帶地的時候，卻這樣說：

「施帶地你真能耐，所謂精神一到，無事不成，這是真的。」

施帶地聽了，臉上並沒有得意，也沒有微笑，還到坐位上，聽講得更用心。

最有趣的是放學的時候：施帶地的父親，來到校門口接他兒子。父親是做銀醫的，模樣和兒子一樣，是個矮身方臉，喉音粗大的人，他不相信自己的兒子，真能獲得獎牌，等老師出來證實，才哈哈大笑，又拍着兒子的肩頭，聲音裡用了力說：

「好的，好的，竟看你不出，你將來也許有希望呢！」我們聽了都笑，施帶地卻連笑都沒有，只是抱着他的大頭，去溫習他明天的功課。

感 恩

三十一日 星期六

顏利科！若是你的朋友施帶地，決不會歸咎老師的。你今天恨恨地說：『老師的態度不好，』你可知道，你自己對於父母，不是也常有態度不好的時候嗎？老師有時候不快樂，他也有緣故的，他爲了孩子們，勞勩了許多年月，可是學生之中，有的固然有情義，有許多卻不知好歹，辜負老師的和善，看盡老師的勞苦，平均說來，做老師的，總苦悶的時候比滿足的時候多。在那樣的地步，無論怎樣的聖人，恐怕也常要生氣呢。並且，有時還要忍氣去教導那些頑童，那神情當然要不高興。

你要敬愛老師：因爲老師是父親所敬愛的人，他爲着學生，犧牲畢生的一切，他開發了你的精神，要敬愛老師呀！你將來年紀大了，父親早不在世，你那時想起你父親的時候，總會想起老師來罷！那時想起老師那種疲勞的樣子，那種憂悶的神情，你會覺得現在的不是吧。要知道意大利全國五萬的小學校教師，是你們未來主人翁精神上的父親，他們在社會的背後，拿微薄的報酬，爲國民的進步而工作。你的老師也是其中的一個，所以應該敬愛。無論你怎樣愛我，但你若是對於你的恩人——特別的是對於老師不愛，我決不高興。你看老師，應該像叔父一樣。不論他待你好，或是責罵你，都要



愛他。不論老師是對的時候，或是你以爲錯的時候，都要愛他。老師高興。固然要愛他，老師不高興，尤其要愛他。無論何時總要愛老師！老師的名字，永遠須用了敬意來稱呼，因爲塗開父親的名字，老師的名字是世上最尊貴，最可紀念的名字呢！

——父親——

## 第四卷 一月

### 助 教 師

四日 星期三

真的被父親說着，老師的不高興，果然是爲了不舒服，他講了三天假，另外有一位助教師來代課，那位助教先生，沒有鬍鬚，模樣像孩子一樣。今天，學校裏發生了一件可恥的事，這位助教師，無論學生怎樣說他，總不生氣，只說：『請位！我請求你們靜些！』前兩天教室中已亂得落花流水，今天竟更不像樣，從來也沒有這個樣子，先生的話聲，完全聽不清楚，無論他怎樣勸誘，大家都不睬他。校長先生曾在門口探看過兩次，校長一走，騷擾又起。代羅西和加倫在前面回過頭來，向大空使眼色叫他們靜些，誰也不肯聽。劇帶地坐着支頤沈思，鈎鼻的雷郵票商人加洛飛在向大家各索銅元一枚，開獎券，用墨水瓶爲彩品。其餘的人談笑，說話，有的用鋼筆尖戳着課桌，有的用了橡皮吊袋帶作弓彈着紙團。

助教先生曾東一個西一個地去禁止，或是推着他的手，或是拉他去立犄角，可是仍舊徒然。助教

先生沒法，於是很和氣地對他們說：

『你們爲什麼這樣？難道一定要叫我來責罰你們嗎？』

說着，敲着桌子，憤怒而悲哀地喊：『靜些！靜些！』可是他們仍是騷擾不聽，弗蘭第甚至向先生投擲紙團，有的吹着哨子，有的彼此撞頭瞪力，完全不領上課的模樣。這時一個校役走來說：

『先生，校長先生請你去。』

先生立刻失望地趕去。教室中騷擾得更利害起來了。

加倫忽然站起，他震動着頭，捏緊了拳，憤怒叫着說：

『停止！你們這些畜牲一樣的東西，先生和善一點，你們就輕侮他，若是先生一用腕力，你們就要像狗一樣地卑屈了！可恥的東西！再有人嘲弄先生，我要打脫他的牙齒！就是他父母看見，我也不管！』

大家不響了。這時加倫真威風凜凜，莊嚴地立着，眼中像要冒火，好像是匹小怒獅。他一個個地釘視那些壞孩子，大家都不敢仰起頭來。等助教先生紅着眼進來的時候，室中肅靜得幾乎連呼吸的聲音，也可聽不出。助教先生一見這樣，大出意外，只是呆呆地站住。他看見加倫英勇地立在那裏，便猜到了八九分，他彷彿對兄弟說話那樣聲音裏充滿了憐愛說：『加倫，謝謝你！』

## 施帶地君的圖書室

施帶地家在學校的前面，我到他的家裏去，看到他的圖書館，不覺羨慕起來。施帶地沒有多錢，不能隨意買書，可是他對於書箱，保存得很好，學校的教本，親戚送他的書，全寶藏着，他只要手裡有錢，便去買書。他已搜羅了不少的書，擗在堂皇的栗木書箱裏，外面遮着綠色的帷幕，據說這是他父親給他的。祇要拉那細線，那綠幕就牽攏在一起，露出三格的書來。各種的書，排列得很整齊，書背的金字上閃爍着，其中故事，遊記，詩集，叢本都有。顏色配列得很好，遠望很美麗。譬如說，白的放在紅的旁邊，黃的放在黑的旁邊，青的放在白的旁邊。施帶地最高興變換書籍的排列。他又編了一個書目，儼然是二個圖書館館長。他在家時，總在那書籍旁邊，有時拂去塵埃，有時翻動着書，有時檢查訂線。他那粗大的手指，翻着書，在紙縫中吹氣，或是作着什麼的時候，那模樣真有趣。我們的書，都不免損傷，他的書卻是全新的。他得了新書，拂拭乾淨，擗在書箱裏，又常常拿出來看，把書當作珍寶一樣，彷彿這是他最大的娛樂。我在他家裏留了一點鐘，他只讓我看着書。

過了一會，他那肥胖的父親走出來了。他拍着兒子的背脊，用了和他兒子相像的粗聲對我說：

『你想這傢伙將來怎樣？看這鐵頭，很是堅實，將來也許會有希望呢。』

施蒂地被父親這樣嘲弄，閉着眼睛像獵犬一樣，我卻不知爲了什麼，竟不敢開施蒂地的玩笑。據說他比我大了一歲，這真誰也不能相信的。我回家的時候，他送我出門，像大人一樣地說：『那末，再會罷。』我也裝出大人的模樣說：『祝你平安！』

我到了家裏，對父親說：『施蒂地天資既壞，樣子也不好，他的臉叫人發笑，可是不知爲了什麼我一見了他，就會學到許多的事。』父親聽了說：『這因爲那孩子有感人的真誠啊！』我又說：『我到了他家裏，他也不多跟我說話，也不給玩具。可是我很高興到他家去。』父親這樣說：『這因爲你心服他的緣故啊。』

## 鐵匠的兒子

是的，父親的話是真的。我這心服着侯雷克西，其實心服兩個字，還不足表示我對他的心儀。侯雷克西是鐵匠的兒子，身體瘦弱，眼光叫人憐憫，膽子很小。常向人說：『原諒我，原諒我，』讀書卻很用功。他父親酒醉回來，常要無緣無故地打他，丟擲他的書本或筆記錄。他臉上常帶着黑痕或青痕，來到學校裏來，有時臉孔腫脹，眼睛哭紅。可是他，總不說是父親打他的。朋友說：『父親打過你了。』他便立刻替父親掩飾說：『這是沒有的事，這是沒有的事。』

有一天，老師發見他的作文被火燒毀了一半，便問他說：「這不是你自己燒毀的吧？」他回答說：「是的，我不小心落在火裏過了。」其實，這一定是他父親酒醉回來，踢翻了桌子或洋燈的緣故。

僕雷克西的家庭，就住在我家的閣樓上。門房常把他家的事情，告訴給我母親聽。西爾維亞姊姊有一天聽到僕雷克西哭，因為他向父親討買文法書的錢，父親把他從樓梯踢下來。他父親不務正業，酗酒滋事，一家迫於飢寒。僕雷克西常餓了肚皮上學，有時加餵給他的麵包吃，一年級時致過他的那個戴赤羽的女先生，也會給他蘋果吃過。可是，他從來不說：「父親不給我飯吃。」

他父親會到學校裡來過，臉色蒼白，兩腳顫抖，臉容像在生氣，長髮垂在額前，歪戴著帽子。僕雷克西在街上一見父親，雖然有點害怕，可是立刻走上前去。父親卻並不顧着兒子，好似心裏若有所思。僕雷克西真可憐，把破的筆記補好，或是借了別人的書籍來讀。他把襯衣的破綻，用針扣着，拖着太大的皮鞋，繫着拖到地上的襪子，穿着太長的上衣，袖口捲到肘上。他那模樣，真令人嘆息。他雖然如此，却很用功，如果他的環境好，成績當可更佳的。

今天早晨，他又頰上帶着爪痕，到學校裡來，大家見了說：

「這又是你父親吧？這次可別再說『這是沒有的事』了。一定是你父親把你弄得這樣地步，這一

定是你父親做的。你可告訴校長先生去，校長先生就會警告你父親的。」

一 傑雷克西紅着臉，跳起來抖着怒聲說：「絕對不是，父親是不打我的。」

話雖如此，他在上課時，終忍不住流淚，別人去看他，他就把眼淚抑住。可憐！他還要含淚微笑呢！明天代羅西和可來第奈立，原定要到我家裏來玩，打算約傑雷克西一塊兒來。我明天請他吃東西給他看看，領他到家裏各處去玩，要回去的時候，給他裝一袋的菓子，那樣善良而勇敢的孩子，應該使他高興一點，至少一次也好。

## 快樂的來訪

十二日 星期四

今天這個星期四，是這一年中最快樂的。在兩點鐘的時候，代羅西和可來第領了那駝背的奈立來了。傑雷克西得不到他的父親的應許，竟沒有來。代羅西和可來第笑着對我說，在路上會遇見那賣野菜人家的兒子克羅西，他正提着大擔心菜，說是要去賣了錢，去買鋼筆呢。他又說新近接到父親從美國的來信，說不久要回國，他很高興呢。

三位朋友在我家裡留了兩小時的光景，我非常高興。代羅西和可來第是同級中最有趣的孩子，連

父親都喜歡他們。可來第穿着茶色的褲子，戴着貓皮帽，性情活潑，無論何時，總在活動着，或將眼前的東西移動，或是將牠翻身。他說從今天早晨起，已搬運過半車子的柴，但並沒有疲勞的樣子。他在我家裏東跑西走，見到什麼都注意，口裏說着話，像松鼠一樣。他到了廚房裏，問使女每一束柴的價錢，據說，他們店裡每束是費二角的。他喜歡講他父親在溫別爾脫親王部下，在柯斯脫泰（Czech）戰役中的故事。他禮儀很周到。正如我父親所說：『這孩子雖生長在柴店裡，但頗有大家的風度。』

代羅西講有趣的話給我們聽。他像老師一樣的熟悉地理。正閉着眼說：

『在我的眼前，好像全意大利在展開。那裏有亞別尼恩（Aornine）山脈，蜿蜒在伊俄尼安（Ionian）海中，河波的旁邊，有着白色的都市。有灣，有青的內海，有綠色的羣島。』這樣隨次背誦着地名，像眼前擺着地圖一樣。他穿着金鈕扣的背上衣，舉起金髮的頭，閉着眼，站着如石像一樣。那種豐采，使我們大家傾佩的很。他在一小時內，把後天大葬紀念日所要背誦的長約三頁左右的文章記牢，奈立看着也在他那哀愁的眼光中現出微笑來。

今天的歡會，真是快樂，我的胸中，充滿着活躍的情緒。他們三個人回去的時候，奈立立在兩個人當中一起並走，大家和他講有趣的話，使一向未曾開過笑臉的奈立笑。我看了真是高興。我回來走到食室裏，看見平日掛在那裏的畫着駝背的滑稽畫沒有了，因為父親恐怕奈立看見，故意除去的。



## 維多利亞愛嗎奴雷 (Vittorio Emanuele) 王的大葬

十七日 星期二

今天下午兩點鐘，我們一走進教堂，老師就叫代羅西，代羅西立刻走上前去，站在小桌邊，對着我們朗聲背誦那大葬紀念辭。開始背誦的時候，略微有點牽強，到後來聲音漸漸清楚，臉上充滿着紅暈。

四年前今天的此刻，前國王維多利亞愛嗎奴雷二世陛下的玉棺，正到了羅馬太廟的正門。維多利亞，愛嗎奴雷二世陛下，功業蓋世，從分裂的七小邦，和內憂外患的侵壓下，救出了意大利，到了王的時代，統一寰宇，確立了自由獨立的基礎，陛下治國二十九年，勇武絕倫，不怕危險，不矜勝利，不懼困難，只願發揚國威，愛撫人民，記得陛下的柩車，在擲花如雨的羅馬街市經過的時候，無數意大利各地的群眾，都等在路旁，拜觀大葬典禮。柩車的前面，有許多將軍大臣和皇族，有一隊的儀仗兵，有綴紛的軍旗，有從三百個都市來的代表者，此外還有可以代表一國的威力和光榮的東西。大葬的行列，這樣到了莊嚴宏麗的太廟門口，十二個騎兵捧着玉棺入內，一瞬間意大利全國，就和這令人愛慕不已的老王長別，和這二十九年來文武全才愛民如子的前王長別。這實是最崇高嚴肅的一瞬

聞！大家目送玉棺，對了那色彩黯淡的八十旒的軍旗，掩面感泣。從這軍旗，令人回想到無數的戰死者，無數的鮮血，意大利最大的光榮，最神聖的犧牲，和最悲慘的不幸來。騎兵把玉棺移入，軍旗就都向前傾倒。其中有新軍國的旗，也有曾在戰爭裏破碎不完的古軍國旗。八十條的黑旒，向前垂下，無數的勳章，滿着旌竿，丁冬作響。這響聲彷彿齊聲在羣衆耳裏說：「別了！我王！在太陽照着意大利的時候，你的精神永遠在意大利臣民的心胸裏！」

『軍旗復在空中飄揚，我們的維多利亞愛嗎奴雷二世陛下，在太廟之中，光榮不滅！』

## 弗蘭第的被斥退

二十一日 星期六

代羅西讀着維多利亞愛嗎奴雷王的紀念詞的時候，只有弗蘭第臉上嘻笑。弗蘭第誰都討厭他，真是一個壞人，父親到校裏來責罵他，他反高興，他看見人家悲哀，反而笑了起來。他在加倫的面前害怕得發抖，可是，對那法弱的『小石匠』，或一隻手不會動的克羅西就要欺侮他們。他設笑大家所敬服的侯雷克西，甚至嘲笑那因救援幼兒跌了腳的三年生羅佩第。他生着氣和弱小的人吵架，一定要便對手負了傷才高興。他帽子壓住眉前，深藏在帽緣下的眼光，令人害怕地含着惡意。他決不願意什

麼，對着老師，也會哈哈大笑。有時還會偷撈東西，偷了東西，却還裝出不知道的神氣。時常和人相罵，帶了大大的鑽到學校來刺人。他摘了上衣的鈕扣來玩，不論自己的也好，人家的也好。他的紙張，書籍，筆記簿，都是破污了的，三角板也破碎，鋼筆桿頭都是牙齒咬過的痕跡，又不時咬指甲，衣服破碎飢餓。聽說，他母親爲了他，憂愁成病，父親已把他趕出過三次。母親常到學校裏來探聽他的情形，回去的時候，眼睛總是哭得腫腫的，他嫌惡功課，嫌惡朋友，也嫌惡老師。老師有時認他不堪造就，他犯了規則，只是裝作不見。因此他更壞了，老師待他好，他反嘲笑老師。老師責罵他，他用手遮住了臉裝哭，其實在那裏暗笑。他曾被罰停學三天，再來以後，更加暴戾了許多。有一天代羅西勸他：『別這樣了吧！老師怎樣爲難，你不知道嗎？』他威嚇代羅西說：『別叫我刺穿你的肚皮！』

今天，弗蘭第真個像狗一樣地被斥退了。老師把每月故事『少年鼓手』的草稿交付加倫的時候，弗蘭第在地板上放起爆竹來，轟然一聲，震動全教室，好像鎗聲，大家吃了一驚。老師也跳了起來：

『弗蘭第走出去！』

弗蘭第假痴假呆地說：『不是我啊。』

老師反覆地說：『出去！』

弗蘭第反抗說：『不情願。』

弗蘭第的被斥退

於是，老師大怒，趕到他的坐位旁，拉着他的臂，將他從坐位裏拖出。弗蘭第雖咬緊牙齒抗拒，終於氣力不敵，被老師從教室裏拉出到校長室裏去。

過了一會，老師獨自回到教室裏，坐在位上，兩手蓋着臉一整不響，好像很工作勞悴的樣子。那種苦悶的神氣，令人看了也有些不忍。

老師悲哀地搖着頭說：『我做了三十年的教師，不料竟遇到這樣的事情！』

我們大家靜默無聲，老師抖着手，額上的皺紋，好像是傷痕。大家都不忍起來。這時代羅西起立：

『老師！請別傷心！我們大家都敬愛你的。』

老師聽了，也平靜下去，說：

『上功課罷。』

### 少年鼓手（每月故事）

一八四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柯斯脫察戰役的第一天：我軍步兵一排，受命到某地去佔領一空屋，忽被奧大利二中隊的攻擊。敵兵四面迫擊。彈丸如雨。我軍只好棄去死傷者，退守空屋中，閉上了門。

上樓在窗口射擊抵禦。敵軍以半圓形的陣勢，步步包圍。我軍指揮的大尉，是個勇敢的老軍官，身材高大，鬚髮蒼蒼。在這六十人之中，有一個少年鼓手，他是賽地尼亞人，年紀雖已過了十四歲，身材短小得彷彿不到十二歲，皮膚淺黑，眼光閃爍。那時大尉在樓上指揮抵拒，號令有如尖利的手鎗聲，他那鐵石的臉上，僵木得毫無感情，威嚴的面容，真是令部下望而生畏。少年鼓手臉也急得鐵青，可是還能一點不慌，跳上桌子，探望窗外，看煙塵中白服的奧軍迫近。

這屋子是築在高崖上的，向着山壁的一面，只有屋頂閣上開着天窗，其餘是堵壁。奧軍只在別三面攻擊，向崖的一面是平安的。那攻擊真是利害，彈丸如雨，那些破壁，碎瓦，天幕，窗子，家具，門戶，一遇到便擊成粉碎，木片在空中飛舞，玻璃和陶器的破碎聲，聽去好像人的頭骨在碎裂。在窗口射擊防禦的兵士，受傷倒在地板上，就被拖到一邊，有的用手抵住傷口，呻吟着亂奔。頭顱破碎的屍首，倒在廚房裏。而敵軍的半圓陣越迫越緊。

過了一會，善於鎮靜的大尉，也現出不安的神情，帶了一個軍曹，急忙地走出屋子。過了三分鐘光景，那軍曹跑來向少年鼓手招手。少年跟了軍曹，急步走上樓梯，到了那屋頂閣裏。大尉正倚着小窗，在紙條上寫字，腳邊放着汲水用的繩子。

大尉摺疊好紙條，他凜然令人生畏的眼光望着少年，很急迫地叫喚：

『鼓手！』

鼓手立定致敬禮。

大尉說：『你有勇氣嗎？』

少年眼光炯炯地說：『有的，大尉！』

大尉把少年推近窗口：

『看下面！瞧見近那家屋處，有鎗刺的光耀嗎？那裏是我軍的本部。你拿了這字條，縫窗下去，迅速地翻過山坡，穿苗田地，跑到我軍的軍地，只要一遇到軍官，就把這字條交給他，現在除去你的皮帶和背囊。』

鼓手除去皮帶和背囊，將紙條納入袋中。軍曹將繩子放在窗口，一端纏在自己的臂上，大尉將少年扶出了窗，使他背向着外：

『要知道，這裏的安危，都繫在你的勇氣和脚力上啊！』

少年回答落下去：『憑我！大尉！』

大尉和軍曹握住了繩：

『下那山坡的時候，要匍匐而行！』

『放心！』

『祝你成功！』

鼓手便落到地上，軍曹取去繩子，大尉彷彿還不放心，在窗旁走來走去，看少年下坡。

看模樣差不多快要到成功了。忽然在少年前後數步中，發出五六尺的煙來，原來與軍已發見少年，從高處向他射擊。少年正在拚命跑，突然倒在地上，大尉咬着牙獨語：『糟了！』可是少年又好地站起來。『哦！只是跌倒了！』大尉說着，吐了一口氣。少年雖拚命前進，可是一脚彷彿跛着。大尉想：『踝骨受傷了呢！』接着煙塵又從少年的近旁起來，因很遠未能命中。大尉喜極獨叫：『好呀！好呀！』目光仍望着少年。一想到這是千鈞一髮的時候，不覺膽寒！如果有幸，字條送到本部，援兵就會來。萬一誤事，這六十人不是戰死，便是做俘虜。

遠遠望去，見少年跑了一會，忽而把脚步放慢，一跛一拐地走，等到重新跑起，力氣不支，好幾次坐倒了休息。

大尉想：也許少年的脚，被鎗彈擦傷，便釘視着少年的舉動，急得身子抖震。他以幾乎發火的眼睛，來測度少年和閃耀在日光裏的鎗刺間的距離。樓下全是彈子穿過東西聲，軍官和軍曹的怒吼聲，傷兵凄切的呻吟，器具的碎聲和物件的崩落聲。

一個軍官默默地跑來，說敵軍猛攻越急，已高舉白旗在勸誘降服了。

大尉說：『不要睬他！』眼光仍不離那少年。少年雖已走到平地，可是已經不能跑了，看過去好似拖着脚一步一步地勉強前進。

大尉咬緊牙齒，握緊拳頭，喊着說：『走呀！快走呀！該死的畜生！快走！』過了一息，大尉恨地說：『呀！沒用的傢伙！竟坐倒了呢！』

方才還望得見，少年的頭在田裏，現在忽然不見，好像已經倒下。可是只有一分鐘的光景，少年的頭重新現出，不久爲籬笆所阻已望不見了。

大尉於是急下樓梯，彈子紛落如急雨，滿室都是傷兵，有的扶着傢具，像醉漢似地亂滾，牆壁和地板都浴在鮮血裏，許多死骸堆在門口。副官臂上也受了傷，煙氣和灰塵籠罩了整個的屋子。

大尉高聲地鼓舞着兵士說：

『勇敢地防禦，切勿退讓！援兵快來了！就在此刻！勇敢啊！』

敵軍漸漸逼近，可以從煙塵裏望見他們的頭臉，鎗聲裏夾着喧罵，這是敵軍在那裏脅迫，叫我軍投降，否則同歸於盡。我軍怯戰，從窗口退進，軍曹迫他們向前，可是防軍的火力，漸漸薄弱，兵士臉上，現着絕望，無力再抵抗，這時，敵軍忽然停止射擊，轟雷似的喊叫起來：『快投降！』



大尉從窗口回喊：『決不！』

兩軍的砲火重新又猛烈了，我軍死傷更多，有一面的窗已沒人守衛，已到了最後的時候，大尉從牙齒裏絞出聲音：『援兵不來了！援兵不來了！』一邊狂叫，一邊野獸似地跳躍，震抖的手揮着指揮刀，預備戰死。這時軍曹從屋頂閣下來，銳聲地喊着說：

『援兵來了！』

大尉激聲回答：『援兵來了！』

一聽到這聲音，未負傷的，負傷的，軍曹，軍官，都立刻衝到窗口，重新去猛力抵抗。

過了一會，敵軍似乎氣餒，陣勢紛紛亂起來。大尉急忙收集殘兵，叫他們上好刺刀，預備衝鋒，自己跑上樓梯去。這時聽到從天地的吶喊聲，和雜沓的脚步聲。從窗口望去，意大利騎兵一中隊，正在煙塵中彙程衝來，遠見那明晃晃的槍刺，不絕地落在敵軍的頭上，肩上，背上。屋內的兵士也挺着槍刺突喊衝出，敵陣紛亂不支，在開始退却。轉瞬間，高地被意大利兩營的步兵和兩門大砲佔領了。

大尉率領殘兵歸入自己所屬的團裡。戰事仍在繼續，他在最後一次衝鋒的時候，為流彈傷了左手。

、道日戰爭的結果，我軍勝利。次日再戰，我軍雖然勇敢抵抗，終以衆寡不敵，在二十七日的早晨

，退守泯潮（Mincio）河。

大尉要傷率軍，徒步前進。兵士雖已筋疲力盡，却沒有一個說怨言的。黃昏時到了泯潮河岸的哥伊托（Gottio）地方，找尋副官。那副官是傷了手腕，爲衛生隊所救護，比大尉先到這裏的。大尉走進一所作爲臨時野戰醫院的寺裏，其中滿住了傷兵，病牀分作兩行，牀上還架着牀，兩個醫生和許多助手，應接不暇地在奔走，屋裏充滿了幽泣聲和呻吟聲。

大尉一到寺裡，就到處探尋副官，這時有低弱的聲音在那裡叫『大尉。』大尉近身去看，原來那少年鼓手，他躺在吊牀上，粗的窗簾布蓋着他的下身，蒼白而細的兩腕露出在布外，眼睛仍是寶石樣地閃動。大尉一驚。銳聲地對他說：

『你在這裏嗎？你好！盡了自己的本分了！』

少年答：『我已盡了我的全力。』

大尉再問：『你受了什麼傷？』一邊在眼看附近各牀，尋覓副官。

少年答說：『那是萬萬料不到的。』他因了說話，恢復了元氣，才想到他的負傷是榮耀的。如果沒有這滿足的快感，他恐怕再不能對大尉說話。他說：『我拚命地跑，原恐被敵人發見，屈着上身的，不料竟被敵人看見了。如果不被射中，應該還可再快二十分鐘的。幸虧逢到參謀大尉，把字條交給

他。可是，我在被射擊以後，全然走不動，口也乾渴，好像離死不遠。要再走上去，無論如何是不能的了。我想到我走的愈遲，戰死的人將愈多，便幾乎要哭起來。還好！我總算拚命達到我的目的，不要替我耽心，大尉！你要留心你自己，你也流着血呢！」

的確如他所說，大尉臂下的綳帶裏，點滴的血正流下手指來。

少年說：『請把手伸過來，讓我替你包好綳帶吧。』

大尉伸過左手來，更用右手來扶着少年。少年把大尉的綳帶解開，重新結好。可是，少年因離了枕，面色轉成蒼白，不得不就躺下頭去。

大尉見少年那樣子，便說：『好了，已經好了。』想把包着綳帶的手縮回去，少年還似不肯放。

大尉說：『不要顧着我。留心你自己要緊！你即使負着微傷，一不注意就要利害的。』

少年搖着頭，大尉注視着他說：

『但是，你這樣困憊，一定是流過許多血吧？』

少年微笑說：『說你出了許多血，不但出血，請看這裏吧！』說着，揭開蓋在身下的布。

大尉見了不覺喫驚，向後退開了一步。原來，少年已少了一雙腿了！他左腿已齊膝截去，切口用染透了血的布包着。

這時，一個矮胖的軍醫，穿著襯衣走過，向少年點着頭，對大尉說：

「啊！大尉！這真是太悲壯了，他若是不那樣地強行支撐，腿是可以保住的。——起了非常的炎症！只好把小腿齊膝截斷了。但是，真是勇敢的少年！他不流淚，不驚慌，也不痛喊。我替他行手術時，他以為大利男兒自該呢！他一定是望族的後裔！」軍醫說了，急忙地走開去。

大尉揚着白色的邊眉，注視少年一會，依舊替他將布蓋好。眼光仍不離少年。不知不覺的，慢慢地將手到頭邊除去帽子。

少年驚叫：『大尉你作什麼？對了我！』

剛強的大尉，一向對於部下不會發過柔言，這時竟用了無限情愛的柔聲說：

『我不過是大尉，你是英雄啊！』說着，張開了手臂，俯在少年的身上，在他的胸口吻了三次。

## 愛 國

二十四日 星期二

類利科，你既然受了少年救手的故事所感動，那末，在今天的試驗裏，作『愛意大利的理由』題目的文字，一定是很容易了。我為什麼更愛意大利？因為我的母親是意大利人，我的脈血裏流着

意大利的血，因為我祖先的墳墓在意大利，因為我自己是生長在意大利，因為我所說的話所讀的書，都是意大利文，意大利有着我的兄弟姊妹，朋友，周圍偉大的人們，周圍美麗的自然，並我日常所見所愛，所研究，所崇拜的一切，都是在意大利。所以我愛意大利。你現在對於祖國的感情，也許還不能切實理解，可是將來長大了，就會知道的，久客外國歸來的遊子，倚在船舷上，從水天中望見故國的青山，這時，心頭自會湧起熱淚或發出心的叫聲吧。若在外國的時候，偶然在路上，聽到有人說着國語，一定要去接近那說話的人吧。若是外國人侮辱我國，必定要怒從心頭起，一旦和外國有交涉時格外容易愛祖國吧。在戰爭終止的時候，疲憊的軍隊凱旋歸來，見到那在彈雨下打破的軍旗，見到那裏傷的兵士，高舉着打斷的武器，在羣衆喝采聲中經過，你的欣感將怎樣啊！那時，你自能了解愛國的真意義吧。那時，你自會覺到自己和國家一體吧。這是高尚神聖的感情。將來你爲國你遠征，我願看你平安凱旋——你是我的骨肉，我自然願你平安。但是，如果你卑怯不肯奮勇，偷生而返，那末，父親現在雖那樣高興地從學校候你回來，那時將以淒愴的痛淚來迎接你，我再也不能愛苟活的人，甚至會憤懣而死呢。

——父親——

嫉 妬

二十五日 星期三

愛國題目的作文，仍是代羅西得了第一。服第尼這次自信必得優等獎。——服第尼雖愛虛榮和調綽，我卻歡喜他。可是見到他嫉妬代羅西就覺可厭。他平日想和代羅西競爭，拚命用功，可是究竟比不過代羅西，一切功課，代羅西都要比他好十倍。服第尼不服，總嘲笑代羅西。卡洛那比斯也在心裏嫉妬代羅西，服第尼卻表出在臉上，聽說他在家裏，會批評老師的不公平呢。每次代羅西很快地答出老師的問題，他總板着臉，垂着頭，裝作不聽見，還要故意嘲笑他。笑的模樣很難看，所以大家都知道只要老師一稱讚代羅西，大家就去看服第尼的苦笑，那時候『小石匠』便裝鬼臉給服第尼看。

今天，服第尼卻弄得很難為情。校長先生到教室裏來報告分數：

『代羅西一百分，優等獎。』他正說着，服第尼鼻裏哼了一聲，校長先生看到他那副神情，就悟到了說：

『服第尼！不要讓嫉妬的蛇！住在你的身上，這蛇是要咬你的頭腦，壞你的心胸的。』

除了代羅西，大家都對服第尼看。服第尼像要想回答什麼話，可是到底說不出來，臉孔鐵青，

身體像石頭一樣地不動。等老師上課的時候，他用紙片寫着大字說：

『我們不羨慕那因為不公平而獲得一等賞的人。』

這是他寫了給代羅西的，坐在代羅西近旁的人，都竊竊私語，有一個孩子竟用紙做了一塊大賞牌，在上面畫了一條黑蛇，服第尼全不知道。老師因事暫時出去的時候，代羅西近旁的人，都離座立起，要想將那紙賞牌去送給服第尼。一時教室中充滿了殺氣。服第尼氣得發抖，忽然，代羅西說：『把這給我！』便將紙賞牌取來撕得粉碎。恰巧老師回來，繼續上課。那時服第尼臉漲得火紅，把自己所寫的紙片，搥爛塞入口袋，嚼爛唾在椅旁，下課後，服第尼好像神經失常，經過代羅西的位旁，掉落了吸水紙，代羅西替他好好地拾起，放入皮包，並且結好了袋紐。服第尼羞愧得無地自容。

## 弗蘭第君的母親

二十八日 星期六

服第尼仍舊沒有改去脾氣，昨天早晨宗教班上，老師在校長面前，問代羅西有沒有記牢讀本中那句句子：『無論對着那裏，我都看見你上帝。』代羅西回答說不會記牢。服第尼突然說：『我知道呢。』說了對着代羅西冷笑。這時恰巧弗蘭第的母親突然走進教室裏來，於是服第尼沒機會來背誦。

弗蘭第君的母親

弗蘭第的母親屏息而來，白髮蓬鬆，全身都被雪打得溼淋淋的，她推着那前星期被斥退的兒子進來，我們不知道將有什麼事情發生，大家都咽着唾液。可憐！弗蘭第的母親跪在校長先生面前，台聲懇求着說：

『啊！校長先生！請你發點慈悲，讓這孩子仍舊回到學校裏來！這三天中，我把他藏在家裏，若是被他的父親知道，也許會弄死他呢。怎樣好啊！求你救救我！』

校長先生似乎想引她出去，她却不管，只是流淚懇求：

『啊！先生！這孩子使我不知受了多少痛苦！若是先生知道這些，必能憐憫我吧。發點慈悲吧，我怕不能久活了，先生！死，我久已等着，但總想見！這孩子學好，才能瞑目。偏是這樣的壞孩子！』她說到這裏，嗚咽不能成聲，『——可是他確是我的兒子，總得愛惜的。——我要死不瞑目了！』校長先生！請你再一次當作救我一家的不幸，讓這孩子入學！救救我吧！看着我這苦女人的面上！』她說着，掩面失聲。

弗蘭第好儼若無其事，只是低着頭。校長先生看着弗蘭第，想了一會說：

『弗蘭第，去歸坐吧。』

弗蘭第的母親，把手從臉上放下來，懇切地感激不盡，連校長先生要說的話，也都被她遮攔住了。



她拭淚走出教室的門，又急遽地說：

『孩子，你要小心啊！——諸位！請你們大家饒他！——校長先生！謝謝你！你做了好事了！——要作好學生啊！——再會，諸位！謝謝！校長先生！再會！原諒我這個可憐的苦女人。』

她走出門口，又回頭一次，用了好像哀求的眼光，對兒子看了一眼才走，她臉色蒼白，身體有些向前彎屈，頭仍是震着，下了樓梯，就聽見她的咳嗽聲。

全級重復肅靜了，校長先生向弗蘭第看了一會，嚴肅地說：

『弗蘭第！你在那裏摧殘你的母親呢！』

我們都向弗蘭第看，那無恥的弗蘭第還嘻笑自若。

## 希 望

二十九日 星期日

顏利科，你聽了宗教的話回來，便跳伏在母親的胸前，那時候的熱情，真是可愛啊！老師和你講過很好的話呢！上帝擁抱着我們在一起，我倆從此已再不會分離了。無論我和你父親兩個人長遠，我們不必再說『母親，父親，顏利科，我再不能見你了！』那樣絕望的話來，因為我們來生還可再遇。

在這世多受苦的，在那世得到報酬，在這世多愛人的，在那世必達到自己所愛的人。在那裏沒有罪惡，沒有悲哀，也沒有死，但是要我們自己努力，才能到那既無罪惡，又無污濁的世界裏去。顏利科！這是如此的，凡一切的善行，像誠懇的愛情，對於友人的親切，和其他的高尚行爲，都是到那世界裏去的階梯，就是一切的不幸，也使你在那世界接近。悲哀是可以消罪，眼淚是可以洗去心上的污濁。今天要比昨天好，待人接物更要和善一些，你要存着這樣的心啊！每晨起來的時候，要下這樣的決心：『今天要做，無愧於心的事情，要使父親見了歡喜，使朋友老師和兄弟們敬愛。』並且要向上帝祈禱求上帝給你實行這決心的力量。

你要這樣祈禱：『我主啊！我要使自己善良，高尚，勇敢，溫柔，誠實，請你幫助我！當每夜母親吻我的時候，請使我能說這樣的話：『母親！你今夜吻着比昨夜更高尚更寶貴的孩子呢！』』

顏利科，你到來世去，要變我天使般的清潔。無論何時，你都要這樣存心，不可忘記，並且還要祈禱。祈禱的快樂，在你或許還沒有感到，做母親的看見兒子敬虔地祈禱，她將怎樣歡喜啊！我見你在祈禱的時候，只覺得實在有人在那裏俯看你，傾聽你的。這時，我能異常相信確有大慈大悲至善的上帝存在，因此，我能引起更愛你的心，能更含辛茹苦，能真心寬恕他人罪惡，平心靜氣地，去想着死時的光景。啊！偉大美善的上帝，在那世請使我再聞母親之聲，再和小孩們相會，再遇見顏利科。

——讓我抱着聖潔永生的顏利科直到永遠！啊！祈禱吧！常常祈禱，大家相愛，做着善事，使這神聖的希望，永銘在心裏，永銘在我高貴的顏利科的靈魂裏！

——母親——

希 望

## 第五卷 二月

### 賞牌授與

四日 星期六

今天，督學到校裏來，是來授與賞牌的。那督學是有白鬚著黑服的紳士，在快下課的時候，和校長先生一同走到我們的教室，坐在老師的旁邊，對了三四個學生行了一會質問。才把優等獎的賞牌授與代羅西。又跟老師和校長低聲談話。

我們心裏都在想：『受二等賞的不知是那一個？』慢慢地，督學提高聲普說：

『這次配托羅僕雷克西應受二等賞。他課外工作，功課，作文，品行，一切全很好。』大家都向僕雷克西看，心裡都代他歡喜。僕雷克西却憤然無措。

督學說：『走上前來！』僕雷克西離開坐位，走近老師的桌旁去，督學用了憐憫的眼光，打量着他那蠟色的臉，改製補綴過的不合身材的服裝，將賞牌替他懸在肩下，深情地說：

『僕雷克西今天給你賞牌，並不是因為沒有比你更好的人，也並不單只為你的才能和勤勉，這賞牌是鼓勵你的勇氣，贊賞你的孝行的。』說着，又向着我們：

『不是嗎？他是這樣的吧。』

大家齊聲回答：『是的，是的！』僕雷克西動着喉，好像咽着什麼，過了一會，用了很好的臉色對我們看，那臉上充滿了謝意。

督學再對他說：『好好地回去，要更加用功呢！』

功課完了，我們一級比別級先走出教室，走出門外，見接待室裡有着二位不速之客，那就是做鐵匠的僕雷克西的父親。他照例蒼白着臉，歪戴着帽子，頭髮長得要蓋着眼，腳顫抖着，老師見了他，向督學附耳低語，督學就去找僕雷克西携着他的手，同到他父親的旁邊。僕雷克西震慄起來，學生們都羣集在他的周圍。

督學對鐵匠說：『你是這孩子的父親嗎？』快活的語聲，好像和老朋友談話一樣。並且不等他回答，又接續地說：

『恭喜！你看！你兒子已超過了五十四個同學，得到了二等賞。作文，算術，一切全很好。他既有才能，又肯用功，將來必可造就。他心術善良，為大家所尊敬，真是好孩子！你見了總該高興吧？』

鐵匠只張着口聽着，看看督學，看看校長，一邊又去看那俯首戰慄着的自己的兒子。彷彿到了這時，才覺得自己不曾好好地待他，而兒子總是振作地忍耐着的。他不覺臉上露出茫然樣的驚訝和不堪。

的憐愛，急去抱着兒子的頭，挨到自己的胸邊。我們都在他們前面走過。我約傑雷克西在下星期四和加倫，克羅西同到我家裡來。大家都向傑雷克西道賀，有的去抱他，有的用手去觸他的賞牌，不論那個，走過他旁邊時，總有一點表示。傑雷克西的父親，驚異地望着我們，他還是將兒子的頭抱住在胸口，他兒子在那裡啜泣着。

## 決心

五日 星期日

我見了傑雷克西的猴到賞牌，不覺後悔，我還從來不爭得過呢。我近來不用功，自己固覺沒趣，老師，父，母，對我也不高興，像從前用功時候的那種愉快，現在是沒有了。以前，離開坐位去玩的時候，好像已經長久不會玩耍的樣子，總是高興雀躍着去的。現在，在全家的食桌上，也沒有從前那樣的快樂了。我心裡現着陰影，這陰影彷彿在警告我說：『這不對！這不對！』

一到傍晚，就看見許多的小孩，雜在工人羣中，從工場回到家裡去。他們身體雖然疲勞，神情却很快活。他們要想快點回去吃他們的晚飯，都急遽地走着，用了被煤熏黑或是被石灰染白了的手，大家互相拍肩談笑。他們都是從天明工作到傍晚的。還有比他們更小的孩子，終日在屋頂閣上，火爐旁

或是在水中，地下工作，只有一小片的麵包來充飢，那些孩子也很多呢。我除了勉強做四頁光景的作文以外，其他什麼都不會做。想起來真是可恥！啊！或自己既然沒趣，父親對我不高興，父親早已要責罵我了，不過因為愛我，所以還忍耐不說！父親一生辛勞，家裡的東西，那一件不是父親勞力的結果？我所用的，穿的，吃的和教我的，使我快樂的種種事物，都是父親的成績。我安然坐享，只讓父親在那裡操心勞力，不去加以絲毫的幫助。啊！不對！這真不應該！這樣子不能真使我快樂！就從今天起罷！像施帶地一樣握拳咬牙地用功吧！拚着命，夜深也不打呵欠，天明就跳起牀來吧！要不絕地鍛鍊頭腦，真實地革除惰性才對！就是病了也不要緊。工作吧！辛苦吧！像現在怠惰的生活，自己既苦，在別人也難過，決計從今天起痛改啊！工作！工作！以全副心力用功，拚着命！這樣才可再去得那愉快的遊戲和甜美的食事，這樣才可再去得那老師和善的微笑和父親親愛的熱吻罷！

## 玩具的火車

十日 星期五

今天，僕電克西和加倫一起來了。我就是見了金枝玉葉，也沒有這樣的歡喜。加倫還是初次到我家，他態度沉靜，身材雖那樣長了，還在四年級，被人看見好像是很羞愧的樣子，門鈴一響，我們都

迎出門口去，他們告訴我，克羅西的父親從美國回來了，所以他不能來。父親就去和僕雷克西接吻，又把加倫指給母親說：

『他便是加倫。他不但是個善良的少年，也是一個正直榮譽的紳士呢。』

加倫低着那平頂髮的頭，向我微笑。僕雷克西依舊掛着那賞牌，聽說，他父親仍舊開始做鐵匠工作，這五日來滴酒不入口，時常叫僕雷克西到工場去協力勞作，他和從前竟如兩人了。因此僕雷克西也很高興。

我們開始玩着。我將所有的玩具取出給他們看。僕雷克西好像看中了我的火車，那火車附着龍頭。祇要把發條一開，就自己會開動。僕雷克西因為自己從未見過這樣的火車玩具，見了只自驚異。我把開發條的鑰匙交給他，低着頭一心一意地玩。我從未在他臉上見過那種高興的容色，我們都圍集在他的身邊望着他那枯瘦的脖頸，曾有一次出過血的小耳朵，和他那向裏捲短的袖口，潮削的手臂。在這時候，我恨不得把我所有的一切玩具，書物，都送給他，就是把我自己正要吃的麵包，正在穿着的衣服如數送他，也決不吝惜。我這想伏倒在他身旁，去吻他的手。我想：『至少把那火車送他吧！』但是，又覺得應該和父親說明。我正在爲難，忽然有人把紙條塞到我的手裏來，一看，原來是父親。

紙條上用鉛筆寫着：



「僕雷克西歡喜你的火車，他是不曾有過玩具的，你不想法嗎？」

我立刻變手捧了那火車，交在僕雷克西的手中說：「這送給你了。」

僕雷克西看着我，好像莫明其妙，我又說：

「是把這送給你的。」

僕雷克西露異起來，一邊看着我的父母，一邊問我：

「但是，爲什麼呢？」

父親說：「因爲顏利利是你的朋友，將這送你當作得賞牌的賀禮，」

僕雷克西很難爲情的樣子說：

「那末，我可以拿了回去嗎？」

我們大家答他：「自然可以的。」僕雷克西走出門口時，高興得嘖嘖發振，加倫幫他把火車包在手帕裏。

僕雷克西對我說：「幾時我引你到父親的工場裏去，把釘子送給你吧！」

母親把小花束插入加倫的鈕孔中說：「給我帶去送你母親！」加倫只是低着頭大聲說：「謝謝！」他的眼光中，帶着那和善而高尚的精神。

故 曼

十一日 星期六

卡洛那比斯這孩子，就是偶然走在路的時候，和傑雷克西相觸，也要故意用手揮揮袖子。他自以爲父親有錢，一味驕傲。代羅西的父親也有錢，代羅西。却從不會以此驕人。那比斯有時想一人獨佔一長椅，討厭別人去坐，好像要玷辱他的。他目中無人，無論何時，唇間總浮着輕蔑的笑容。排隊出教堂時，若是有人踐踏着他的脚，他要大發脾氣。平常一些須小事，他也要當面詈罵，或恐嚇別人。說要叫了父親到學校裏來。其實，從前他對黃髮者的兒子罵他的父親是叫花子的時候，反被自己的父親痛責過的。我不會見過那樣討厭的學生，誰也不願跟他講話，回家的時候，也沒有人對他說『明天會』的。他忘記了功課的時候，教他的連狗也沒有，別人說了。他嫉惡一切的人，代羅西是他頂嫌惡的，因爲代羅西是級長。又因爲大家歡喜加倫的緣故，他也恨加倫，代羅西就是在那比斯的旁邊的時候。從不留心這些。加倫聽見有人告訴他那比斯在背後說他的壞話時，就說：『怕什麼，他是什麼都不知道的，不用理他。』

有一天，那比斯看見可來第戴着貓皮帽子，便輕侮地嘲笑他。可來第這樣說：

「請你暫時到代羅西那裏去，學一點禮儀。」

昨天，那比斯告訴老師，說卡拉布利亞少年踐踏了他的腳。

先生問：「他是故意的嗎？」

卡拉布利亞少年答辯：「不，無心的。」於是老師說：

「那比斯，你爲小事生氣呢。」

那比斯不服說：

「我會去告訴父親的！」

先生生氣了：「你父親也一定要派你的不對。因爲在學校裏，評定善惡，執行賞罰，全是教師之權！」說了，又和氣地繼續說：

「那比斯啊！從此改過你的脾氣，對朋友好一點吧。你也早應知道。這裏有工人的兒子，也有紳士的兒子。有富的，也有貧的，他們都親愛如手足，你爲什麼偏不肯這樣呢？要大家和你要好，這很容易的，若是大家相親相愛，你自己也會快樂起來呢。怎樣？你還要說什麼話嗎？」

那比斯依然像平時那樣冷笑地聽着，老師問他，他只冷冷地回答：「不，沒有什麼。」

老師向他說：「請坐下，多沒趣啊！你的心和木石一樣！」

傲  
慢

這事總算完了，不料坐在那比斯前面的「小石匠，」回過頭來看比斯，對他裝出一個非常可笑的鬼臉。大家哄堂大笑。老師雖然喝責「小石匠，」可是自己也不覺掩口笑着。比斯也笑了，可是難堪的苦笑。

## 工人的受傷

十五日 星期三

那比斯和弗蘭第真是一對。今天，眼看着悲慘的光景而漠不動心的，就只有他們倆，我們從學校裏回去的時候，我和父親正在看那些三年級淘氣的孩子們，伏在街路中溜冰，這時市梢，忽然跑來了許多的人，大家面有憂色，彼此低聲不知談着些甚麼。群眾之中，有三個警察，在後面又兩個人抬着擔架，孩子們都從四面聚攏來觀看，群眾漸向我們走近，看見一個皮膚青得像死人一樣的男子，躺在擔架中，頭髮上都黏着血，耳朵裏口裏也都有血，一個抱着嬰孩的婦人，跟在擔架旁邊，發狂似的哭叫着。「死了！死了！」

婦人的後面，還有一個背皮袋的男子，也在那裏哭着。

父親問：「什麼事？」據說這人是做石匠的，在五層樓上工作，跌了下來。轟聲暫時停下，聚多

人都把臉避開，我那二年級時的女教師，嚇得幾乎跌倒，由那位戴著紅鼻羽的女先生，以自己的身體支持着她。這時，有拍我肩膀的人，那是『小石匠，』他臉色嚇青，全身戰慄，這必是想着他父親的緣故了。我也不覺想起他的父親來。

啊！我可以安心在學校裏讀書。父親只是在家伏案工作，所以沒有什麼危險。可是，有許多朋友們就不是這樣了，他們的父親，有的在高橋上工作，有的在機車的齒輪間勞動，一不注意，常要有生命的危險，他們猶如沙場遠征軍人的兒子一樣，所以『小石匠』一見這樣悲慘的景象，便不自覺地慄戰起來。父親覺到這事就向他說：

『回到家裏去！立刻到你父親那裏去！你父親是安全的，快回去！』

『小石匠』一步一回頭地去了。群眾繼續在那裏走，那婦人傷心慘呼：『死了！死了！』

周圍的人安慰她：『唉！不會死的。』她也不聽見，只是披散了頭髮哭泣。

這時，忽然有怒罵的聲音：『什麼！你倒在那裏笑嗎？』

我急去看時，瞧見有一個紳士，怒目向着弗蘭第，以手杖掠落弗蘭第的帽子。

『脫帽！蠢貨！因勞動而負傷的人正在經過呢！』群眾過去了，雪地上印着長長的血跡。

囚 犯

十七日 星期五

這真是今年一年中最可驚異的事：昨天早晨，父親領我同到麥卡釀亞里(Moncoielli)的郊去，去尋借避暑的別墅。管別墅門鑰的是個學校教師，他引導我們去看過別墅以後，又讓我們到他的屋裏去吃茶。他桌上放着一個雕刻奇妙的圓錐形的墨水瓶，父親注目地看着，道先生說：

『這墨水瓶在我看是個寶物，你可要知道它的來歷嗎？』他繼續告訴我們下面的話：

他說：『數年之前的二個冬天，他在秋林時，曾在監獄裏擔任教囚犯的書。上課的地方，在監獄的禮拜堂裏，那禮拜堂是個圓形的屋子，牆上有許多的小而且高的窗口，窗口都閉着鐵柵，窗的裏面各有一間小室，囚犯便站在各自的窗口，把筆記簿攤在窗檻上讀書，那先生便在陰暗的禮拜堂中，來往的上課。室中很暗，除了那些囚犯鬚髮蓬鬆的臉以外，什麼都看不見，在這些囚犯之中，有一個七八號的，比其餘的人特別用功，他感謝先生的教導，他是一個黑頭的壯年漢子，他不是惡徒。實是一個不幸者。他原是個小木匠，因為在憤怒時，把鉋子投擲一個虐待他的主人，不意誤中頭部，致命而死，因此判了幾年的徒刑，他在三個月中，學會了讀寫，每日讀着書。學問進步，性情愈好，已覺悟到自己的罪過，痛悔前非。有一天，上完了課，那囚犯向先生招手，請他走近窗口去，向先生告別，

說明天就要離開秋林的監獄，被轉解到威尼斯的監獄裏去。他用深情的親切的語聲，請先生讓他一觸先生的手。先生伸過手去，他就吻着，說了一聲『謝謝。』先生縮回手時，手上還沾着眼淚。從此之後先生不會看見過他。』

先生說了，又繼續地說：

『六年很快的過去了，我差不多忘記了這不幸的人，不料前天，有一個不相識的人來找我，他有着黑髮，和漸花白的頭髮，粗布的衣服問着我：

『你是某先生嗎？』

我問：『你是那位？』

『我是從前七十八號的囚犯。六年前曾受過先生的教導的。先生想總還記得罷：在最後上課的那一天，先生會將手讓我接吻。我刑期已經終了，今天特來拜望，想贈一紀念品給先生，請把這收下，當作我的紀念！先生！』

我只是無言地立着，我怕我不受他的贈品罷，他望着所閃動的眼色好像在說：

『六年來的苦刑，還不足洗淨這手上的不潔嗎？』

他眼光裏充滿了痛苦，我便伸手接受了他的贈品，就是這個。』

囚 犯

我們留心地看着那墨水瓶。彷彿是用釘子鑿刻的，真不知費了多少心血！蓋上雕着鋼筆擱在筆記簿上的圖案。周圍刻着「七十八號敬呈先生，當作六年中的紀念」幾個字。下面又用小字刻着「努力」和「希望。」

先生已不再說話，我們就此告別，我在回到秋林的歸途上，那立在禮拜堂小窗口囚犯的影象，他那向先生告別時的神情，和在獄中作成的那個墨水瓶，總浮動在我的心裏，當夜，便做這事的夢，到今天早晨還是念念不忘，

不料，今天我到學校裏去，又聽到意外的怪事。我坐在代羅西的旁邊，才演好了算術問題，就把那墨水瓶的故事，告訴代羅西，把那墨水瓶的由來，雕刻的花樣，和周圍「六年……」等的文字，都大略地敘述一遍。代羅西聽見這話，便跳了起來，看看我，又看看那賣野菜人家的兒子克羅西。克羅西正坐在我們的前面，背向了我們，在那裏專心演習算術。代羅西要我別多說，又拉住了我的手低聲說：

「你不知道嗎？前天，克羅西對我說：他看見過他父親在美洲所雕刻的墨水瓶了。是手工的圓錐形的墨水瓶，上面刻着鋼筆桿擱在筆記簿上的圖案，就是那個吧？克羅西說他父親在美洲，其實，在牢裏呢。他父親犯罪時，克羅西年紀還小，所以不知道。他母親大約現在也不會告訴過他。他什麼都不



知道，還是不讓他知道好啊！」

我默然地看着克羅西，這時代羅西正演好算術，從桌下遞給克羅西，附給克羅西一張紙，並且從克羅西手中取過先生叫他謄寫的每月故事「爸爸的看法者」的稿子來，替他代寫。遞把一個鋼筆尖塞在他的手裏，再去拍他的肩膀。代羅西又叫我秘密方才的話。下課的時候，代羅西急忙地對我說：

「昨天克羅西的父親，會來接他兒子回去的，今天總還來吧？」

我們走到大路口，看見克羅西的父親站在道旁，鬚髮黑色，頭髮現着蒼白，穿着粗製的衣服，臉容黯淡，彷彿正在沈思。代羅西故意地去握克羅西的手，大聲說：

「克羅西再見！」說着把手托在頤下，我也照樣地托着頤。

可是，這時我和代羅西都感到臉紅，克羅西的父親閃着親切的眼光，臉上却呈露出若干不安和疑惑。使我們自己覺得心裏寒顫。

### 爸爸的看護者（每月故事）

三月中一個春雨如絲的早晨，有一個鄉下少年，滿身泥濘，一手挾着衣包，來到耐普爾斯市某著名醫院的門口，說要看新入醫院的父親，把一封信遞給門房。少年臉龐圓潤，面色青黑，眼中好像在一

沉思着什麼，厚厚的兩唇間，露出雪白的牙齒。他父親去年離開本國，到法蘭西去做工，前天回到意大利，在耐普爾斯上岸後，忽然害病，被送入這醫院，一面寫信告訴他的女人，說自己已經返國，現因病入醫院的事。女人得信後，很是忧心，可是一個兒子正病着，還有待哺的嬰孩，不克分身，只好叫長子到耐普爾斯來探望父親。——家裏都稱爲爸爸——少年跋涉了三十里的路，才到這裏。

門房把信看了一眼，就叫了一個看護婦來，託她領着少年進去。

看護婦問：『以父親叫甚麼名氏？』

少年恐病人已有不幸，震慄地說出他父親的姓名。

看護婦一時記不起他所說的姓名，再問：

『是從外國回來的老工人嗎？』

少年就心地說：『是的，他是工人，但是不十分老的，剛從外國回來。』

『幾時入院的？』

少年看了信上的日期說：『五天以前。』

看護婦想了一會，好像恍然記起說：『是了，是了，在第四號病室中一直那面的牀位裏。』

少年焦急地問：『病得很利害嗎？現在怎樣？』

看護婦望着少年不答，祇說：『跟我來吧！』

少年跟她上了樓梯，到了長廊盡處一間很大的病室裏，其中病牀分着左右二排，看護婦說：『請進來。』少年鼓着勇氣進去，但見左右的病人，都臉色鐵青骨瘦如柴地躺着，有的閉着眼睛，有的向上凝視，又有像小孩一樣地哭泣着。薄暗的屋中，充滿了藥氣，兩個看護婦拿着瓶，在穿來穿去。

他到了室的一角，看護婦立住在病牀的前面，扯開帳子，說：『就是這裏。』

少年流出淚來，急把衣包放下，將臉靠近病人的肩頭，一手去握那露出在被外不動的手。病人彷彿毫無感覺。

少年起立了看着病人的狀態，又哭泣起來。這時病人忽然張開眼，看着少年，似乎有些知覺了。

可是仍不開口。病人很瘦，看去幾乎已辨不出是不是他的父親，頭髮也白了，鬚鬚也長了，臉孔腫脹而青黑，好像皮膚要破裂似的。眼睛縮小了，嘴唇也加厚了，差不多全不像從前的父親，只有面容和眉宇，還似乎有些像父親。呼吸非常微弱，少年叫說：

『爸爸！爸爸！是我呢，不知道嗎？我是西西洛(Celio)呢！母親自己不能分身，叫我來迎接你的。請你向我看。你不知道嗎？說句話給我聽聽啊！』

病人對少年看了一會，又把眼睛閉上。

『爸爸！爸爸！你怎麼了？我便是你的兒子西西洛啊！』

病人仍然不動，呼吸艱難。少年哭泣着，把椅子拉進去，坐着等待。眼睛停在父親的臉上。他想：『醫生總快來了，他可以告訴我一切吧。』一邊獨自悲哀地沈思，想起關於父親的種種。去年送他下船，在船上分別的光景，他說賺了錢回來，和全家歡樂地等待到現在的情形，接到病信後母親的焦慮，再想到若是父親死去的狀態。甚至父親死後母親穿了喪服，全家哭泣的樣子，也閃現在心中。正沈思間，覺有人用手輕輕地拍他的肩膀，驚去看時，原來是看護婦。

他很急地問：『我父親怎麼了？』

看護婦和善地反問：『這是你的父親嗎？』

『是的，我來服伺他的，我父親害的是什麼病？』

『她說：別耽心，醫生就要來了。』說完走開了。

半點鐘後，鈴聲一響，醫生和助手從那面走來，後面跟着兩個看護婦。醫生依照病牀的次序，一一地診察過去，費去不少的時候。醫生越走越近，越加重西西洛的憂慮，醫生終於診察到了隔壁的病牀了。醫生身材很長，背微彎，是個誠實的老人。西西洛不等他過來，就站起身來，等到醫生走到他身旁，他禁不住哭了。醫生向他注視。

看護婦說：『他是今晨從鄉下趕來，是這位病人的兒子。』

醫生一手搭在少年的肩上，俯對病人，檢查脈搏，又摸着額額，向看護婦問了經過狀況。

便對看護婦說：『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變動，仍舊照前調理他吧。』

少年鼓了勇氣含淚問道：『我父親怎樣？』

醫生將手按着少年的肩：

『不要擔心！他臉上發了丹毒，雖然很利害，但總有希望。請你小心照顧他！有你在旁邊，那好極了。』

少年傷心地說：『但是，我跟他說話，他一些都不明白呢。』

醫生安慰他說：『如果到了明天，他便會認識你的。總之，病是應該有救的，請別傷心！』

西西洛還想問話，只是說不出來，醫生就走了。

從此，西西洛就一心服伺他爸爸的病。他不會別的，有時替病人整頓枕被，有時常用手去摸病體，有時趕去蒼蠅，有時病人吟呻的時候，去看他的臉。看護婦送湯藥來時，就拿了調匙，代為灌餵。病人常張眼來看西西洛，彷彿仍不明白，可是每次注視他的時間，覺到漸漸地長了。尤其是在西西洛用手帕遮住了眼哭泣的時候。

這樣過了一天晚上，西西洛拿兩隻椅子，拼成了牀，在屋角睡了，天亮就起來看護。這天病人的眼色好像有些知覺，西西洛安慰着他，病人眼光中露出似乎感謝的神情。有一次竟把口唇微動，好像要說什麼話，又暫時昏睡去了，忽又張開眼來查看護他的人。醫生來看過兩次，也說覺得好些了。傍晚西西洛將茶杯拿近病人嘴旁去的時候，他的唇間已露出微微的笑痕。於是西西洛自己也高興了些，把母親和姊妹們的事情，以及平日盼望爸爸回國的情形等，都告訴給他聽，又以深切的話，勸慰病人。至於病人懂不懂，連自己也疑惑。但總繼續地和他說。病人雖然不懂西西洛所說的話，但對於西西洛的深情含淚的聲音，似乎樂聞，所以總是側耳聽着。

四天過去了，病人的病勢變好變壞，反覆不定。西西洛盡心服伺，看護婦雖每日送兩次麵包或奶油來，他只略微嗅些，除了病人以外，什麼都不管。比如病人中有人危篤，看護婦深夜跑來，訪病的親友聚在一處痛哭，那樣病院中淒涼的光景，在他也竟不留意。每天每時，他只一心對着爸爸的病，無論是輕微的吟呻，或是病人的眼色略有變相，他都要心澆。有時覺得略有希望，可以安心，有時又覺得難免失望，如冷水澆頭，左右使他陷入煩悶。

到了第五天，病人忽然沉重起來，去問醫生，醫生也搖着頭，表示無望。西西洛倒在椅下飲泣。幸而病人病勢轉重，神志卻清了許多。他熱烈地看着西西洛，且露出高興的臉色，別人餵他藥物飲食

也都不肯吃，一定要西洛，他有時口唇也會動，似乎想說什麼，西洛瞧見病人這樣，就去攥住他的手，高興地說：

『爸爸！好好地，就快全愈了！快要回到母親那裏去了！快了！好好地！』

這下午四時光景，西洛仍在那裏獨自流淚，忽然聽見室的外面有腳步聲：

『小姐！再會！』同時又聽得這樣的話聲。這聲音使西洛驚跳起來，他勉強地抑住已在喉頭的叫聲。

這時，一個手裏纏着綳帶的人走進屋裏來，後面跟着一個看護婦，西洛立在那裏，尖銳地叫出聲來，那人回頭一見西洛，也叫了起來：『西洛！』一邊箭也似地跑過去。

西洛倒伏在他父親的腕上，情不自禁地流淚。

看護婦都圍集上來，很是驚怪。西洛仍是泣着。父親吻了兒子幾次，又望着那病人：

『呀！西洛！這從那裏說起！你認錯了別人！母親來信說，已差你來到病院。可是我等了你好久不見，我真就心啊！啊！西洛！你幾時來的？爲什麼鬧了這樣的錯誤？我已全愈了，母親好嗎？孔塞德拉（Concepcion）呢！小寶兒呢？她們怎樣？我現在正退院哩！大家回去吧！啊！天啊！誰知道竟有這樣的事！』

『西西洛想說家裏的情形，可是竟不能出聲。』

父親說：『啊！快活！快活！我病中經過很危險的時期呢！』又不斷地吻着兒子，可是兒子木立不動。

父親又說：『走吧！夜裏還可到家裏呢。』說着，要想拉了兒子走，西西洛回顧那病人。

父親怪異了催促着：『什麼？你不回家嗎？』

西西洛又回顧病人，病人也張大了眼，望着西西洛。這時西西洛從心裏流出這樣的話來：

『不是，爸爸！請等一會！我現在不能回去！那個老年人，我在這裏住了五天，將他當作爸爸一樣地服伺。我可憐他，你看他在那樣地看着我啊！一切藥物東西都是我僥他喫的。他不能沒有我。他病得很危篤，請等待我一會，我無論如何，今天是不能回去的。明天回去吧，等我一等。我不能丟了他。你看，他在那樣地看我呢！他不知是那裏人，我一走，他便孤伶伶地死在這裏了！爸爸！請暫時讓我再留一會吧！』

旁邊的人都說：『好極了，小孩子！』

父親一時猶疑不決，看看兒子，又去看看那病人。問旁邊的人：『這位是誰？』

『也是像你一樣的鄉下人，才從外國回來，恰巧和你同日進院的。送來的時候，已人事不知，也



不會說話。大概家裡的人在遠處，他把你的兒子，當作自己的兒子呢。

病人仍是看着西洛。

父親向他兒子說：『那末，你留着吧。』

看護婦低聲地說：『那病人也不久人世，不必久留呢。』

父親說：『留着吧！你真好！我先回去，好叫母親放心。這兩塊錢給你作零用。那末，勇敢的孩子，再會！』說畢，吻着兒子的額便出去了。

西洛回到病牀旁邊，病人彷彿安心了，西洛仍舊服伺他，可是已經不哭了，熱心的忍耐，仍不減從前。那些邇藥，整理枕被，用手去撫摸，用言語來安慰，這些事他都做。從日到夜，一直陪伴在旁。到了次日病人漸形危篤，呻吟苦痛，熱度驟增。黃昏時醫生來診，說恐怕難過今夜。西洛越加注意，眼不離病人；病人也只管望着西洛，有時口唇動着，像要說什麼話。眼色有時也很和善。只是瞳孔漸漸縮小，而且昏暗起來。西洛那夜衣不解帶，天將明的時候，看護婦來，一看病人的光景急忙跑去。過了一會，助手就帶了看護婦來。

助手說：『已在斷氣了。』

西洛向病人握手，病人張開眼對西洛看了一眼。便瞑目了。

爸爸的看護者

這時西西洛覺得病人緊握着他的手，喊叫着說：『他緊握着我的手呢！』

助手俯下身去，觀察着病人，不久又復仰起。

看護婦從牆上取下耶穌的十字架像來。

西西洛叫着說：『他死了！』

助手說：『回去吧，你慈悲的工作已經完了。你這樣的人，必蒙神佑，將來應得幸福。再見！』看護婦把供養在窗上的紫羅蘭花取下，交給西西洛，

『沒有可以送你的東西，請拿了這花去，當作這醫院的紀念吧！』

西西洛道謝，一手接了花，一手拭淚：『但是，我要走遠路呢，花要枯萎的。』說着，將花分散在病牀的四周。

『把這留着當作紀念吧！謝謝，阿姐！謝謝，大夫！』又向着死者：

『再見！……』正出口時，忽然想到怎樣叫他？躊躇了一會，那五日來叫慣的稱呼，不覺就脫口而出：

『再見！爸爸！』說着，手挽衣包，忍着疲勞，又倦又慚地出去。那時天已亮了。

## 鐵工廠

十八日 星期六

昨晚僕雷克西來約我去看鐵工廠，今天我和父親出去的時候，父親就領我到僕雷克西父親的工廠裏去。我們將到工場，看見加洛飛挾着紙包從內跑出，衣袋裡滿藏着東西，外面用大衣罩着。哦！我現在才知道了加洛飛常用碎鐵末去掉換舊紙，原來是從這裡拿了去的！走到工廠門口僕雷克西正坐在瓦磚堆上膝下放着書在用功呢。他一見我們。就立起招呼引導，工廠寬大，裡面到處都是炭和灰，還有各式各樣的東西，像錘子鉗子鐵棒和舊鐵等類。屋的一角燃着小小的爐子，有一個少年在拉風箱，僕雷克西的父親站在鐵砧面前，另外一個年青的漢子，正把鐵棒插入爐中。

那鐵匠一見我們，脫帽說：

『難得請過來，這位就是送小火車的哥兒！想看看我的工作嗎？就做給你看。』說着微笑。再也看不見以前那種怕人的神氣，和兇惡的眼光。那時年青的漢子將赤紅的鐵棒取出，鐵匠就在砧上敲打起來，所做的攔干的彎鐵條，用了大錘，把鐵向各方移動，各方敲打。一瞬間，那鐵棒就彎成花瓣模樣，熟練的手段，真可佩服。僕雷克西很得意地向我們看。好像在說：『你們看！看我父親的工作啊！』

！鐵匠作成這以後，拿給我們看。

「哥兒！你可知道怎樣做法了吧？」說着，把這放在旁邊，另取新的鐵棒插入爐裏。

父親說：「做得真好！你這樣工作，已恢復了從前的元氣了吧？」

鐵匠微紅着臉，拭着汗：

「我恢復了從前一樣的工作了。誰教我能改到這地步呢？」

父親似乎一時不明白他的問話，鐵匠用手指着他自己的兒子：

「全然是這勇敢的孩子，做父親的只管自己喝酒，待他像狗一樣，他却用了功恢復父親的名譽，

當我看見那賞牌的時候——喂！我的孩子，走過來給你父親看看！」

僕雷克西跑近父親的身旁，鐵匠將兒子抱到鐵砧上，握着他的兩手說：

「喂！你這傢伙，給你父親的臉揩拭一下！」

僕雷克西去吻他父親墨黑的臉孔，自己也惹黑了。

「好！」鐵匠說着，把兒子重新從砧上抱下。

我父親高興地說：「真的！這真好呢！僕雷克西！」

我們辭別了鐵匠父子出來，僕雷克西跑近我，說了一句「對不起！」一邊將一束小釘塞入我的袋

裏。我請他在謝肉節 (Carnival) 的一天，到我家裡來玩。

我們到了街路上，父親跟我說：

你會把那火車送給僕雷克西，其爹，即使那火車是金的，裏面裝滿了珍珠，對於那孩子的孝行，還輕輕微呢！』

## 小小的賣藝者

二十日 星期一

謝肉節快完了，市上非常熱鬧。到處的空地裏，都搭着戲法或說書的棚子。我們的窗下，也有一個布棚是從威尼斯來的馬戲班，帶着五匹馬，在這裏賣藝。空地的中央，設着棚，棚的一旁停着三部馬車。賣藝的起居都在這草裏。彷彿是附有輪子的三間房子。馬車上各有窗子，也各有煙突，不斷地買着煙。窗口晒着嬰孩的衣服，那些女人，有時抱着嬰孩哺乳，有時做飯。有時還要作走繩的表演。平常我們說起變戲法的，好像不當他們是人，其實，他們把娛樂供給人們，過着很正直的日子哩啊！他們是怎樣的勤苦啊！在這樣的冷天，在布棚和馬車間奔走，終日只着了一件汗衫，還要等到休息的時候，才能立着身子喫一兩口食物。棚裏觀客聚集以後，如果一時起風，把繩吹斷或是把捲吹黑，那末：

自己倒彀！他們要付還觀衆的戲資，謝去觀衆，再連夜修好棚子。這班戲法班中有兩個小孩。那較小的  
一個，在空地裏行走的時候，我父親看見他，知道他是這班班頭的兒子，去年在維多利亞愛嗎奴爾館  
乘馬寶藝，我們曾看見過他。現在他已經大了許多，彷彿有八歲了吧。他戴着圓錐形的帽，露出聰明  
的圓臉，墨黑的頭髮小丑打扮，上衣的袖子是白的，衣上繡着黑的花，脚上是布鞋子。他是一個高興  
的小孩，大家都喜歡他，他一切全會做。早晨起來，披了圍巾去拿牛乳，從橫巷那邊臨時租借的馬房  
裏牽馬，管嬰孩，撥鐵圈，踏凳，棍棒及線網的表演，掃除馬車和點燈，這些他都能够。閒空的時候，  
却只纏在母親的身邊。我父親時常從窗口去看他。也常常提起他。他的兩親很愛他，模樣也不像  
流落的走江湖的。

晚上，我們到棚裏去看戲法，這天很冷，觀客不多。那孩子非常賣力，要想使這少數的觀客高興，  
有時從高處飛躍，有時拉住馬的尾巴，有時獨自走繩，一邊在可愛的黑臉上浮着微笑地唱歌。他  
父親穿着紅色的短衣，白色的長褲，長筒的靴子，拿着鞭，看着自己的兒子玩把戲，彷彿臉上有說不  
出的難過。

我父親很可憐那小孩子，第二天畫家代力斯 (Doris) 來訪，和他談起：

『他們一家真是拚命工作，可是生意不好，度日維艱。尤其是那小孩子，我很喜歡他。可是沒有

幫助他們的方法啊！』

裘家拍着手說：

『我想到了一個絕妙的方法！請你寫些文章寄到格射諦報(Cassette)上去，你是個能做文章的，可以諷刺地描寫那小藝人的絕藝，我來給那孩子畫肖像罷，格射諦報是沒有人不看的，他們的生意一定就興隆起來。』

於是，父親拿筆作文，紀述我們窗口所看見的情形，加以有趣的描寫。裘家又畫了一張栩栩如生的肖像，登入星期六的晚報；第二天的日戲，觀客居然大增，場中幾無容足餘地。觀客手裏都拿着格射諦報，有的指給那孩子看，孩子高興雀躍，班頭也很是快活，因為他們的名氏，一向不會被登入報裏。父親坐在我的旁邊，我在觀客中，看到很多的相識者，體操先生立在近馬的入口，他便是那位會在加里波的將軍部下的。『小石匠』在我的對面，仰着小圓臉，靠在他那身材高大的父親身旁。他看見我，立刻裝出鬼臉來。加洛飛坐在那面，正屈指在那裡計算觀衆和戲資的數目，那可憐的羅佩第在我們近旁，倚在他父親砲兵大尉的身上，膝間放着拄杖。

把戲開場了。那小藝人在馬上。踏凳上，繩上，表演各種絕技。他每次飛躍下地。觀客拍手贊賞，有的去摸他的小頭的，別的藝人，也互相獻出種種本領，可是觀客的心目中，只記着那小藝人，他不

出場的時候，觀客們便索然寡味。

過了一會，立在馬的入口處的體操先生，附着班頓的耳朵，在那裏低語，又尋人一樣地把眼四顧，終而看着我們，大約他在告訴班頓，那新聞記事投稿的人吧。父親似乎怕感謝的麻煩。對我說：

『顏利科我要出去，在這裏看吧。我在外面等你。』他出場去了。

那孩子和他父親談了一會，又來表獻本領，他立在飛奔的馬背上，裝出拜神水手，兵士和走繩的樣子來，每次經過我的面前時，總用眼望我，一下了馬，就拿了小丑的帽子，繞場環走，觀衆中，有的投錢在裏面，也有投給果物的，我等他來到，想投兩個銅元，不料他走到我的近旁，不但不把帽子拿出，反而縮了回去，只望着我走過去了。我看他這樣，心裏很不高興，他爲什麼這樣呢？

把戲完畢，班頓向觀客道謝後，大家都起身擁出場外。我被擠在群衆中，正出場門的時候，覺到有人拉我的手，回頭去看，原來就是那小藝人。他小小的黑臉上，垂着黑髮，向我微笑，手裏滿捧着果子。我見了他的樣子，才明白他的意思。

他用土語向我說：『你肯賞一點臉嗎？』

我點了點頭，拿了三四個。

『他又說：請讓我吻你一下！』



『請吻我兩下！』我擰過頭去，他拭去了自己臉上的白粉，手腕圍住我的頭頸，在我頰上吻了兩次，並且說：

『還有一個吻，請你帶給你的父親！』

### 謝肉節的末日

二十一日 星期二

今天化裝賽會的遊行，發生了一件非常悲慘的事情，幸而結果沒有什麼，不會成了意外的不幸。有許多用各色花朵裝飾的人，聚在聖卡羅(San Carlo)的空地中，各色各樣的化裝隊往來巡遊，像裝飾成樹的馬車，小小的舞臺，乘着小丑，兵士，厨司，水手，牧羊婦人等的船，令人目不暇接。喇叭聲，鼓聲，響着，幾乎要把人的耳朵震聾。馬車中的化裝隊，有的飲了酒在跳躍，有的跟行人或在牆上望着的人攀談，同時，跟他們說話的人，也高聲呼喊，有的投果物給他們。馬車上和群眾的頭上，祇看見一片飛揚的旗幟，閃爍的帽子，顫動的帽羽，和搖搖擺擺的厚紙蓋。大喇叭和小鼓的聲音，幾乎鬧得天翻地覆，我們的馬車入空地時，恰好有一部駕着四匹馬的馬車，在我們前面。馬上帶着金鑲的馬具裝飾着紙花。車中有十四五個扮成法蘭西貴族的紳士，穿着光輝的綢衣，戴着白髮的大假面，

和有羽毛的帽子，腰間掛着小劍，胸間垂着花邊和流蘇。模樣很是好看。他們齊聲唱着法蘭西歌，把果子投擲群眾，群眾都拍手喝起彩來，

這時，有一男子，突然從我們的左邊過來，兩手抱着一個五六歲的女孩，高高地擎出在群眾的頭上，那女孩泣不成聲，全身發抖，兩手顫慄，男子擠向紳士們的馬車旁去，車中一個紳士，把身前屈來望他，他便大聲說：

『這小孩，是迷路的。請你接了她，將她高擎起來。她母親大概就在這近旁吧，就會看到她，這是唯一的辦法！』

紳士接過小孩去，另外的紳士們停止了唱聲，小孩拚命地哭着，紳士除了假面，馬車緩緩的前進，我們在事後聽說，這時空地的那一邊，有一個貧窮的婦人，發狂也似地擠在群眾之中。哭喊着，『瑪利亞瑪利亞我的女兒不見了！她被拐去了！她被人踏死了！』

她這樣狂哭了好一會。只在群眾之中。擠來擠去。

車上的紳士。將小孩抱住在他用花邊流蘇裝飾着的胸懷裏。一邊眼向四方環看。一壁逗誘着小孩，小孩正不知自己落在那裏，用手掩住臉傷心地哭泣。紳士的心。更爲泣聲所感動，焦急得很。另外的紳士們，想把糖果橘子等給小孩，小孩卻用手推拒，哭得更厲害。

紳士向群眾叫着說：『去尋她的母親啊！』大家都向四方留心，總不見有像她母親的人，一直到了羅馬街方才看見有一個婦人。向馬車方面追趕過來。啊！我真不會忘記那時的光景，那婦人已不像人的樣子，髮也亂了，帽子也歪了，衣服也破了，喉間發一種怪異的聲音，——差不多分辨不出是快樂，還是苦悶的聲音，她奔近車前，突然伸出兩手，想去抱那小孩，那時馬車也停止了。

紳士說：『在這裏呢。』便將小孩吻了一下，交給她母親的手裏。母親發狂似的抱過去，貼緊在她的胸前，可是小孩的一隻手，還放在紳士的手裏。紳士從自己的右手上，脫下一個鑲寶石的指環來，很快地套在小孩的指上：

『拿了這東西，當作你將來的嫁妝罷。』

那做母親的呆了，化石般的立着。四面響着群眾的喝彩聲，於是紳士重新戴上假面，同伴們又唱起歌來，馬車緩緩地從拍手喝彩聲中前進。

## 盲童

二十四日 星期五

我們的老師害了大病，代課的是五年級的老師。這位老師，從前曾做過盲童學校裡的教師，在校

中年紀算他最大。頭髮白得像棉絮作成的假髮，說話的音調子，好像在唱着悲歌。可是，講話很巧妙。並且熟悉世故人情。他一走進教室，看見一個眼上縛着繃帶的孩子，便走近他的身旁，問他怎麼了。

他這樣說：『要留心眼睛！我的孩子啊！』於是代羅西問老師：

『聽說老師曾在盲童學校裏教過書，真的嗎？』

『哦，會教過四五年。』

代羅西低聲請求：『可以告訴我們那裏的情形嗎？』

先生歸到自己的位上。

那時可來第大聲說：『盲童學校在維亞尼塞街呢。』

先生於是靜靜地開口說：

『你們說『盲童，盲童，』好像不當什麼事。你們能真了解『盲』字的意義嗎？請想想看！眼睛盲了！什麼都瞧不見，不分白天和黑夜，也不知道天的顏色，太陽的光，自己父母的面貌，和在自己周圍的東西，日常接觸的東西，說起來真好像他們一出世，就被埋在土裏，永久迷在黑暗之中。啊！你們暫時閉住眼睛，試想像想像一生如此的情境看！這樣，你們就會覺得心裏難過和恐怖起來吧！覺得如果盲目，當然無論怎樣也忍耐不住，要哭泣起來，或是發狂而死吧！雖然如此，可是你們初到盲

童學校去參觀，在休息時間中，也可看見這些盲童，散在各處弄凡華鈴，奏笛，上下樓梯，在廊下或廳室中奔跑大聲地互相談說，彷彿他們的境遇，並不是怎樣不幸的。其實，不用心細察，決不會明白他們的真況的。他們在十六七歲的時期中，年少氣盛，好像不甚以自己的殘廢爲苦痛的。可是我們見了他們那種矜耀自信的神氣，越可知道他們將要歷盡苦痛，才能覺悟自己的不幸。其中也有可憐地青着臉，彷彿已覺悟到自己的不幸，他們雖已覺悟，臉色更令人可憐，我們一定可以想到他們飲泣的時候。啊！諸位，這些盲人中，有的只患了二三天的眼病，就成了盲人，也有經過幾年的痛苦，受了痛苦的手術，結果仍舊盲了的。還有，出世就盲的，這竟像是生在茫茫的黑夜裏，完全如在大墳墓中生活。他們不會見過人的臉是怎樣，你們試想：他們一想到自己和別人的差別，自己問自己『爲甚麼有差別？啊！如果我們眼睛能看見……』的時候，將怎樣苦痛啊！怎樣煩悶啊！

我在盲童中過了幾年生活，我永不忘記那些永遠閉鎖着眼的無光明無歡樂的孩子們。我現在見你們，覺得在你們之中，無論那一個，都是很幸福的。試想：在意大利全國，有二萬六千個盲人——有二萬六千個不能見光明的人啊！知道嗎？如果這些人排了隊，經過窗口，要費四點鐘的光景呢！

老師說到這裏，把話停止了。教室肅靜。代羅西：問『有人說：盲人的感覺，比一般人靈敏，真的嗎？』

老師說：

『是的，他們眼以外的感覺，是很靈敏的。因為無眼可用，於是用別的感覺，來代替眼睛，當然是特別熟練了。天一亮，寢室裏的一個盲童便問：『今天出太陽吧？』那最早穿好了衣服的人，立刻跑出庭中，用手在空中查察有沒有日光之後，回來告訴大家說：『有太陽的。』盲童還能聽了話聲，辨別出說話者的高矮來。我們平常都是從眼色上去看別人的心，他們却能因了聲音，就會知道。他們能把人的聲音，記憶好幾年，只要有一個人在一室之中說話，其餘的人雖不作聲，他們也能辨別出室中的人數。他們拿着食匙，便知他的亮光和黑暗，女孩子能分別染過的毛線。和沒有染過的毛線。他們排成二排，在街上走的時候，用鼻子嗅出什麼商店。地鴿子旋着的時候，他們只聽了它的叫聲，便能一直過去捉到手裏。他們能旋環子，跳繩，用小石地堆築房屋，採紫羅蘭，用了各種的草，很巧妙的編席或籃子。——他們的觸覺練習得這樣敏捷，觸覺就是他們的視覺。他們最喜探摸東西的形狀。領他們到工業陳列所去的時候，那裏是許可他們摸索一切的，他們就高興地跑過去，捉摸那陳列的幾何形體，房屋模型，各種的樂器。他們以驚喜的神氣。從各方面去撫摸，有時把它翻身，查探構造的式樣。這在他們叫做『看。』』

加洛飛把先生的話打斷，插嘴問盲人是不是會精細地計算的。

「自然真的。他們也學算法與讀法。他們的讀法，他們的讀本，文字是凸起在紙上的，他們用手摸了去。讀得很快呢！他們寫字，不用墨水，用針在厚紙上刺成小孔，依照那小孔排列的式樣，代表各個字母。只要把厚紙翻身，那小孔便凸出在背後，自己可以摸着讀了。他們作文。通信，數字，計算，全用這方法。他們心算很巧，這因為眼睛一無所見心專一了的緣故，盲孩很熱心讀書，一心地記熟，甚至於小學生，也能大家討論歷史或國語上的事情，四五個人坐在長椅上，彼此雖不知道對方在那裏，第一位和第三位成了一組，第二位和第四位又成了一組，大家高聲間隔地同時談話，一句也不會聽錯到旁人。

盲童比你們更注重考試，和老師也很親熱。他們能依着步聲和氣味，認識老師。只聽了老師一句話，就可知道老師喜怒的心情。老師稱贊他們的時候，都來扳着老師的手臂，高興喜樂，他們相互間有很好的友誼，大家總在一起玩耍。在女子盲童學校中，她們有各種樂器的小組，如凡華鈴組，披亞諾組，簫笛組，各自集在一起玩弄，要使他們分離，不是容易的事。他們判斷也正確，善惡的見解也明白，聽到真正善行的話，會發出驚人的熱心來。

服第尼問是不是擅長音樂。

老師說：「他們非常喜歡音樂，音樂是他們的快樂，也是他們的生命。才入學的小盲孩，已會直

立了鑼三點鐘光景的演奏，而且立刻就能學會，熾熱着心去做。如果對他們說：『你的音樂不行！』他們就很失望，因此更拚命去學習，他們仰着頭，唇上掛着微笑。紅漲着臉，深情地在那黑暗的周圍中，神往於諧和的曲調；若是見了他們那樣的神情，可知道音樂是怎樣神聖的安慰了。稱贊他可以成音樂家，他便含笑歡謝。他們中音樂最好的——凡華鈴拉得最好，或是披亞諾彈得最好的人，被大家敬愛得有如王侯。一遇爭執，就齊到他那裏，請求他評理，那些小學生，在他那裏學音樂，把他看作父親一樣，晚上就寢的時候，大家都要對他說了『晚安』才去歸寢。他們一味討論着音樂，不管夜間在牀上，日間疲勞得要打盹的時候，也仍細聲地談說樂劇，音樂家，樂器或樂隊的故事。禁止他們談書和音樂，在他們是最嚴厲的處罰，那時他們悲哀得真令人不忍加罰。他們不能缺少音樂，好像我們有限睛的人，不能缺少光明。』

代羅西要求老師，讓我們到盲童學校裏去參觀。

『去是可以去的，但是在你們小孩子還是不要去好。到了年紀大了，那時能完全了解他們的不幸，能加以同情，才可以去，他們的光景是看了可憐的。你們只要走過盲童學校前面，常可看見有小孩子坐在窗口，一點不動地浸在新鮮空氣裏。平常看去，彷彿他們正在眺望着那寬大的綠野或青山，可是一想到他們是什麼都不能見，和這美麗的自然無緣，這時你們的心也要難過起來，好像這時你們自



己也成盲人了吧。那些生出就盲了的，因為開始就未曾見過世界，倒不大痛苦，至於二三月前新盲了目的，明知如今以後，不能再見素來熟悉的事物，而且那些心中所記的可喜的印象，逐漸凋萎，自己所愛的人的面影，逐漸淡忘，便覺得自己的心，也一天一天地黑暗了。有一天，有一個盲孩，非常悲哀地和我說：『讓我的眼睛再亮一亮，再能看見我母親的臉，就是一分鐘也好，我已記不清母親的面貌了！』母親們來望他們的時候，他們就將手放在母親的臉上，從額到下，隨耳朶，處處撫摸，一邊反複地叫着『母親！母親！』不管怎樣心硬的人，見了那種光景，也要流了淚走開的！離開了那裏。覺得自己的眼睛能看，實是例外的事，覺得能看得見人面，家屋，天空，是特別的恩寵了。啊！我們見了他們，若是能發的話，誰都情願分出自己那一分的視力來，給那全班可憐的——太陽不給他們發光，母親不給他們臉看的孩子們吧！』

## 病中的老師

二十五日 星期六

今天下午，我從學校回來，順道去看看老師的病。老師的病，是因勞苦過度而起。他每日投五小時的課，運動一小時，再在夜學校擔任二小時功課，吃飯也是草率的，從朝到晚，一直工作着，沒有

休息，所以壞了身體，這些都是母親說給我聽的情形，母親在老師家的門口等我，我一個人進去，在樓梯裏看見黑髮的考縮先生，就是那位只哄嚇小孩，從不加罰的老師。他張大了眼看着我，以獅子一樣的聲音，正容地說可笑的話，我覺得可笑，一直笑到四層樓去按門鈴的時候，僕人引我走進那狹小陰暗的屋裏，我纔停止了笑。老師現在躺在室內，睡在鐵牀上，鬚髮長得蓬鬆，一手遮在眼旁，他看見了我，深情地說：

『啊！是顏利科嗎？』

我走近牀前，老師一手搭在我的肩上：

『顏利科，你來得很好！我已病得這樣了！學校裏怎樣？你們大家怎樣？都好嗎？啊！我雖不在學校裏，你們也可以好好地讀書的，是不是呢？』

我想回答說『不，』沒有說出來，先生攔阻了我的話頭，太息着說：

『是的，是的，你們都看重我的！』

我眼看着掛在牆上的許多照片。

老師問我：『你看見嗎？這些都是我二十年教過的孩子，他們所給我的。那些都是好孩子。這就是我的紀念品，我預備將來死的時候，看着這許多照片而瞑目。我的一生，是在這班勇敢淘氣的孩子

「中過去的。『你如果畢了業，也請送我照片吧！一定的吧？』說着，從桌上拿過一個橘子，放在我手裏，說：

『沒有什麼給你的東西，這是望病人的送來的。』

我凝望着橘子，不自由的悲傷起來。

先生又說：『聽我說吧，我還望病好起來，萬一不好，望你用心學習算術，因為你算術不好。要好好地用功啊！一切的事，開始時是困難的，可是有志竟成，所爲不能者，無非是缺少毅力而已。』

這時老師呼吸迫促起來，神情很苦。

先生太息地說：『我發着熱，差不多不中用了！所以望你用功算術，努力練習問題。做不出的時候，暫時休息一下再做，要一一地做，可是不要心急！勉強是不好的，不要過於拚命！快回去吧！望望你的母親！以後別來了，將來在學校裏再見吧！如果不能再見面，你要時時記起這愛着你的四年級的老師啊！』

我要哭了。

『請伸過頭來！』老師說了，自己也從枕上仰起頭來，在我髮上接吻，並且說：『可以回去了！』眼睛轉向牆壁。我飛跑地下了樓梯。因爲急於想投到母親的懷裡去了。

## 街 路

二十五日 星期六

今日你從先生家裏回來的時候，我在窗口看你，你碰撞了婦人了。走路的時候，是最要小心呀！我們在路上，也有應守的義務，既然知道在家樣子要好，那末在路上也是一樣，街路就是公衆的家呢！顏利科，不要把這忘了！在路上遇見老人，貧困者，抱着小孩的婦人，拄着拐杖的跛子，負着重物的人，穿着喪服的人，總要和平地讓路。我們應該敬重衰老，不幸，殘廢，勞動，死亡和慈愛的母親。若看見小孩被車子輾軋的時候，應去救援他，若是大人，應注意關照他，看見有小孩獨自在街上哭，要詢問他的原因，看見老人落了杖，要給他拾起。有小孩在打架，拉開他們，如果是大人，不要走近去。暴亂人們的打架，是危險的，看了自己也不覺會殘忍起來的。有人被警察縛着走過的時候，雖然有許多人集在那裏看，也不要加入張望，因為或許那人是冤枉被縛的，如果有病院的擔牀正在經過，不要和朋友談笑，因為在擔牀中的或許是臨終的病人，或許竟是葬式。不幸明天自己家裏，或許也要有這樣的人呢！遇着列成二排走過的貧兒院的小孩，要表示敬意。——無論所見的是盲人，是駝背者的小孩，是孤兒，或是棄兒，都要想到那時在我眼前經過的，是人間的不幸和慈善。如果那是

可厭可笑的殘廢者，裝作不見就是了。路上有未熄的火柴梗，應隨時踏熄，因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傷人生命。有人向你問路，你應和善地仔細告訴他。不要見了人笑，非必要勿奔跑或高叫。總之，街路是應當尊敬的。從街上行人的舉動，可以看出一國國民的教育程度。街上如果有不好的樣子，同樣地家裏決不會好的。

還有，研究市街的事，也很重要。應該熟悉自己所住着的城市。將來不得已離開這城市的時候，如果還能明白記得那地方，能一一地回憶出來，這是怎樣有趣的事啊！你的誕生地，是你幾年中的世界。你曾在故鄉，隨着母親學步，也學得第一步的知識，養成最初的情緒，尋到最初的朋友的。這地方實是生你的母親，她教過你，愛過你，保護過你。你要熟悉這市街和住民，而且要愛她。若是聽見有侮辱這市街和住民的時候，你應該加以辯護的。

## 第六卷 三月

### 夜 學 校

二日 星期四

昨晚，父親帶我去參觀夜學校。校裏燈火輝煌，有許多工人來上課。我們進去一看，校長和別的先人們，正在大發脾氣，據說方才有人投擲石子，打破了玻璃窗。校役奔跑出去，從人羣中拖住了一個小孩子。這時，住在對門的施蒂地跑來說：

『我親眼看見不是他。投擲石子的是弗蘭地，弗蘭地曾警告我說：『如果你去告訴，我要你的命。』但是我不怕他。』

校長先生說一定要斥退弗蘭地。這時，已有二三百工人來上課。我覺得夜學校是很有趣，有十二歲光景的孩子，有才從工廠回來留着鬚髮而拿書本筆記簿的大人，有木匠，有黑臉的火夫，有手上染着石灰的石匠，有髮上滿着白粉的麵包店裏的徒弟，漆的氣息，皮革的氣息，魚的氣息，油的氣息，——一切職業的氣息都有的。還有，砲兵工廠的職工，也著了軍隊樣的制服，由伍長排隊率領前來，

大家急忙歸坐，低着頭用起功來。

有的翻開了筆記簿，到先生那裡去請教，我見四五個工人，圍着那個平常叫作『小律師』的穿美服的先生，在用筆改削着什麼，有一個染坊師傅，把筆記簿點綴着紅色青色，引得那跛足的先生笑了。我的老師病已全愈，明天便可照常上課，他晚上也在校裡，教室的門是開着的，由外面可以望見一切。上課以後，那些工人，眼睛都不離書本，我真佩服他們的熱心，據校長說，他們要想準時上課，大概都不喫正式的晚餐，有的甚至於枵腹來校。

可是，那年紀小的人，經過半小時光景，就要伏在桌上打盹，有一個竟將頭靠在椅上睡去了。先生用筆桿觸動他的耳朵，叫他醒來。大人都不打瞌睡，只是目不轉瞬地張着口，留心聽講。我見了那種有鬚的人，還坐在我們的小椅子上用功，很是感動。我們又上樓去到了我那一級的教室門口，看見我的坐位上，正坐着一位鬚鬚很多的手上縛着綳帶的人，他大概是在工廠中被機器軋傷了手，卻還慢慢地寫着字呢。

最有趣的，是那『小石匠』的長大的父親，他很滑稽地就坐在『小石匠』的坐位上，手托着頤，專心地在那裏看書。這不是偶然的。據說，他第一夜到校裡來，就跟校長商量：

『校長先生！請讓我坐在我們『鬼頭』的位子里罷！』他在無論何時都稱兒子為『鬼頭』的。

父親一直陪我看到課畢，才走到街上，那時婦人們都抱了兒女，等候丈夫從夜學校出來。在學校的門口，丈夫從妻手裡抱過兒女去，把書冊筆記簿交在妻的手裏，大家一齊回家。一時街上滿了人聲，過了一會，聲音漸靜，只有校長高瘦的身影，在黑暗裡慢慢地消失。

## 打 架

五日 星期日

這是想得到的，弗蘭第因被斥退，想對施帶地報仇，有意在歸路上邀擊施帶地。施帶地每天到大街的女學校去領妹子回家，西爾維亞姊妹一走出校門，見他們正在相打，就嚇慌了逃回家裏。據說情形是這樣：弗蘭第歪戴著那毀布的帽子，跟在施帶地的後面，故意猛扯他妹子的頭髮，他妹子幾乎仰跌倒地，放聲大哭。施帶地急回頭去，見是弗蘭第，他那神氣好像在說：『我比你高大得許多，你要是惹一惹，就打倒你。』

不料，施帶地絲毫不怕，他雖較小，卻跳過去攔住敵人，舉拳打去。但是，還未打着敵人，反被敵人打得落花流水，這時街上除了女學生外，沒有別人，沒人敢去拉開他們。弗蘭第把施帶地打倒拳如雨下，一瞬間施帶地耳目受傷，鼻中也流出血來。雖然這樣，施帶地仍不屈服，怒罵着說：



『你就是殺了我，我也不饒你！』

兩人上下扭打。窗口有一個婦人叫着說：『但願小的勝！』另外有人也說：『他是保護妹子的，打呀！打得再厲害些！』又罵弗蘭第：『欺侮弱者！卑鄙的東西！』弗蘭第發狂絞扭着施蒂地。

『服了嗎？』

『不服！』

『服了嗎？』

『不服！』

施蒂地突然掀起身來，拚命撲向弗蘭第，用力將他按倒在階石上，自己在一旁騎着。

『啊！這傢伙帶着小刀呢！』旁邊一個男子叫着，跑過來想奪下弗蘭第手中的小刀。施蒂地帶着憤怒，雙手拉住敵人的手臂，咬他的手，小刀也就落下。弗蘭第的手上流出血來，恰好旁邊許多人，拉開二人，弗蘭第狼狽地逃走。施蒂地滿臉都是傷痕，一目漆黑，一邊帶着戰勝者的矜誇，立在哭着的妹子身旁。有二三個女孩子，替他拾集着散落在街上的書冊和筆記簿。

旁人贊賞着說：『偉大啊！保護了妹子了。』

施蒂地把書包看成比相打的勝利還重。細細地查查那書冊筆記簿等，看有沒有遺失或破損的。他

用袖把書拂過，又把鋼筆的數目點過，仍藏在原處，然後像平常的那樣平寧莊重地，向妹子說：

『快回去罷！我還有一個算題未做呢！』

## 學生的家長

六日 星期一

施蒂地的父親，憑自己的兒子再過着弗爾第那樣的事，今天自己特來迎接。其實，弗爾第已被送進感化院去，不會再出來了。

今天學生的父母來的很多。可來第的父親也來，他的容貌，很像他的兒子，身材瘦小敏捷，頭髮挺硬，上衣的鈕孔中掛着勳章。我差不多完全認識了同學的父母。有一個彎了背的老婦人，雨傘無阻的，領了在二年級的孩子，每天總到學校裏來走四次。她替孩子穿脫大衣，整好領結，拍去灰塵，整理筆記簿，彷彿在這位老婦人，除了這個孩子以外，對於世界。已別無指望。還有，那被馬車碾傷了脚的羅佩第的父親砲兵大尉，也是常來的。羅佩第的朋友在放學回去時去抱羅佩第，他父親就去攬抱他們，當作答禮。如果是一個著粗布衣服的窮孩子。更非常愛惜，向着他們道謝。

其中，也有很悲哀的事：有一個紳士，本來每天領了兒子來校，他因為死了一個兒子，一個月來

只叫汝傑代理伴送，昨天他偶然來校，見了亡兒的朋友，便躲在屋角裏，掩面流淚，被校長看見，就拉了他的手，同到校長室裏去了。

父母之中，有的能完全記着自己兒子朋友的名氏。隔壁的女學校或中學校的學生們，也有領了自已的弟弟來的。有一位紳士，以前曾做過大佐，他看見學生們有書冊筆記簿掉落，就給他們拾起。我們在校裏，時常看見有衣服華美的紳士們，和頭上包着手巾或是手上拿着籃的人，大家談着校裏的事，說什麼：

『這次的算術題目不容易啊！』

『那個文法課，今天是教不完了。』

同級中有一個學生害病，大家便都知道。病一全愈，大家都高興，今天那克羅西的賣野菜的母親身邊，圍立着十個人光景的紳士及職工，探問和我弟弟同級的一個孩子的病狀。這孩子就住在賣菜的附近，正患危險的病呢。在學校裏，無論什麼階級的人，都成了平等的友人了。

## 七十八號的犯人

八日 星期三

七十八號的犯人

昨天午後，見了一件令我感動的事。這四五天來，那個賣菜的婦人，總敬愛地看代羅西，這因為代羅西自從知道了那七十八號的犯人和墨水瓶的事。就愛護那賣菜的婦人的兒子克羅西——那個一手殘廢了的紅頭髮的小孩——在學校裏的時候幫助他，指教他所不知道的，或是送他鉛筆和紙張。代羅西很受感於他父親的不幸，所以待克羅西像自己的弟弟一樣。

這四五天中，賣野菜的母親，見了代羅西總是釘着眼睛看他。這母親是個善良的婦人，爲着兒子的生存而工作。代羅西是個紳士的兒子，又是級長，他竟能那樣愛護自己的兒子，在她眼中看來，代羅西已成了王侯或是聖人一樣。她每次注視着代羅西，好像要說什麼話，而又不好意思出口的樣子，到了昨天早晨，她畢竟在學校門口，叫住代羅西這樣說：

「哥兒，請你答應我。你那樣愛護我的兒子，可以收受我這窮母親的紀念物嗎？」她說着，從菜籃裏取出裝璜可愛的小果子盒來。

代羅西臉上漲紅，明白地謝絕她說：

「請給了你自己的兒子吧！我是不受的。」

那婦人很是難爲情，支吾地分辯着說：

「這不過是一點小意思，幾塊小方糖呢！」

代羅西仍舊搖著頭說『不。』

於是那婦人赧然地，從籃裏取出一束蘿蔔來：

『那末，請你受了這個吧！這是新鮮的——請送給你的母親！』

代羅西微笑着：『不，謝謝！我不要什麼。我願盡力幫克羅西的忙，但是不敢受什麼報酬，謝謝

！』

那婦人很慚愧地問：

『你是不高興嗎？』

『不，不。』代羅西說了笑着便走。

那婦人高興得很，自言自語說：

『呀！這樣漂亮的好孩子，我從沒見過呢！』

我們以為這事，總這樣完了，不料到下午四點鐘光景，做母親的不來，來了他那瘦弱而臉有戚容的父親。他叫住了代羅西，彷彿以為代羅西已經知道了他的秘密，儘望着代羅西又輕微又溫和地對他說：

『你愛護我的兒子，為什麼竟那樣地愛護他呢？』

七十八號的犯人

代羅西險紅得像火一樣，他大概想這樣說：

『我因爲他的不幸，所以愛他，也因爲他父親的不幸，他父親忠實地償了誤殺的罪，是一個有真心的人。』可是他究竟沒有說出這話的勇氣。大約是他眼見着會殺過人，會坐過六年監牢的犯人，不免心中難堪吧。克羅西的父親似乎已覺到了這一層，就附耳對代羅西低聲說，他的聲音顫動着：

『你大概是愛着我的兒子，可是不歡喜我這樣做父親的人吧？』

代羅西從心中流出聲音來：『哪里，哪里！全沒有那樣的事。』

於是，克羅西的父親走近前去，想用腕圍住代羅西的頭頸，但終於不敢這樣，只是把手指插入那黃金色的頭髮中，撫摸了一會。又帶淚着着代羅西，將自己的手，放在口上接吻，意思好像這樣說，這接吻是給你的。以後他便攜了自己的兒子，急速地走了。

## 少年的死亡

十三日 星期一

那個二年級的孩子，住在賣野菜的附近，他是我弟弟的朋友，現在死了。在星期六下午，代卡蒂先生哭喪着臉，來告訴我們的老師。加倫和可來第便自己請求去擡那小孩子的棺材。那孩子是個好學

生，上星期才受過賞牌，和我弟弟也很要好，我母親看見那孩子，總是要去抱他的。他父親是個鐵路上的站役，戴着有兩條紅線的帽子。昨日（星期日）下午四時半，我們都到他的家裏去送葬。

他們是住在樓下的。二年級的學生已由母親們領帶着，手裏拿了蠟燭，集在那裏，也有四五個老師臨到，此外還有附近的隣人們。由窗口望去，紅帽衫的女先生和代卡蒂先生在屋子裏面啜泣，那做母親的，在痛哭失聲。有兩個貴婦人，（這是亡孩朋友的母親）各拿了一個花園，也在那裡。

葬式在五時正出發。拿着十字架的孩子，走在前面，其次是僧侶，再其次是棺材——小小的棺材那孩子就躺在裏面！棺上罩着黑布，飾着兩個花園，黑布的一面，掛着他這次新得的賞牌。加倫，可來第和附近的兩個孩子，大家抬着棺材，代卡蒂先生走在棺材後面，她哭得好像自己死了兒子。其次是別的女先生，再其次是孩子們。其中有許多是年幼的小孩，一手捧着紫羅蘭花，很奇怪地看着棺材，一手由母親扶着，母親們手裏拿着蠟燭。我聽見有一個小孩這樣問：

『我不能再在學校裏見到他嗎？』

棺材剛出門的時候，從窗旁淒慘的泣聲，這便是那孩子的母親了，有人立刻扶她回到屋裏去。隊伍到了街上，遇見列成一排走着的大學生，他們見了掛着賞牌的棺材和女先生們，也都脫帽致敬。

啊！那孩子掛了賞牌而長眠了！我不能再見他那紅帽子了！他原是很壯健的，不料病了四天然

三月十四日的前夜

一五四

死了！總說：臨終的那天，還說要做學校的課外工作，會起來過，又不肯讓家裏人將賞牌放在牀上。說是要遺失的！啊！你的賞牌已永遠不會遺失了啊！再會！我們無論到什麼時候！總不會忘記你！我的小朋友，安穩地長眠吧。

### 三月十四日的前夜

今天比昨天更快活，是三月十三日！是維多利亞愛瑪妃雷館給獎式的前夜，在一年中最有趣的。這次挑選呈獎狀於官長的方法，也很有趣。今天將下課，校長先生來到教室裏。

『諸位！有一個很好的消息呢！』說着，又叫那個卡拉布利亞少年

『柯利西 (Goroci)！』

卡拉布利亞少年立起，校長說：

『你願意明天擔任一個職司，捧了獎狀呈給官長嗎？』

卡拉布利亞少年回答說：『情願。』

校長說：『好！那末，卡拉布利亞的代表者也有了？這真是再好沒有的事。今年市政所方面，要想從意大利全國選出十幾個拿獎狀的少年，並且要從小學生裏選出。這市中有二十個小學校和五所分校



學生共七千人。其中就有代表意大利全國十二區的孩子，本校所擔任派出的是熱內亞人和卡拉布利亞人；這不是很有趣的方法嗎？給你們藥品的是意大利全國的同胞，請你們明天拭目以俟。十二個人一齊上臺；那時是要歡呼的！這幾個雖是少年，他們代表了國家。是和大人一樣的。小小的三色旗，也和大的三色旗一樣，同是意大利的象徵呢！所以要歡呼，要表示對着神聖的祖國，就是像你們這樣的小孩們，也是燃着熱誠的！」

校長這樣說完去了，我們的老師微笑說：

「那末，柯拉西做了卡拉布利亞大使呢！」說得大家都拍手大笑。我們走出去到了大街上，大家抱住柯拉西的脚。高高地將他舉起。大叫「卡拉布利亞大使萬歲！」這並不是戲言，實是誠心要祝賀那孩子的。因為柯拉西平為朋友們所喜歡的人。他也笑了，我們扛了他到轉彎角上，和一個有黑鬚的紳士撞了一下，紳士笑。柯拉西說：

「他是我的父親呢？」我們聽見這話，就把柯拉西交給他父親的腕裏，拉了他們向各處徧跑。

## 賞狀授與式

十四日 星期二

賞狀授與式

二時光景，大劇場裏已充滿了人。——池座，包箱，舞臺上都是人。好幾千個臉孔，有小孩，有紳士，有老師，有官長，有女人，有嬰兒，那些頭動着，手動着，帽羽，絲帶（ribbon），頭髮動着，歡聲悅耳。劇場的內部，用紅白綠各種顏色的花裝飾着，從池座上舞臺去，左右各有兩個扶梯，受獎的學生，先從右邊的一個上去，受了獎品，再從左邊的一個下來。舞臺中央，有一排紅色的椅子，正中的一把椅子上，掛着兩頂月桂冠，後面就是大批的錦旗。稍旁邊些的地方，有一張綠色的小桌子，桌上擺着用三色帶縛着的獎狀。舞臺下面的池座裏，有着樂隊。學校裏的老師們的位子，設在樓廂的一角，正廳的當中，列着許多唱歌的小孩，後面和兩旁，是給受獎的學生們坐的，老師們爲要安插他們，在東西奔走。這許多學生的父母們，都各擠在他們兒女的身旁，替他們的兒女，整理着頭髮或衣領。

我和我家裏的人大家進了包廂。那戴紅羽帽的年青的女先生，在對我微笑，臉上現出紅豔的笑靨。她的旁邊，有着我弟弟的女先生，那著黑衣服的『小尼姑』和我二年級時候的女先生。我的女先生臉色蒼白，咳嗽得很利害。又在池座裏，看見加倫的大頭，和靠在他肩下奈立的金髮頭。再那邊些，那鷹嘴鼻的加洛飛，已把有着受獎者姓名的印刷品，搜集了許多。到明天就可知道，他拿去換什麼的入口的近旁，柴店裏的夫妻都穿着新衣，領了可來第進來。可來第今天已把那平日的貓皮帽茶色褲等

擦去，打扮得完全像小紳士，我驚奇得很。那穿總領襟的服第尼的面影，曾在廂座中見到，過了一會便立刻不見了。靠舞臺的欄旁坐在人羣中，是那被馬車碾跛了足的羅佩第的父親，砲兵大尉。

一到二時，樂隊開始演奏。同時，市長，知事，推事和其他的紳士們，都穿着黑服，從右邊走上舞臺，坐在正面的紅椅子上。學校裏教唱歌的先生，立在前面，拿了指揮棒，池座裏的孩子，看見他的信號，一齊立起，等到那第二的信號，便唱起歌來。七百個孩子齊聲唱歌，真是好聽，大眾都肅靜的聽着。那是醇穆優美的歌曲，好像禮拜堂裏的讚美詩。歌畢，一陣拍手，以後立即肅靜。便開始給獎。我三年級時的紅髮敏眼的小身材的先生，走到舞臺前面，預備期誦受獎者的姓名。大眾都熱望那拿獎狀的十二個少年登場，因為新聞上已登載過，今年由意大利全國各區選出的事。所以從市長，紳士們到一般的觀者，都望眼將穿地注視着舞臺入口，場內重復肅靜起來。

忽然，十二個少年上了舞臺，列成一排，都在那裏微笑。全場二千人同時起立，掌聲如雷，十二個少年偏促地暫時立着。

場中有人在喊：『請看意大利的氣象！』那時卡拉布利亞少年，仍舊穿着平常的黑服。和我們同時在一起的市政所的人，是完全認識這十二個少年的，他一一地說給我母親聽。十二個人中有兩個三個是紳士打扮，另外的都是工人的兒子，服裝簡單。最小的非勞倫斯（Florence）的孩子，他纏着青色

的圍巾。那些少年經過市長的前面，市長一地向他們的額，坐在旁邊的紳士，把他們故鄉的名稱，~~舉~~評市長。每一人經過，全場都拍手。等他們走近綠色的桌子，去拿獎狀，我的先生便朗誦受獎者的學校名，級名。姓名，受獎者從右面上舞臺去，第一個學生下去的時候，舞臺後面遠遠地發出凡華鈴的聲音來，一直到受獎者完全經過才止。那是柔婉平和的音調，聽去好像是女人的低語。受賞者一個一個經過紳士們的前面，紳士們就把獎狀遞給他們，有的和他們講話，有的用手去撫摸他們。

每逢極小的孩子，衣服襤褸的孩子，頭髮蓬鬆的孩子，着紅服或白服的孩子，經過的時候，在池座和廂座的孩子，都大聲拍手。有一個年紀才二年級的小學生，上了舞臺，突然驚惶起來，甚至迷了方向，不知所措，滿場見了大笑。又有一個小孩，背上結着粉紅色的絲帶，他勉強的爬上了臺，給他絆倒，知事連忙扶起他來，大家又拍手笑了。還有一個在下來的時候，跌倒池座裏，他哭了起來，幸而卻沒受傷，各式各樣的孩子都有，有的很敏捷，有的很老實，有的臉紅像櫻桃，有的見了人就笑，他們一下了舞臺，父母都立刻來領了他們去。

臨到學校的時候，我真非常高興。我認識很多的學生，可來第全身都換了新服裝，露着齒微笑經過。誰知道他今天從早晨起已背了許多捆柴呢！市長給他獎狀。問他額上為何有紅痕，他說明原因，市長就把手加在他的肩上，我向他座裏去看他的父母，夫婦倆都在掩口微笑呢，接着，代羅西來了，他

穿着鈕扣發光的青服，昂昂地舉着金髮的頭，平靜地上去，那種丰采，真是高尚。我恨不得遠遠地把手接吻向他吹送過去。紳士們都向他說話，或是握他的手。

其次，先生叫着叙利亞，羅佩第，於是大尉的兒子，就扶着拐杖上去。許多小孩都會知道他前次的不幸，語音如潮，拍手喝彩的聲，震動全劇場。男人都起立，女人揚着手帕，羅佩第立在舞臺中央大驚，市長請他近些，給他獎品和接吻，取了椅上懸着的兩個月桂冠，給他帶在拐杖頭上。又攜了他同他父親——大尉坐着的舞臺的欄旁去，大尉抱過自己的兒子，在滿場如沸的歡呼聲中，讓他在自己的身旁坐下。

和婉的凡鈴聲，還繼續在奏，別的學校的學生上場了。有全是小商人的學校。又有全是農工子弟的學校。全數經過以後，池座中的七百個小孩，又唱有趣的歌，接着是市長的演說，其次推事的演說。推事演說到後來，對着孩子們說：

「但是。你們在離開這裡以前，應該感謝爲你們賣盡辛勞的人們。這裏有爲你們用盡心力，爲你們的生存，爲你們而死亡的許多人呢！便是這許多人，你們看！」說時，手指着廂座中的老師席。於是坐在廂座裏的學生，在池座裏的學生，都站起身，把手伸向老師方面歡呼，老師們也起了振手或揚着帽子手帕，回答他們，以後樂隊又奏起樂來。代表意大利各區的十二少年，走到舞臺的正面，挽臂排成

「隊，滿場歡聲，震耳欲聾，花朵如雨，繽紛地落在少年們的頭上。」

## 口 角

二十日 星期一

今天我和可來第相罵，倒並不是嫉妬他的受獎，只是我的過錯。我坐在他的近旁，正替癢着的『小石匠』，謄寫這次每月故事『羅馬古那的血』。他在我臂上碰了一下，墨水流露，弄污了紙。我恨了罵他，他却微笑地說：『我不是有意這樣啊。』我是知道他的性格的，照理應該信任他，不和他計較才好，可是他的微笑，實在使我不快，我想：『這傢伙得了獎，便神氣十足了！』於是，故意也在他的臂上撞了一下，把他的習字帖也弄污了。可來第漲紅了臉：『你是有意這樣的了！』說着擎起手來。恰巧老師回過頭來，他縮住了手說：

『我在外面等着你！』我那時難過起來，怒氣全消，覺得自己不應該，可來第不會故意作那樣的病的，他本是好人。同時記起那些事，自己到可來第家裏去望過他，記起他在家勞動，服侍母親的病情，和他到我家裏來的時候，大家歡迎他，父親看重他的事情。自己想我不說那樣的話，不做那樣對不住他的事，多麼好啊！又想到父親平日的庭訓：『你覺得不是，便立刻謝罪！』可是謝罪總是不

願，覺得做不到那樣屈辱的事，我斜看着可來第，見他上衣的肩部已破。這大概是多背了柴的緣故吧。我見了這個，覺得他的可愛。自己對自己說：『呀！謝罪吧！』但是口裏總說不出『對你不起』的話來。可來第也時時把眼斜過來看我，他那神情，好像不是向我生氣，倒似在憐憫着我呢。但是，我因為要表示尊敬，也仍用了白眼去回答他。

『我在外面等着你呢！』可來第反覆着說。我答說『好的！』忽然，又記出父親所說的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自己想：『我只是防禦，不是挑戰。』雖然如此，不知爲了什麼，心裏總不好過，對於先生的講說，心不在焉。終於，放課的時間到了，我走到街上，可來第跟在後面，我擎着界尺立定，等可來第走近，就把界尺舉起。

可來第說：『顏利科別這樣啊！』一邊微笑着，用手撩開界尺，並且說：『我們再像從前大家和好罷。』

我站着震慄，忽然覺有人將手加在我的肩上，抱住了我，他吻着我，說：

『相罵就此完了，好嗎？』

我回答他說：『好的！』於是兩人很和好地別去。

我到了家裡，把這事告訴了父親，意思要使父親高興。不料父親板着臉，說：

『這是你的不是，你應該先向他謝罪啊！』他又說：『你對於比自己高尙的朋友，而且是軍人的兒子，可是擎起界尺去打的嗎？』說着，從我手中奪過界尺，折爲兩段，投擲在牆角裡。

## 我的姊姊

二十四日 星期五

顏利科啊！你爲了和可來第的事，被父親責罵，便移怒於我，對我說過很無禮的話呢！你爲什麼要這樣啊？你不知道我那時怎樣地痛心嗎？記得你在嬰兒的時候，我連和朋友玩耍都不去，終日陪坐在搖籃旁邊。你有病的時候，我總是每夜起來，用手試摸你那火熱的額上，你不記得嗎？顏利科啊！你雖然待你姊姊不好，但是，萬一一家遭逢了大不幸的時候，姊姊是代理了母親，做自己的兒子一樣來愛護你的，你不知道嗎？將來父母去世了以後，除了姊姊，和你做最要好的朋友，來慰藉你的人，是再沒有別的了！你到了不得已的時候，我替你去工作，替你維持生活，籌劃學費的。我終身愛你，你到了遠方去。我雖不能見你，心總遠遠地繞着你的。啊！顏利科啊！你將來長大了以後，若是遇到不幸，沒有人和你做伴，你一定會到我那裏來，和我這樣說：『姊姊！我們住在一起吧！大家重溫那快樂的舊夢，不好嗎？你還記得母親的事，我們那時家裏的情形，以前幸福地度日的光景？大家把



這些來重話吧！」顏利科你姊姊無論在什麼時候，總是張着兩臂，等候着你。顏利科我以前的叱責你，請你原諒我！我都忘記你的過失了！無論你怎樣使我難過，那有什麼呢！無論如何，你總是我的弟弟！我只記得在你小的時候，我擁抱過你，和你同愛過父親母親，我眼看你漸漸長成，和你做過長久的伴侶；我除此以外，一切都忘了！所以，請你在這本子上，也寫些親切的話給我，我晚上再到這裏來看呢。還有，你所要謄寫的那『羅馬古那的血，』我已給你代為鈔清了。你好像已疲倦了呢。請你抽開你那抽屜來看，這是乘你睡覺的時候，我熬了一個通夜寫成的。寫些親切的話給我！顏利科我希望着你！

我沒有姊姊手上接吻的資格！

——姊姊西爾維亞——

——顏利科——

### 羅馬古那的血（每月故事）

那夜費路潮（Ferruccio）的家裏，非常冷靜。父親是開着雜貨店的，那時到市上去配貨去了，母親因為幼兒眼疾，也隨了父親，到市裏求醫，要明天才能回來。時候已到夜半，白天裏幫忙的女僕，早在黃昏時回家，只剩了足有殘疾的老祖母和十三歲的費路潮在屋裏。他的家離羅馬古那（Romagna）

羅馬古那的血

街沒有多少路，是沿街冷落的平房，附近只有一所空房。那所房子一個月前遭了火災，還剩着旅館的招牌。費路潮家的後面，有一圍着籬笆的小天井，有柴門可以出入。店門是對着大路的，也就是家屋的前門。周圍都是寂靜的田野，和接連的叢林。

夜已漸深，天忽下雨，又發起風來。費路潮和祖母還沒有睡覺，在廚房裡。廚房和天井之間，有一小小的堆物房間，放着舊傢具。費路潮在外遊蕩，到了十一點鐘光景才回來，祖母等着他就發不睡，呆呆在沙發上。他祖母常是這樣過着日子。有時晚上竟這樣坐到天明，因為她氣喘不能睡倒的緣故。外面不絕地下着雨，風把雨點吹打窗門，夜色黑黯。費路潮疲勞極了回來，身上泥濘，衣服破碎了好幾處，額上有着傷痕。這是他和朋友投石打架了的緣故。他今夜又像平日一樣地和人打架，並且因為賭博輸完錢，連帽子都落在溝裡了。

廚房裡只有一盞小小的油燈，點在那沙發的角隅上，祖母在燈光中看見她孫子狼狽的光景，雖已明白了大概情形，却仍訊問他，要他供出所做的壞事來。

祖母是全心愛着孫子的。等她明白了一切的情形，便不覺哭泣起來。過了一會她說：

『啊！你全不顧念着你的祖母呢！沒有良心的孫子啊！乘了你父母不在，就這樣地使祖母受氣！你全不想着我，把我冷落了一天，費路潮你要小心，你已走着壞路了！若是再這樣下去，總有吃苦的』

時候，我知道有許多人，在小時候壞得像你一樣，長大來變成惡漢，現在你終日在外遊蕩，和別的孩子打架。花錢，甚至於用石或刀相鬥，恐怕你的將來將由賭棍變成可怕的，——盜賊呢！」

費路潮靠在欄旁，站得遠遠地聽，下頷觸着胸，繆着雙眉，似乎打架的餘怒未消。額前蓋着栗色的美髮，青碧的眼垂着不動。

「由賭棍要變成盜賊的！」祖母抽咽地說：「你稍微想想罷！費路潮啊！但那無賴漢羅托莫左尼（Ylio Mozou）罷！那傢伙現浮蕩在街上，年紀只有二十四歲，已坐過兩次監牢，氣死了他的母親，他的母親，我素來認識的。父親也憤極避到瑞士去。像你的父親，即使看見了他，也單與他談話的。你試想想那惡棍，他現在和他的夥伴在附近狂蕩，將來總有一天要保不住腦袋的。我從他小時就知道他，他那時也和你一樣的。你自己去想想，你也要氣死你的父母嗎？」

費路潮聽了，泰然如若。他的所為，原是由於一時的血氣，並非本性，他的父親，有許多時候，也太縱容了他，父親知道自己的兒子本性還好，有時候竟會做出很好的行為，所以故意看他自己覺悟。這孩子的性質原不壞，可是很倔強，即使他心裏悔悟了，但要他謝罪說：「如果我錯了，我決不再犯，請原諒我！」是不可能的。他有時心裏雖充滿了柔情，但他的倔傲心，總不肯把這表示出來。

祖母見孫子默不作聲，仍舊繼續着說：「費路潮你連一句認錯的話都不說嗎？我已受了很苦的病

，不是再這樣使我難過啊！我是你母親的母親！不要再惡待這命在旦夕的我。記得我會怎樣地愛過你啊！你小的時候，我會每夜起來不睡，替你搖搖搖籃，因為要使你高興，我吃飯都沒有定時。你或者不知道，我常常說：『這孩子是我將來的命脈。』現在居然你要逼殺我了！就是你要殺我！也不打緊，橫豎我已命在旦夕！但願你給我變成好孩子就行！但願你變成柔和的孩子，像我從前帶你到禮拜堂去的光景。費路潮你還記得嗎？那時你會把小石子，草莖，塞滿在我的懷裏，我等你睡熟，便抱了你回來的。那時，你很愛我呢！我雖然已經身體不好，仍總想你愛我，我在世界中，除了你以外，別無可靠的人了！我是快死了，天啊！』

：費路潮心中充滿了悲哀，正想將身子投到祖母的懷中去，忽然朝着天井的隔壁的屋裏，有輕輕的響聲，聽不出是風打窗門呢，還是什麼。

費路潮側了頭細聽。

外面大雨如注。

響聲音又起，連祖母也聽到了。

祖母過了一會，很耽心地問：『那是什麼？』

費路潮說：『下雨。』

祖母拭去眼淚說：『那末，費路潮以後要規規矩矩，不要再使可憐的老祖母傷心啊！』  
那聲音又來了，老人嚇白了臉說：

『這不是雨聲啊！你去看來！』接着又牽住了孫子的手，說：『你留在這裏。』

兩人屏息不敢出聲，耳中只聽得雨聲。

隔壁的室中，好像有脚步声，兩人不覺寒顫起來。

費路潮勉強恢復呼吸怒叫：『誰？』

沒有回答。

費路潮又驚惶清問：『到底是誰？』

話猶未了，兩人不覺驚叫，因為有兩個男子，突然跳進室中來了。一個拖住費路潮用手擋住他的嘴，別的一個又住了老婦人的喉嚨。

第一個說：『一出聲，就要你的命！』

別一個舉着短刀說：『不許聲張！』

兩個臉上蒙着黑布，只留出眼睛。

屋裡除了四人粗急的呼吸聲和雨聲外，一時肅靜得很。老婦人喉頭格格作響，眼珠幾乎要爆裂出

來，那拖住費路潮的一個，把口附着費路潮的耳說：「你老子把錢放在那裏？」

費路潮抖着牙齒，聲音微微地說：「那邊的——窗中」

那男子說：「跟我來！」緊緊抑住他的喉，拉他回到堆物間裡去。地板上擺着昏暗的玻璃燈。那男子逼着他說：「窗在什麼地方？」

費路潮喘着氣，指示窗的所在。

那男子怕費路潮逃走。將他掙在地下，兩腿夾住他的頭，如果他一叫，便可用兩腿把他的喉頭夾緊。他口上銜着短刀，一手提了燈，一手從袋中拿出釘子一樣的東西，塞入鎖孔中迴旋，鎖壞了，窗門也開了，於是急忙在窗裡亂翻，將錢塞在懷裡。把窗門關上，忽然又開了，重新搜索一遍，然後仍又着費路潮的喉頭，回到那捉住老婦人的男子的地方來。老婦人正仰面扎押，嘴開着。

別一個低聲問：「得手了嗎？」

第一個回答：「得了留心進來的地方！」那捉住老婦人的男子，走到天井門口去看，知道了沒有人在那裡，就低聲地說：「來！」

那拖住費路潮的男子留在後面，把短刀在兩人的面前晃了一晃。

「別響！否則我回來割斷你們的喉管！」說完，又怒目地釘視了二人一會。

這時，街上有大批的行人，唱着歌走過。

那強盜把頭回顧門口去，剎那間，那面幕便落下來。

老婦人尖銳地喊起來說：『莫左尼！』

『該死的東西！要你的命！』強盜因被看破秘密，怒吼地說，一邊拏起短刀撲上去。老婦人嚇倒在地，費路潮見這光景，悲叫起來，一邊跳上前去，用自己的身體，遮蔽祖母，強盜在桌裡撞了一下逃走了，掙被撞翻，也熄滅了。

費路潮慢慢地從祖母的身上溜下來，他跪在地上，兩手抱住祖母的身體，頭俯在祖母的懷裡。好一會兒，在黑暗中，外面農夫的歌聲，緩緩消逝在田野裡。

那時老婦人神志恢復，用了幾乎聽不清的低音叫：『費路潮』牛齒軋軋地震抖着。

費路潮答叫：『祖母！』

祖母原想說話，被恐怖噤住了口，身上抖得很利害。沉默了一會，她便問：

『那些強徒已走了吧！』

『是的。』

祖母喘氣低聲說：『他們沒有殺死我呢。』

羅馬古那的血

費路潮低弱了聲音說：『是的，祖母是平安的！你是平安的，祖母！強徒們雖拿去一點錢，但是父親把那大宗的款項，帶在身邊呢！』

祖母深深地呼吸着。

『祖母！』費路潮仍舊跪着，抱緊祖母說：『祖母！你愛我嗎？』

她說：『啊！費路潮！自然愛你的呀！』又把手放在孫子頭上：『啊！你受了怎樣的驚嚇啊！——啊！仁慈的上帝！你點亮燈吧！喲，還是暗的好！不知爲了什麼，情形還很恐怖呢！』

『祖母！過去的我，時常叫你傷心呢！』

『那裏！費路潮！別再說起那樣的話！我早已忘記了，忘了一切，我只是仍舊愛你。』

費路潮困難地說：『我時常叫你傷心。但我是很愛祖母的。饒恕我的罪惡。——饒恕了我，祖母！』

『我的孩子，當然饒恕你的，我高興地恕你。有不饒恕你的嗎？快起來！我不再責罵你了。你是好孩子！好孩子！點亮燈吧！已不怕了。啊！起來！費路潮！』

孩子的話越說越低：『祖母！謝謝你！我已經——很快樂，祖母！你是不會忘記我吧！無論在什麼時候，仍會記得我吧？』



「什麼！費路潮」老婦人慌了，撫着孫子的肩，眼睛熱熱地望着他。

費路潮聲調似絲地呻吟說：「請不要忘記我！望望母親，還有父親，還有小寶兒！再會！祖母！」

「呀，呀！你怎麼了？」老婦人發慌着撫摸伏在自己膝上的孫子的頭，一邊叫着。又迸出她所能發的聲音：

「費路潮呀！費路潮呀！我的心肝！我的寶貝！」

可是費路潮已什麼都不回答了。這小英雄爲了救他的祖母，背上被短刀刺穿，那雄壯的靈魂，已回到天國裡去了。

### 病狀中的『小石匠』

二十八日 星期二

可憐的『小石匠』害着大病，老師叫我們去看他，我便和加倫，代羅西三人同去。本來施帶地也去，因爲老師叫他做加雷爾伯爵（Count Cayour）的紀念碑記，他說要實地去看看那紀念碑，再來精細地做，所以就沒去了。我們試試看，約那高慢的那比斯，他只回答了說一個『不』字，不說別話。服第尼也謝絕不高興去。他們大概是恐怕被石灰沾污了衣服吧。

病牀中的（小石匠）

到了四點鐘散學，我們就走。雨點如注。加倫忽然在街上立住，嚼着一嘴的麵包說：『買些什麼給他呢。』一邊去掏袋裏的銅幣。我們也各湊了兩個銅幣上去，買了三個大橘子。

我們走上那擱樓，代羅西到了門口，取下胸間的賞牌，放入袋裏。

我問他做什麼？

他回答說：『我自己也不知道，總覺得還是不掛好。』

我們一叩門，那高次得和巨人一樣的父親開了門，他歪着臉，誰見了都怕。

他問：『那幾位？』

加倫回答：『我們是安托尼阿 (Antonio) 的同學，送幾個橘子給他的。』

石匠大聲說：『噯！可憐！安托尼阿恐怕不能再吃這橘子了呢！』他搖着頭，用手背去拭眼睛。又引導我們入室，『小石匠』躺在小鐵牀裡，他母親俯伏在牀上，手遮着臉，也不來看我們，牀的一角，掛着板刷，烙鏝和篩子等類的東西，一件染滿白粉的石匠的上衣，蓋在病人的足部。那小孩瘦瘠蒼白，鼻頭尖尖地，呼吸很是短促！啊。安托尼阿！我的小朋友！你原是那樣和善快活的人，如今這樣，我好難過啊！只要你再能作一會鬼臉給我看，我什麼都情願！加倫把橘子放在他的枕旁，讓他可以看見。橘子的芳香引開他的眼睛。他一時想去抓那橘子，不久又復放開。他於是屢次看着加倫。

加倫說：『是我呢，我是加倫！你認識嗎？』病人略一展顏，勉強地從牀裏伸出手來，伸向加倫，加倫去握過來，貼到自己的額上：

『勇敢些！』小石匠！你就會好起來的，便可仍舊到那學校裡去。那時請老師讓你坐在我的旁邊，這不好嗎？』

可是，小石匠不回答，於是母親哭叫起來：

『啊！我可憐的安托尼阿呀！我可憐的安托尼阿呀！安托尼阿是這樣的好孩子，上帝要從我們手裡將他奪去。』

『別說！』那石匠父親大聲地叱止：『別說！我聽着心都碎了！』又很焦愁地向着我們說：

『請回去！哥兒們！謝謝你們！請回去吧！你們在這裡，也沒有用的。謝謝！請回去吧！』小石匠又把眼閉上，看去彷彿死了的樣子。

加倫問：『有什麼可幫忙的事情嗎？』

『沒有，哥兒！謝謝你！』石匠說着，將我們推出廊下，關上門。我們在樓梯上走了一半，忽又聽見後面叫着『加倫！加倫！』

我們三人急忙地回上樓梯去，見石匠已變了臉色，叫着說：

的（小 小石匠）

「加倫，安托尼阿叫着你的名字呢！他已經兩天不開口了，現在倒叫着你的名字兩次，想和你會會呢！快來啊！但願他從此好起來！天啊！」

加倫向我們說：「那末，再會！我暫時留着吧。」便和石匠大家進去。代羅西眼淚欲墜。

我說：「你在哭他嗎？他已會說話，不久會好了。」

「我也是這樣想呢。但我方才想到這個，我只是念着加倫。我想加倫爲人是多麼好，他的精神是多麼高尚啊！」

## 加富爾伯爵

二十九日 星期三

你要作「加富爾伯爵紀念碑記」，加富爾伯爵是怎樣的一個人，你恐怕還未知道詳細吧。你現在所知道的，恐怕只是伯爵數年前做辟夢脫 (Picmont) 總理大臣的事吧。他派辟夢脫的軍隊到克里米使我國在諾淮拉 (Novara) 敗北殘創的軍隊，重獲勝利。他攬着十五萬人的法軍，從阿爾德斯 (Alders) 山，追擊倫巴爾地的奧軍。他在我國革命的危機中，使意大利井然有條。他給與我們意大利以神聖的統一計畫。他有優美的心，不撓不屈的精神，和過人的勤勉，在戰場中遭遇危難的將士原是很多，但

像他身在廟堂，卻受得戰場以上的危險。因為他所規劃的事業，像地震撼脆弱的家屋，無論何時是可以破壞的。他生活奮鬥苦悶中，因此頭腦也混亂了，心也碎了。他爲了專業縮短了二十年的生命。可是，他雖害了熱病將死，還想爲國家做些什麼事情，他狂熱的願望中，充滿着喜悅。據說，他到臨終時，還悲哀地說：

『真奇怪！我竟看不出文字了！』

等到熱度漸高，他還是想着國事，命令似的說：

『給我快好！我心中太不行了，要處理重大的事情，一定要有魄力的。』危篤的消息傳出，全市民悲傷，國王親臨牀前省視，他對國王就心地說：

『我有許多的話要上奏呢，陛下！只是可惜我已不大能說話了！』

他那興奮的心緒，不絕地爲着政府，爲着新統一的意大利諸州，爲着將來未解決的若干問題沸騰。等到說昏話的時候，還是在斷續的呼吸中，這樣叫着：『教育兒童啊！教育青年啊！——以自由治國啊！』

昏話越說越多，死神距他不遠，他又用嚴熱的言語，給平生不睦的加里波的將軍祝禱，口中念着還未得自由的威尼斯呀，羅馬呀等的地名。他對於意大利和將來的歐洲，很是就心，恐被強敵侵害？

向人詢問軍隊和指揮官的所在地。他到臨終邊替我國國民這樣耽着憂心呢。他對於他自己的死，並不覺得什麼，和祖國長別，是他所難堪的悲哀。而這國家，又需要他的盡力呢。

他在奮鬥中死了！他的偉大，是雖死猶生的！

略微想想罷！顏利科，我們的責任有多少啊！他的辛勤，他的憂慮，他的痛苦，是爲了全世界，和我們相比，我們的勞苦——甚至於死，都是毫不足數吧。所以，不要忘記！走過那大理石像前面的時候，應該向着那石像，從心中讚美「偉大」兩個字。

## 第七卷 四月

春

一日 星期六

今天是四月一日了！像今天這樣的良辰美景，一年中也沒有幾天，不過三個月吧了。可來第後天要和父親去迎接國王，叫我也去，我自然很高興的。聽說他的父親，是和國王認識的呢。而且就在那一天，母親說要領我到幼稚園去，這也是我所高興的。『小石匠』的病，已好了許多了。還有，昨晚老師走過我家門口，我聽見他和父親這樣說：『這孩子功課很好，這孩子功課很好。』

今天是個日暖風和的春日，從學校窗口望見青的天，新黃嫩綠的樹木，和家家滿開的放在窗檻上的盆花。老師是一向沒有笑容的人，可是他今天也很快樂，額上的皺紋，已幾乎看不出了。他一邊在黑板上解釋算術，一邊還帶講着笑話呢。若是吸到窗外吹來的新鮮空氣，夾着泥土和樹葉的氣息，好似置身於大自然中，老師當然也快活的。

在老師上課的時候，遠遠地吹來街上鐵匠的打鐵聲，對門婦人引誘嬰孩睡熟的兒歌聲，和兵營裏

春

的喇叭聲。連福帶地也快樂的很。忽然間，鐵匠打得更響亮，婦人也更大聲地唱了起來。於是老師停止上課的講解，側耳聽着窗外，緩緩地說。

『晴朗的天空，唱歌的母親，正真的男子工作着，孩子們學習着，——多美麗的事物啊！』

我們下了課走到外面，大家都覺得很高興。排着隊，把腳重重地敲着地面走，好像放了三四天假似的，齊聲唱着歌兒。女先生們也很快樂。那戴紅羽的先生，跟在小孩後面，彷彿自己也成了小孩了，學生的父母，都彼此互相談笑，克羅西的母親，在野菜籃中裝滿了紫羅蘭，校門口也充滿了香氣。

我一到街上，母親依舊在等我，我高興得很，跑近她去，說：

『啊！多快活！我爲什麼今天這樣快活啊！』

母親說：『這因爲時節既好，而且心裡也無愧的緣故啊！』

## 溫別爾脫王

三日 星期一

父親在十點鐘的時候，已看見柴店裡的父子，在路口方場等我了。父親對我說：

『他們已經來了。類別科，快迎接國王去！』我飛奔過去。可來第父子已往日更高興，我也從不



會見過他們父子的肖相，像今天一樣。那父親在上衣上掛着兩個紀念章和一個勳章，鬚捲得整整地，兩端尖得同針一般。

國王定於十時半到，我們便往車站去。可來第的父親，吸着煙，搓着手說：

『我從那六十六年戰爭以後，還未曾看見過陛下呢！已經有十五年半了，陛下早三年在法蘭西，其次是在滿多威（Monbovi），然後回到意大利來，在這裡我應該見着他，可是我運氣不好，他每次駕臨市內，我都不在這裡。』

他叫着溫別爾脫王，彷彿朋友一樣，說什麼：

『溫別爾脫君是十六師師長。溫別爾脫君那時不過二十二歲光景，溫別爾脫君總是這樣地騎着馬的。』

柴店主人跨着步揚聲說：『十五年多呢！我誠心想再看看他。自從他做親王的時候，見過了他，一直到如今。現在看見他，他已經是國王了。而且，我也改變了，由軍人變做柴店的老板。』

兒子問：『國王看見你，還認識你嗎？』

父親笑着說：『你太知道了！那是未必的。溫別爾脫君只是一個人，部下却多得像蒼蠅一樣，並且他也不曾一個一個地來看我們吧。』

車站附近的街路上，已是人山人海，一隊的兵士吹着喇叭經過。兩個騎馬警察驅馬前行。這天是晴明而平寧。

可來第的父親興高彩烈地說：

『真快活啊！我又看見師長了！啊！我也老了呢！記得那年六月二十四日，還好像是昨天的事，那時我負着皮包背着槍走着，差不多已近戰線，溫別爾脫君率領了部下將校，巡梭來往，大砲的聲音已遠遠地響起來，大家見了都說：『但願彈丸不要中着殿下。』我在敵兵槍前和溫別爾脫君竟那樣地接近，真是想不到的。我們相隔不過四步的距離呢。那天晴明，天空像鏡子一樣，但是很熱！——喂！讓我們進去看看吧。』

我們進了車站，那裡已充滿着群眾，——馬車，警察，騎兵和揚着旗幟的團體，軍樂隊在奏着樂曲。可來第的父親用了兩腕在群眾中闢出路來，讓我們安全地經過，群眾波動跟在我們的後面。可來第的父親眼向着警察攔住的地方，他說：

『跟我來！』說着，拉了我們的手前進，把背靠着站着。警察就走過來，說：

『不能滾站在這裡！』

可來第的父親將勳章指給警察看：『我是屬於四十九旅中第四團的。』

警察側眼看着勳章說：『那可以的。』

『你們看！』四十九旅第四團』的那句話，有着多少的力量！他原是我的長官，怎麼不可以看得近些呢？我在那時，會很近地看他的，今天也走近去看了，多好！』

這時，紳士和將校，聚在侍車室內外，站門口排着一列停着的馬車和穿紅服的馬夫。

可來第問他父親：『溫別爾脫親王在軍隊中，會否拿劍？』父親說：

『當然的，他是劍不離手的。槍從左右刺來，要用劍去撥開的。那真恐怖，彈丸如雨，又像旋風一樣地掃蕩在密集隊中或大砲間，一碰着人就翻倒的，什麼騎兵，槍兵，步兵，射擊兵，全混雜在一處，彷彿百鬼夜行，什麼也辨不清楚。這時，聽見有人叫：『殿下！殿下！』原來敵軍挺着槍刺衝鋒，我們一齊開槍，煙火瀰漫，把周圍包住。一會兒，煙散了，死傷的兵士和戰馬，枕藉在地。我回頭去看，見隊的中央，溫別爾脫香騎着馬，悠悠然四顧，鄭重地說：『弟兄中有被密的嗎？』我們都興奮若狂，在他面前齊聲喊『萬歲。』啊！我從未見那種光景。——呀！火車到了！』

樂隊在開始演奏，將校都向前擁進，大家都認起腳跟來。一個警察說：

『有人在那裡拜謁，要停一會才下車呢。』

老可來第焦急地了不得。

『啊！追想起來，他那時沉靜的風度，彷彿現在還在目前。我並不是單說他在有地震或瘟疫的時候，總是鎮靜着的。我現在屢次想到的，却是那時沉靜的風度。他雖做了國王，想總還不忘記四十九旅的第四團的，召集舊時的部下，大家聚一次餐，他必是很高興的吧。他現在雖然有將軍，紳士，大百侍奉他，那時候他除了我們做兵士的人以外，什麼人都沒有的。我想和他談談呢，說一兩句也好！一二十二歲的將軍！我們曾以槍劍保護過的魏王！我們的溫別爾脫君！從那一年一別，已經十五年不見了！——啊！那軍樂的聲音，催着我的血沸騰起來了！』

那時歡聲四起，數千的帽子高揚，穿黑服的四個紳士，乘入最前的馬車。

老可來第叫着說：『就是那一個！』他失神似地立着，過了一會，手緩緩地說：

『呀！他頭髮也白了！』

我們三人脫帽致敬，馬車在群眾的歡呼聲中徐徐地前進。我去看那柴店主人時，那好像是換了一個人，身體伸得長長地，臉色凝重而帶蒼白，柱子一樣地直立着。

馬車行近我們，離開老可來第只有一步的距離了。

群眾歡呼：『萬歲！』

『萬歲！』柴店主人在群眾歡呼以後，獨自叫喊。國王回顧着他，眼睛在視在他那三個勳章上。

柴店主人忘了一切！他這樣叫：『四十九旅的第四團！』

國王原已向別處了的，重新回向我們，看着老可來第，從馬車裡伸出手來。

老可來第飛跑過去，緊握國王的手。馬車過去了，群眾擁擠過來，把我們擠散，那老可來第一時失蹤。可是這不過是剎那間的事，稍停一會，我們又看見他了。他喘着氣，眼睛紅潤，舉起手，在喊他兒子。兒子就跑近他去。

他將手接在孩子的臉上說：『快！趁我手還熱着的時候！這手曾被國王握過呢！』

他夢也似的，茫然目送那馬車遠去，立在對他驚異向他瞪視的群眾中。群眾中紛紛地在說。『這人是會隸屬在四十九旅的第四團的。』『他是軍人，會和國王認識的。』『國王還不忘記他呢。』『所以向他伸出手來的。』最後有一個人高聲地說：『不知他對國王提出什麼請願書呢。』

老可來第不覺回頭來說：『不，我並沒有請願什麼，國王用得到我的時候，無論何時，我可以貢獻我的什麼東西呢？』

大家瞪眼看他。

他簡直地說：『那就是這熱血呀！』

## 幼 兒 院

四日 星期二

昨天吃過早餐，母親依約帶我到幼兒院去，因為僕雷克西的小妹妹，也要進幼兒院。我從未看見過幼兒院，那情形真好看。一起有兩百個孩子。男女都有，都是很小小的孩子，小學校的學生，和他們去比也彷彿大人了。

我們去的時候，小孩們正排成二行進食堂去。食堂裡擺着兩排長桌，桌上刻着許多小凹穴，穴上安放着盛着飯和豆的黑色小盤。旁邊有錫製的瓢。他們進去的時候，有忙亂得迷了方向的，老師們領他們過去。其中有的走到一個位置旁，便當作是自己的坐位，停住了就用瓢去取食物來吃，老師走來說：『再過去！』那小孩走了四五步，又去取食一瓢。先生再來叫他走上去，等他到了自己的坐位上時，已吃得半飽了。老師們用盡了力，整頓他們，開始祈禱，在祈禱的時候，不許看着食物的，他們心裡想食物，總常拉轉脖頸來，看大家在後面合着手，眼向着屋頂，心不在焉地等祈禱完了，才開始就食。啊！那種有趣的光景，真是少有，有的拿了兩個瓢來吃，有的用手抓吃，有許多甚至將豆一粒一粒地裝進袋裡去，有的用小團身包着豆，捏得漿糊一樣，有的看着蒼蠅飛，有的因為隣席的小孩咳

起來噴着飯，竟一口也不吃。室中的光景，好像養着家禽的園庭，真是有趣。小小的孩子，髮上結着紅絨或青色的絲帶，坐成兩排，真好看呢！一位老師向一排坐着的八個小孩問：『米是從那裡長成的？』八人一邊嚼着食物。一邊齊聲說：『它長在水裡。』向他們說：『舉手！』那些手，幾個月前還塞在襪襪中，現在一齊伸起，閃閃地好像飛着白蝴蝶。

吃飯以後，便是出去休息。他們在走出食堂以前，大家照例各取掛在牆上的小食盒。一等走出食堂，就各自走開，各從盒中取出那些麵包，牛油小糖，熟蛋，小蘋果，熟豌豆，雞肉等東西，一霎時庭中到處都瀰滿麪包屑，彷彿給小鳥餵食一樣，他們的吃法真有趣：有的像兔，貓，或鼠一樣地嚼着或吸啣，有的將飯塗抹在胸口，有的將牛油用小拳捏糊，不會覺得牛油像乳汁似的滴到袖裡去。還有許多小孩們，趕着那衝着蘋果或麵包的小孩，像趕狗一樣，又有三個小孩，用草莖挖掘着蛋，說要發掘寶貝。後來他們把蛋的一半倒在地上，再一粒粒地拾起來，好像是在拾起珍珠。若是有一個小孩拿什麼好東西，大家就圍住他，窺井似地去看他的食盒。有一個拿着糖的小孩旁邊，圍着二十多個人，大家在唧唧喳喳地說個不休，有的要他在自己的麵包上抹些糖，也有的只求讓他用手指去嘗一點糖味。

我母親走到庭裏去，一個個地撫摸他們。於是小孩就圍着母親，要求接吻，他們仰着頭都像望着三層樓一樣，口中呀呀作聲，彷彿向媽媽討乳吃。有的想將已吃過的橘子送與母親，有的判了小麵包

的皮給母親？一個小姑娘拿了一片樹葉來，另外還有二個孩子，鄭重地將食指伸到母親的前面，母親看時。原來那指上有一個小得看也看不出的疤，據說是昨晚被燭火燙傷了的。又有的拿了小蟲，破的軟木塞，襯衫的鈕扣，小花朶等類的東西，鄭重其事地來給母親看。一個頭上纏着綳帶的小孩，說有話對母親說，不知說了些什麼。還有一個請母親低下頭去，把口附着母親的耳朵，輕輕地說：『我的父親是做刷帚的』

小孩們到處淘氣，老師們走來走去地照料他們。有的因為解不開手帕的結子而哭着，有兩個人因為奪半個蘋果而相鬧，有的因為跟椅子一起翻倒爬不起來而哭着。

母親將要回去的時候，將他們裡面的三四個人，各去抱了一會。於是大家便從四面集來，臉上滿塗着蛋黃或是橘子汁，要母親抱他。有的拉住母親的手，有的拉住母親的指頭，說要看指上的戒指，還有的來扳着錶鍊，拉着頭髮。

老師對母親說：『當心給他們弄破衣服！』

可是，母親卻不管衣服的損壞，拉近他們來接吻。他們越集越近，在母親身旁的孩子，竟張了手想爬上身去，在遠一點的孩子，掙扎着要擠近來，大家齊聲地叫說：

『再會！再會！』



終於母親逃出他們的包圍，小孩們追到欄杆旁，臉當住了欄杆縫，伸出小手，紛紛地遞出麵包，蘋果片，牛油塊那類東西。他們一齊叫說：

『再會，再會！明天再來，請再來！』

母親又去擦他們花朵似的小手，她走到街上的時候，麵包粉和許多油跡，已染滿她的身上，衣服皺得不成樣子。她手裏握滿了花，眼裡閃着淚光，模樣很快活。彷彿耳中遠遠地聽見小鳥嗚叫似的聲音：

再會，再會！請再來！太太！』

## 體操

五日 星期三

連日天氣真好，我停止室內體操，在校庭中行器械體操。

昨天，加倫到校長室裡去的時候，奈立的母親，那個穿黑服的白色婦人也在那裏。她要想請求免除奈立的器械體操，但很難啓口，撫着兒子的頭說：

『這孩子是不能玩那樣的東西啊。』

體操

可是，奈立却不怕加入器械體操，他不肯承認這話：

『母親！你看，我能毅的。』

母親可憐地默視着兒子，過了一會，她猶疑地說：

『恐怕別人……』她未全說出，就中途不說，大概她是想說：『恐怕別人將你當作笑料呢。』奈立攔住這話，說：

『他們是不會怎樣的，——況且有加倫在一起，只要有加倫在，他可以阻止別人的嘲笑。』

終於奈立加入器械體操了。那個頸上有傷痕的老師，會居過加里波的將軍的部下，他領我們到那有高柱的地方去。今天要我們攀到柱的頂上，直立在頂上的平台上。代羅西和可來第都壞也似地上去了。侯雷克西也敏捷地爬上，他那到膝的長上衣，有時有些障礙，但他卻毫不為意，竟上去了。大家都想笑他，他只反覆說着那平日的口頭禪：『對不住，對不住！』施帶地上去的時候，臉容漲紅，牙齒咬緊，一口氣登上。那比斯立在平台上，像南面王一樣驕傲顧盼，服第尼，穿着新製的水紋的運動服，可是他在中途却溜落了兩次。

大家要想攀登容易些，手裏都擦着樹膠，商人加洛飛又做了一筆好買賣。他把樹膠弄成粉，裝入紙袋，每袋賣一銅元，賺了好許多錢。

論到加倫了。他不以為意的，一邊口裡嚼着饅頭，一邊輕捷地攀登。我想，即使他再帶了一個人也是可以去上的。他真有着像小牛一樣的力氣呢。

加倫的後面，便是奈立他用他那瘦削的手臂，抱住的時候，有許多人都笑了起來。這時加倫又着那粗壯的手，惡很很地釘視笑的人，好像他在說：『留心我打倒你！』大家才不敢笑。奈立開始上去，他用盡吃奶的力，顏色發紫，呼吸迫促，汗落如雨。老師說：『別上去吧。』可是，他不肯下退，無論如何，總想掙扎上去。我替他捏一把汗，怕他中途溜下，若是我變了奈立一樣的人，我怎樣呢？若是這光景讓母親看見了，她心裡將怎樣啊！一想到此，愈替奈立同情，恨不得從下面將他推上去。

加倫，代羅西，可來第齊聲喊：『上來！上來！上來！奈立用力！再用力一次！』奈立氣息吁吁地，用盡了力，爬到離平台兩尺光景的地方。

大家叫說：『勇敢！再進一步！用力！』奈立已攀住平台了，大家都拍手。老師說：『爬上了！好！可以下來了。下來吧！』

可是奈立想和別人一樣地到平台上。他又掙扎了一會，才用手臂靠住了平台，以後就很容易地將膝頭移上，又伸上了腳，結果居然直立在平台上，他喘着氣，微笑地俯視我們。

我們又抬起手來，奈立向街上看，我也回頭去看那面，忽然在籬間，見他母親正低着頭不敢仰視

，現在母親抬起了頭，奈立也下來了，我們高聲歡呼。奈立臉紅如桃，眼睛裏閃爍着光輝。他似乎已不是從前的奈立了。

放學的時候，奈立的母親，來接兒子，她抱住兒子很誠心地問：「你怎麼樣了？」兒子的朋友都齊聲回答說：

他做得很好呢，同我們一樣地爬上平台！——奈立很強健！——很勇敢！——比別人一些都不差。

他母親這時的快活，真是說不出。她想說什麼話來道謝，可是不能出口。她和其中三四個人握了手，又慈愛地將手撫着加倫的肩頭，便領着兒子去了。我們目送着他們母子兩人，高興地談着回去。

## 父親的先生

十一日 星期二

昨天父親，帶我去旅行，多快樂啊！那事是這樣的：

前天晚飯時，父親正看着報紙，忽然喫驚似地說：

「呀！我起初以為他在二十年前早已死了！我在小學一年級的克羅遜論（Crosetti）先生還活着，

今年已經八十四歲了呢！他做了六十年的教員，教育部長現在頒給勳章。六——十一——年呢！你想！並且在兩年前，還在學校裏教書的。啊！可憐的克羅塞諦先生！他現住在孔道夫地方，從此地乘火車去一小時可到的。顏利科！明天我們去拜望他吧。」

在那夜裏，父親只說那位先生的事。——因為他看見舊日先生的名氏，便把各種小兒時代的事，從前的朋友，死去了的祖母，也都記憶起來。父親說：

『克羅塞諦先生！他教我書的時候，正四十歲，我到如今還記得先生的狀貌。他身材矮小，腰微向前屈，眼睛炯炯地有光，鬚髮修剃得很光。他雖然嚴厲，但是很好的先生。愛我們如子弟，常能饒赦我們的錯誤。他出身農家，因為自己用功，便做了教員。他真是高尚的人呢！我母親很佩服他，我的父親和他有如老友。他不知爲什麼住到這近處來的？現在即使見了面，我們恐怕也不認識了，但是不要緊，我是認識他的。我們已經四十四年不會相見了，四十四年了呢！顏利科，明天去！』

昨晨九點鐘，我們坐了火車去。本來想叫加倫同去，他因母親病了，終於作罷。天氣很好，原野一片綠色，雜花滿樹，火車經過的時候，空氣也像在發香。父親高興地望着窗外，一邊用手勾住我的頸，像和朋友談話似地和我說：

『啊！克羅塞諦先生！除了我父親以外，他是最初愛我和我一心的人了。先生給我的種種教訓，

我至今不忘。那時我因不好的行爲，給先生斥責，悲哀地回來的光景，也還記得。先生有着很粗大的手。那時先生的神情，彷彿在我眼前呢。他平常總是靜靜地走進教室，將手杖放在屋角，外套掛在衣鉤上，無論那天，都是一樣的態度，誠懇而熱心，他做無論什麼事情，都用着全副精神，從開學的那天起，始終不渝。我現在耳朵裏，還像有先生的話聲：——包第尼(Botini)啊！包第尼啊！要把食指和中指，這樣握住筆桿啊！到如今已經四十四年了，先生恐也已和前兩樣了吧。』

我們到了孔道夫，去找尋先生的住所，立刻便探聽明白了。原來在孔道夫，誰都認識先生的。我們離開街市，走進那籬間有花的小路去。

父親沉默地像在沉思往事，有時微笑地搖着頭。

突然父親立住了說：『這便是他！一定是他！』在小路的那邊，走來一個帶大麥稈帽的白髮老人，正倚了杖下坡。脚似乎有點跛，手在那裡顫抖。

父親反覆的說：『果然是他！』急步前去，走到老人面前，老人也立住看着父親。老人面上還有紅潤，眼中閃着光輝。父親脫帽說：

『你就是文生左克羅塞諦先生嗎？』

老人也脫去帽子，用着抖動而粗沙的聲音說：『是我。』

父親握着先生的手：『是了，對不起！我是從前先生所教過的舊學生。先生好嗎？今天我是專從秋林來拜望你的。』

老人驚異地看着父親：『那太難爲你了！我不知道，你是什麼時候的學生？原諒我，請你告訴你的名字。』

父親把亞爾培晚包第尼的姓名告訴他，也說明曾在何時何地的學校，又說：『先生自然記不起來了，但是我總記得先生的。』

老人低頭沉思一會，反複地念着父親的名氏，父親只是微笑地向先生看。

一會兒老人抬起頭來，張大了眼睛，緩緩地說：

『亞爾培晚包第尼？工程師包第尼的兒子？曾經住在配柴代拉廢梭拉他（*piazza Della Consola*）的？』

父親答說：『是。』伸出手去。

『原來這樣！真對你不起！』老人說了，誇步過來抱住父親，他的白髮正垂在父親的髮上。父親把自己的頰貼住先生的頸。

老人說：『請跟我到這邊來！』便移步向自己的住所走去。沒有多少時候，我們走到小屋前面的

一個花園裡。老人開了自己的室門，讓我們入內。屋中四壁。粉得雪白，小牀放在室的一角，別一角排着櫃子和書架。有四張椅子。牆上掛着舊地圖。蘋果的香氣，充滿在屋裏。

先生望着地板上的太陽光說：『包第尼君！啊！我還很記得呢！你母親是個很好的人，你在一年級的時候，是坐在那窗口左邊的位置上的。慢一慢，是了，是了，你那時捲曲的頭髮，還像在眼前哩』

先生又想了一會說：

『你是個很活潑的孩子，可不是？你在二年級的那一年，曾患過喉痛，病愈回到學校來的時候，非常消瘦，裹着大圍巾，到現在已經四十年了，你居然不忘記我，真難為你，來看我的老學生很多，有的做了大佐，有幾個做了牧師，此外，也有許多已做了紳士的。』

先生詢問了父親的職業，又說：『我真高興！謝謝你！近來已少有人來看我，也許你是最後的人吧！』

父親說：『不！你還很康健！別說那樣的話！』

『不！你看！我的手這樣顫動着呢！這是不好的現象！我在三年前有了這毛病，那時還在學校裏教書，起初也不留心，總以為立刻會好的。不料，竟慢慢地重起來，結果字也不能寫了。啊！我從做



教師以來，第二次把墨水流落在學生筆記簿上，那天真非常難過啊！『雖然這樣，我總暫時勉力教書，後來力盡精疲，便在教書生活的第六十年，分別了我的學校學生和事業，真難過啊！在最後那課完了後，學生一直送我到家裏，大家依依不忍分別，我悲哀得很，以為我的生涯也就此完了！不幸，一年前死了妻，一個獨子也不久死亡，現在只有兩個孫子，做着農夫，靠了少許的退職金，度着無聊而無盡的日子！我現在的工作！只是每天溫着以前學校裏的書，有時翻讀日記，或是閱讀別人送給我的書。就在這裏呢。』說着指書架：『這是我的歷史，我全部生活都在這裏面。除此以外，我沒有留在世界上的東西了！』

到了這裡，先生忽然帶着快樂的調子說：『是的！叫你吃驚吧！包第尼君！』他說着，走到書桌旁邊，打開那長抽斗，抽斗中有許多紙束，都用細繩縛着的。上面一一記着年月。他翻尋了許久，才打開一束，翻出一張黃色的紙來，遞給父親，這是四十年前父親的成績。

紙的左上角，寫着這些字：『聽寫，一八三八年四月三日，亞爾培脫·包第尼。』父親把看着這寫着粗大的小孩筆迹的字紙，險角帶笑，可是眼中就浮出淚痕。我立起來問是什麼，父親一手抱住了我：

『你看這紙！經過我母親的改削的。母親常在這種地方，替我修改，最後的一行，全是母親給我寫的。我因為疲勞而入睡，母親便仿了我的筆迹寫完的。』父親說着，吻着那紙片。

先生又拿出別一束紙片來：

『瞧！這是我的紀念品。每學年，將學生的成績，各取一份留藏着，其中依着月日，和順序排列的。打開這些，一一翻閱，往事湧現在心中，好像年光已流倒那時了！啊！雖有許多年數了，若是一閉眼睛，就像有許多的孩子，許多的班級，還在眼前。那些孩子中，有的已經死去了吧。我還記得許多孩子的事情，像最好的和最壞的，影嚮格外深。因為他們使我快樂或傷心，我是決不會忘記的。許多孩子之中，很有壞的！但是，我好像是在別一世界，不管壞和好，我是同樣地愛着他們。』

先生說畢，重新坐下，擦住我的手。

父親笑問：『怎樣？你還記得我那時的淘氣嗎！』

老人也笑了：『你嗎？不，並沒記得什麼。你本來是算淘氣的。不過你是很聰明，並且在年齡的比例上，也大得快了一點。記得你母親曾經很愛你。且不說這個。啊！今天你來是很難得的，謝謝你！難為你撥冗來看我這衰老的苦教師！』

父親很高興地說：『先生，我都記得母親初次領我上學校的光景。母親第一次和我離開兩點鐘之久，那時母親覺得彷彿要將我從自己的手裏，交付給別人，母子就從此分散，心裏很難過，我也很難過。我在窗口和母親說再會的時候，眼中流着眼淚。這時先生用手招呼我，瞧先生那時的姿勢，和臉

色，好似知道母親的心情的。先生那時的眼色，彷彿在說：『請放心吧！』我看看先生那時的心情，便深知先生是保護和饒恕我的。我永不忘記那時的先生樣子，永遠刻在我的心裏。今天這個記憶，將我從秋林拉到這裏來。我因為要想在四十四年後的今天，再望望先生，向先生道謝，所以來的。』

先生不作聲，他那顫抖着的手，撫摸我的頭，那手從頭頂到額角，又移到肩上了。

父親環視室內。粗糙的牆，粗裂的牀，少許的麪包，窗上擱着小小的油壺。父親看見這些。似乎想說：『啊！可憐的先生！勞苦了六十年，只得到這樣的報酬嗎？』

可是，老先生却自己知足的。他高興地和父親談着我這裏的事，過去的先生們和父親同學們的情形，彷彿像說不完。父親想攔住先生的話，請他一起到街上去吃午飯。先生儘是客氣，又好像遲疑不決。父親握着先生的手，催促就去。於是先生說：

『但是，我喫東西不方便，手這樣地顫動着，還要妨害別人呢！』

『先生！我們可以帮助你。』先生見父親這樣說，便即應允。他微笑着搖頭。

『今天天氣多好呵！』老人一邊關門一邊說：『真好的天氣。包第尼君！我終生不會忘記今天的！』

父親攙着先生，先生攙着我的手，一同下坡去。我們在路中遇見攜手走着的兩個赤脚的少女，又

蓬到擔着草的男孩子。據先生說，他是三年級的學生。上午在牧場或田野工作，飯後到學校裏去讀書。那時已經正午，我們進了街上某餐館，三人圍坐午餐。

先生很高興，可是因為高興的緣故，手顫動得更利害，幾乎不能吃東西了。父親代他割肉，和切麵包，或是代他把鹽加在盆裡，他用玻璃杯盛着湯捧飲，可是仍還障着牙齒呢。先生說像說不完，關於什麼年青時代讀過的書，現在的社會，自己被先聲稱揚過的事跡，今代的制度這些東西。他臉色微紅，笑談得像年青人，父親也怡然含笑看着先生，父親的神情，和平日在家裏，一邊想着事情，一邊看着我一樣。

先生打翻了酒，父親站起來，用食巾給他拭乾。先生笑着說：「呀！真謝謝你！」後來，先生顫動的手舉起杯來，鄭重地說：

「工程師！祝願你和哥兒的健康，紀念你的母親請乾了這杯！」

父親回答：「先生！祝你的康健！」又握先生的手。那在室角的餐館主人和侍者們，都看着我們，他們彷彿被這師弟的情愛所感動。

兩點鐘以後，我們走出餐館。先生說要送我們到車站，父親又去扶他。先生仍攜着我的手，我代先生拿着拐杖走。街上有的人站着看我們，本地人認識先生的，和他招呼。

我們在街上走着。從前面的窗口，飄出孩子朗朗的書聲，老人立住了悲哀地說：

『包第尼君！這叫我很傷心！我一聽到學生的讀書聲，便想到我已不在學校，別人在代替我，不覺悲傷起來！那個，那書聲是我六十年來聽熟了的歌曲，我會很歡喜它的。我好像已舉目無親，連一個小孩也沒有的人了！』

『不，先生！』父親說着又開步前行。『先生有許多的孩子呢！那些孩子，都散在世界上，他們都和我一樣地記念着先生呢！』

先生悲哀地說：

『不！我現在沒有學校，沒有孩子，沒有孩子，是毫無生氣的。不久便是我的末日吧！』

『請別說這樣的話！先生做了一生的好事，把一生放在很高尚的事情上了！』

老先生白髮的頭，靠在父親的肩上，又緊緊握住我的手。我們到車站時，火車快要開了。

父親在老人頰上接吻告別：『再會！先生！』

老人也說：『再會！謝謝你！再會！』兩手握住父親的手，顫動地貼到自己的胸前去。

我和老先生接吻時，他的臉上淚痕縱橫。

父親把我先推入車內。等車要開動的時候，取過老人手中的杖來，把自己執着銀鏤刻有名氏的華

美的杖換過去，說：

『請傘了這個，當作我的紀念！』

老人正想推辭，父親已跳入車裏，關上車門。

父親說：『再會！先生！』

那時車輪將動，老人說：『再會！你已慰藉這窮老人了！願上帝祝福你！』

父親說：『再相見吧！』

先生搖着頭，彷彿在說：『恐怕從此要永別了呢！』

父親反復地說：『再可相見的，再見！』

先生高舉顫着的手，向着天說：

『再在那天堂裏相見吧！』

車開了，先生的形影，在那擎着手的瞬間消逝了。

全 愈

二十日：星期四

我和父親快樂地旅行回來，真想不到十天之中，竟不能見天地。在這幾天間，病得幾乎沒有了命，只在朦朧中，記得母親會啜泣，父親會蒼白了臉守待着我，西爾維亞姊姊和弟弟低聲地談着。那戴眼鏡的醫生守在牀前，雖會向我說些什麼，但我全不明白。我幾乎要和這世離別了。病中有三四天，神志全失，像在做着黑暗痛苦的夢！彷彿記得我二年級時的女先生會來到牀前，把手怕遮住自己的咳嗽我的老師會俯身和我接吻，我臉上被鬚觸着覺痛。克羅西的紅髮，代羅西的金髮，和穿着黑服的卡拉布利亞少年，都好像在雲霧裏看見。加倫會拿了一個帶葉的夏椅子來給我，因他母親也有病，不久就回去了。

我等到從長夢中醒來，神志清楚，見父母在微笑，西爾維亞姊姊在低聲唱歌，我才知道自己病已轉機。啊！真是悲哀的惡夢啊！

從此以後，我每天轉好。等『小石匠』來裝兇險給我看，我才展顏微笑。那孩子一病以後，臉長了許多，兇險比從前裝得更像了，可來第也來過，加洛飛來時，把他正在經營着的彩票，送兩條給我。昨天我睡着的時候，僕雷克西來，據說他將我的手，在自己的頰上觸了一下，便走了，他是才從錢廠出來的，他臉上染着煤灰，黑跡留在我的袖上，我醒來看見，很是快樂。

在這幾天中，樹葉又綠了許多。從窗口望出去，孩子們都挾着書包到學校去，我多羨慕啊！我也

快能回到學校裏去了，我想早點去看看全體同學，看看自己的座位，學校的庭院，和街上的模樣。又想聽聽我病中所發生的新聞，也想去翻開筆記簿和書籍。那些都好像已有一年的別離呢。可憐我的母親已瘦得蒼白！父親也很疲勞！來望我的那些好朋友們，都跑近來吻我，啊！一想到將來終有一天，和這許多朋友分別，現在悲從中來。我大概是可以和代羅西同入中學的，另外的朋友們怎樣呢？畢業以後，大家便別離，從此以後，很少把晤的時候。若是遇到疾病的時候。也不能再在牀前看見他們吧！——加倫，傑雷克西，可來第都是很親近的好朋友。——可惜都不長久！

### 勞動者中的朋友

二十日 星期四

顏利科！爲什麼要說『不長久』呢？你畢業了進了中學去，他們做工去。幾年之中，大家都居在同一的市內，爲什麼再不能相見呢？即使你進了中學或大學，再到工廠裏去看他們，不也可以的嗎？在工廠中晤見舊友，是多麼快樂的事啊！

無論可來第和傑雷克西在什麼地方，你都可以去訪問他們的。也可以在他們那裏學到種種事情的。怎樣？若是你不和他們繼續交際，那末，將來你再不能得着這樣的友人——和自己階級不同的友人。



到那時候，你就只能生活在一個階級中，要知道只生活在一個階級中的人，正和只讀一本書的學生一樣。

所以，你要決心永遠和這些朋友來往！並且從現在起，便應多和勞動者的子弟交遊。上流社會是將士，下流社會是兵丁。社會和軍隊一樣，兵丁並不較將士賤。貴賤在於能力，不在於薪水之多少，在於勇氣，不在於階級的高低。論理，正因其兵士和勞動者的報酬少，所以更可貴。你在朋友之中，對於工人的兒子，應該特別的敬愛，尊重他們父母的勞力和犧牲。不應該只看財產和階級的高下。因為財產和階級的高下來歧視，那是鄙賤的心情。救濟我國的神聖的血液，是從工廠田園的勞動者的脈管中流溢出來的。要愛加倫，可來第，懷雷克西，『小石匠』，在他們的胸裏，有着高尚的靈魂。將來無論命運怎樣變動，決不要忘記這少年時代的友誼，應從今天起自誓。若是再過四十年，有機會到車站時，看見加倫墨黑了臉，穿着司機的衣服，即使你做着上院的議員，也應立即跑到車頭上去，挽住他的頭頸。我相信你一定是這樣的。

——父親——

## 加倫的母親

二十八日 星期五

加倫的母親

我回到學校裏去，最初聽到的，是一個不幸的消息，加倫因為母親，大病缺席了好幾天。他的母親終於在上星期六那天逝世了。昨天早晨我們一走進教堂，老師對我們說：

「加倫遭遇大故了！他母親死去了！大約他明天要回到學校裏來的，望你們大家對他的痛苦同情，他進教室裏來的時候，要親切叮嚀地招呼他，安慰他，不准說戲言或向他笑！」

今天早晨，加倫踏遲了一刻來了。我見了他，心裏很難過。他臉容瘦削，眼睛紅腫，兩腳顫抖；彷彿自己生了一個月的大病。他全身穿着黑服，差不多一眼認不出他是加倫來。同學屏氣看他，他進了教室以後，記起了母親每天來接他，從椅子背後看他，注意他種種的情形，忍不住便哭起來。先生携他過去，將他貼在胸前：

「哭吧！可憐的孩子！可是不用灰心！你母親雖不在世界，但是，她仍在照顧着你，仍在愛你，仍在你身旁呢。你終有時候再和母親相見的，因為你有着和母親一樣正直的精神。啊！你要節哀順變啊！」

老師這樣說了，領他坐在有旁邊的坐位上。我不忍再去看加倫的臉，加倫拿出自己的筆記簿和摺置已久的書來看，到折角作記的地方，是前次母親送他來的時候作的。又掩面失聲。老師向我們使眼色，暫時不去理他，自己上課。我雖想對加倫說句話，可是不知說什麼好，只將手搭在加倫的肩上低

聲說：

『加倫別哭了！』

加倫什麼也不回答，只見把頭伏倒在桌下，把手加到我的肩上來。下課以後，大家都默着恭恭敬敬地集在他的周圍。我因為看見我母親了，就跑過去想求她擁抱。母親將我推開，只是看着加倫。我選不明白，等到看見加倫獨自立在那裡，默不作聲，他悲哀地看着我，那神情彷彿在說：

『你還有母親來抱你，我卻不能夠了！你有母親，我已沒有了！』

我才明白母親推開我的緣故，我便不待母親攜我，自己出去了。

### 寇賽貝瑪志尼

今天早晨，加倫來的時候，仍是蒼白的臉，紅腫着眼。我們給他在桌上堆着物品，當作喧禮。他看也不看。老師另外拿了一本書來，說是預備念給加倫聽的。他先通知我們說：『明天要給勳章與前次在洵河（P.C.）救起小孩的少年了，下午一時，大家到市政所去參觀，禮拜就作一篇參觀記，當作這月的每月故事。』潘告畢，又向着那低頭的加倫說：

『加倫今天請忍耐着，把我以下所講的話，和大家一齊筆記起來。』我們都拿起筆來，老師就開始

寇賽貝瑪志尼

始……

『寇賽貝瑪志尼 (Giuseppe Mazzini) 在一八零五年，生在熱西亞，一八七二年死在比撒 (Rimini)。他是個偉大的愛國家，文學家，又是意大利統一的前鋒。他爲愛國精神所驅，與貧苦奮鬥四十年。甘受放逐迫害，情願亡命國外，不肯變更自己的主義和決心。他很敬愛他的母親，將自己高尚純潔的精神，完全歸功於母親的感化。他的一個好友，喪了母親，不勝哀痛！他貽書慰唁。以下所說的，便是他信中的原文。

『朋友！你在這世，再不能看見母親了，實屬遺憾萬分。我目前不忍看見你，因爲現在你的悲哀，是誰都難免，並且在非超越不可的神聖的悲哀之中。』『悲哀非超越不可，』你可明白我這句話嗎？悲哀在另一面，不能改善我們的精神，反使我們陷於柔弱卑屈；我們對於這一部分的悲哀，當戰勝而超越他。悲哀的別一面，有着使我們精神高尚偉大的東西。這部分是應該永遠保存的。母親在世界中是最可愛的，無論這世界所給與你的，是悲哀或是快樂，你總不會忘記你的母親吧。但是，你要紀念母親，敬愛母親，哀痛母親的死，不要辜負你母親愛你的心。啊！朋友！試聽我的話。死這東西，是不存在的，是空無所有的，這是不能瞭解的東西。生便是生，依照着生命的法則，生命的法則就是進步。昨天你在這世上有母親，今天你到處天使。凡是善良的東西，都有加增的能力，會做這世的生命，

永遠不會消滅。你母親的愛，不也是這樣嗎？你母親要比以前愛你啊！因此，你對於母親，也就有比從前更重的責任了。你將來在他界能否會見母親，完全要看你自己的行為怎樣。所以，應因了愛慕母親的心情，更改善自己，以安慰母親的亡魂。以後無論我做什麼事，常要自己反省：『這事是母親應許的嗎？』母親的死去，實替你在這世上遺留了一個保護者。你以後一生的行事，都要跟這保護者商量，要剛毅！要勇敢！要跟失望和憂愁奮鬥！在大苦惱之中，維持精神的平靜！因為這是母親所高興的。」

兀生再斷續地說：『加倫！要剛毅！要平靜？這是你母親所高興的。你懂了嗎？』  
加倫點頭。他大粒的淚珠，滴落在手背上，筆記簿上和桌上。

### 少年受勳章（每月故事）

下午一時，老師領着我們到市政所去。參觀授勳章給上次在洵河救起小孩的少年。

大門上飄着大國旗。我們走進中庭，人已滿了，紅色檯布罩了的檯子，放在前面，檯上列有書件，這後面是市長和議員的坐席，有許多華美的椅子。司儀的先生穿着青背心白襪子，便在那裏。再右邊是一大隊的掛勳章的警察，稅關的職員。這對面排着許多盛裝的救火員，還有許多騎兵，步兵，

砲兵及在野軍人。其他紳士，二般的人民，婦女，小孩，都圍集在這周圍。我們和別校的學生並坐在一角，旁有一群從十歲到十八歲光景的少年，在互相談笑。據說他們是今天受勳章的少年的朋友，特從故鄉來參加的。市政所的人員多在窗口下望，圖書館的走廊上，也有許多靠着欄杆觀看。大門的樓上，滿滿地集着小學校的女學生和面上蒙着青面幕的婦人會員。全體的情形，彷彿似戲院，大家高興地談說，時時望着有紅氍毹子的地方，看有沒有人出來。樂隊在廊下的一角，靜奏樂曲，日光明亮地射在高牆上。

忽然，從廳中，從窗口，從廊下，掌聲四起。

我翹起腳跟來望。看見在紅氍毹的後面人們分出一條路來，另外有一個男子和女人走來，男子更攜着一個少年的手。

這個少年，便是那見義勇為的少年。那男子是他的父親，本是一個石工，今天打扮得很整齊。女人是他的母親，她有着小小的身材，皮膚白色，穿着黑服，少年也白色，衣服是鼠色的。

三人見了這許多人，聽到這許多的拍手聲，只是站着不動，眼睛也不向別處看，司機領着他們到臺子的右旁。

過了一會，掌聲又起，少年望望窗口，又望望婦人會員所在的廊下，好像自己不知置身在何處，

少年的面貌略像可來第。只是面色比可來第紅些。他父母望着臺上。

這時，在我們旁邊少年的鄉友，有的向少年招手，有的輕喚着『平！平！平！平諾脫』(Pai! Pai! Piu)來引起少年的注意。少年彷彿聽到了，向着他們看，笑容在帽子下面露出來。

沒有多少時候，守衛立正，市長和許多紳士一齊進來。

市長衣服純白，圍着三色的肩衣。他站到臺前去，紳士們都在他的兩旁或背後就坐。

樂隊停止奏樂，滿場因為市長的號令，便肅靜起來。

市長於是開始演說。起初大概是敘說八年的功績，說話不大清楚。到了後來，聲音漸高，遍布全場，句句話都可聽到：

『這少年在河邊，看見自己的朋友正將沒頂，便不顧一切地脫去衣服，躍入水中去救他。旁邊的孩子們想攔住他，說：『你也要同歸於盡呢！』他也不管，跳入河中；河水正漲滿，連大人下去也危險的。他盡力游泳在急流中，竟抓住快在水底窒死的友人，衝波而上。他幾次要險遭溺下，終於鼓着勇氣，浮出到水面來。他那種堅忍決死的精神，幾乎不像是少年的行徑，彷彿如大人救自己愛兒的光景。上帝鑒於這少年的義俠，就助他一臂，使他從鱉魚窠裏救出瀕死的友人，更因為別人的助力，終慶更生。事後，他回到家裏，若無其事，淡淡地將經過報告家人。』

「諸君！大人的見義勇爲，已是難能可貴的美德，至於在沒有名利觀念的小孩，體力怯弱，無論做什麼，都要拚着命的，並且他無何等的義務責任，即使不做什麼，只要能瞭解人所說的，不忘人的恩惠，已足受人愛悅。他竟有那樣勇敢的行爲，真是神聖之至！諸君！我不再說什麼了！我對於這樣高尚的行爲，不願再加上無謂的讚語！現在諸君的面前，就立着那高尚勇敢的少年！請軍人諸君啊！視他爲弟，請做母親的婦人們，和自己兒子一樣地替他祝福！小孩們啊！請記着他的名字，將他的樣子永銘心版，長毋相忘！請過來！少年！我現在以意大利國王的名義，給你這勳章！」

市長在臺上拿了勳章，掛在少年胸前，又抱着他接吻。母親揩着兩眼，父親把下額垂下胸口來。市長和少年的父母握手，遞給母親絲帶束着的獎狀。又向着那少年說：

「今天是你最榮譽的一天，在父母是最幸福的一天。請你在一生之中，勿忘今日，請你走上德義名譽的路程！再會！」

市長說了退去。樂隊再奏起來。我們以爲儀式就此完畢了。這時，一個八九歲的男孩，從救火員隊中走出來，跑近那受勳章的少年，將自己投在他的腕裏。

拍手聲又起來了。那就是在洵河被救的小孩，他這次出來，是表示感謝再生之恩的。被救的小孩吻着恩人，攜手出去。少年的父母跟在後面，勉強在人羣中，擠到大門外面。警察、小孩、軍人、婦



弄，都望着那方。翹起腳跟想看這少年。在近處的人，有的去撫觸他的手。他們在學校學生的旁邊經過時，學生都高舉着帽子，在空中搖動。和少年同鄉的孩子們，紛紛上去挽住少年的手臂，或是拉住他的上衣，狂叫『平！平！萬歲！平！萬歲！』少年經過我的身旁，我看他臉上紅暈，模樣很高興。勳章上飄着紅白綠三色的絲帶，他的父親，用了顫顫的手抹鬚。在窗口及廊下的人們，見了都向他們歡呼。他們經過大門時，婦人會員從廊下拋下紫羅蘭或野菊的花束來，落在少年和父母的頭上，更散在地上，在旁邊的人，都俯身拾起，交給他的母親。這時，庭中的樂隊，緩緩地奏着幽婉的樂曲，那音調彷彿銀鈴一樣的合唱，遠遠地低下去。

## 第八卷 五月

## 畸形兒

五日 星期五

今天我有些不舒服，在校裡請了假，由母親領了我到畸形兒學校去。母親是爲了請求給那門房的兒子入校去的。到了那裡，母親留我在外面，不讓我入內。

額利科，我爲什麼不讓你進學校去？想來你還未明白吧？因爲把你這樣健全的小孩，帶到那不幸的殘廢者的羣裏去，給他們去看，是叫他們傷心的。就是不這樣，他們已經常常有痛感自己不幸呢！他們真是可憐啊！若是身入其境，不禁悲從中來：裡面有六十個男女小孩，有的骨格不正，有的手足歪斜，有的皮膚皴裂，身體扭縮。也還有容貌活潑，眉目可愛的。有一個孩子，高高的鼻子，臉的下部只像老人樣的尖長了，可是還帶着可愛的微笑呢！有的孩子，從前面看去，很是端秀，不像是有殘疾的，若叫他背過身來，就覺得他的可憐了。恰好，醫生到在這裡，叫他們一個一個地立在椅上，曳上衣服，檢查膨大的肚皮和臃腫的關節。他們時常這樣地被去了衣服，迴環着給人看，已成習慣，

恬不爲恥。可是，在那身體初發見殘疾的時候，他們會經過多少的難過啊！病越厲害，別人越憎厭他們，有的繫幾小時地被棄置在庭角，嚼着粗劣的食物，有的還要被譏笑，也許有的在幾個月中，還在受無益的綑帶和療治的苦痛吧。現在，靠了這學院中的保護和適當的食物與運動，身體漸漸恢復起來。見到那因了號令伸出來的搏着綑帶或有夾着板的手腳，真是可憐。有的坐在椅上不能站直，用臂托着頭，一手撫摸着拐杖；有的手臂雖勉強向前伸直，呼吸却迫促起來，蒼白了臉倒下地去。他們雖然這樣，還要藏匿苦痛，勉強裝着笑容呢！顏利科啊！像你這樣健全的小孩，還不知自己感謝自己的健全，我見了那可憐的畸兒，一想到世上做母親的當作自己的榮耀，矜誇地抱着壯健的小孩，覺得很是難過，恨不能一個個地去擁抱他們。若是旁邊沒人，我就要這樣說了：

『我不離開這裡！讓我爲你們犧牲一生，做了你們的母親吧！』

可是，孩子們還唱着歌，那種低聲悽惻的聲音，使聽見的人心碎。先生稱贊他們，他們便非常高興，在先生經過他們坐位的時候，他們都去吻她的手。大家都愛着先生呢。先生說，他們頭腦都好，也肯讀書，那位先生，是一個溫和的年青女人，有着慈愛的臉，他常常帶悲容，大概因爲每天和那不幸的孩子作伴的緣故吧。真是敬佩啊！工作着而生活的人雖然很多，可是像她那樣做着神聖的職務，却是少有的！

## 犧牲

九日 星期二

我的母親是好母親，西爾維亞姊姊也有着高尚的精神，像母親一樣。昨夜，我正寫寫着每月故事『三千單尋母記』的一段——因為這太長了，先生叫我們四五個人分段抄錄的。——姊姊輕輕地進來，低着聲說：

『我們快到母親那裡去！母親才和父親在說什麼呢，好像家中有了什麼不幸的事，他很是悲痛，母親在安慰他。說家裡要困難了——慌嗎？家裡已經沒有錢了！父親說，要有犧牲，才能恢復呢。我們也大家來犧牲好嗎？這非犧牲不可的？啊！讓我去和母親說，你也附和我，並且：要照我姊姊所說的樣子，對母親立誓，什麼都高興做啊！』

姊姊說着，拉了我的手，同到母親那裡去。母親正一邊做着針線，一邊在沈思，我在長椅的一端坐下，姊姊坐在那一端，便說：

『喂！母親！我要和母親說一句話。我們兩個要和母親說一句話。』

母親驚異地看着我們。姊姊繼續着說：

「父親不是說家裡沒有錢了嗎？」

母親紅着臉回答：「什麼？沒有錢的事，你們知道嗎？誰告訴你們的？」

姊姊大膽地說：

「我知道的！所以，母親！我們也非犧牲不可。你不是會說到了五月底，給我買扇子嗎？還答應買顏料盒給顏利科弟弟嗎？現在，我們已什麼都不要了。也不想用一個錢，不給我們也好。啊！母親！」

母親剛要回答說什麼，姊姊阻止她：

「不，一定得這樣。我們已經決定了。在父親沒有錢的時候，水果，什麼，我們都不要，只要有湯早晨單吃麵包也就够了。這樣一來，伙食是可以省點錢吧。父母一向實在太待我們好了！我們決定只要這樣便滿足了。喂，顏利科，對嗎？」

我回答說是。姊姊用手遮住了母親的嘴，繼續着說。

「還有，如果可以犧牲的，無論衣服或什麼，我們願意犧牲。可以賣去人家送給我們的東西，可以工作幫母親的忙，終日工作吧！什麼事情都做，我，什麼事都做的！」說着，又將臂彎到母親項上去，

『若是能救助了家庭，父親母親再有像從前那樣快樂的臉給我們看，我情願做無論怎樣辛苦的事。』

我從未見過這時母親臉上的愉快，這時，母親熱烈地吻着我們，也是從來所未會有過的。母親當時不說什麼，只在笑容上掛着淚珠。後來，母親和姊姊說明家中並不困於金錢，叫她不要誤聽。還幾次贊賞我們的好意，這夜很高興，等父親回來，便一一地告訴了他。父親也不說什麼。今天早晨，我們到餐桌時，我覺得悲喜交集，我的食巾下面，放着顏料盒，姊姊的食巾下面，放着扇子。

## 火 災

十一日 星期四

今天早晨，我抄完了『三千里尋母記』，正想着這次作文的材料。忽然，從樓梯方面，發出非常的人聲。過了一會，有兩個救火員走進屋子，和父親說，要檢查屋內的火爐和煙突。這因為誰家屋頂的煙突上冒着火。辦不清楚的緣故。

父親說：『哦！請檢查！』其實，我們屋子裏並沒有燃着火，可是救火員仍在客室中巡視，耳朵附近牆壁，聽有沒有火爆發。

在他們巡視各處時，父親向我說：

「『救火員』這不是好題目嗎？我講，你寫吧！」

「兩年以前，我半夜從戲院回來，路上看見過救火員的救災行動，那時我才走入羅馬街，見有猛烈的火光，許多人都集在那裏。一所屋子正在燒着，火燄如蛇，煙氣如雲霧，從窗口屋頂噴出，男人和女人，都從窗口探出頭來拚命喊叫，忽然又不見了。門口擠滿了人，齊聲叫喊說：

『他們要燒死呢！快救命啊！救火員！』

這時來了一輛馬車，從車中跳出四個救火員，這是最先趕到的；他們一下車，就跑進屋子裏去。他們一走進，同時發生了恐怖的事情。有一個女子，在四層樓窗口叫喊奔出，手拉着欄杆，背向着外，掛在空中。火燄從窗口噴來，幾乎燒着她的頭髮。群眾驚惶地在喊，方才的救火員，一時錯了方向，從三層樓破壁而入，這時群眾齊聲狂叫說：

『在四層樓上，在四層樓上！』

他們急走上四層樓，忽然在那裏聽見恐怖的叫聲，梁木從屋頂落下，煙燄滿了門口。要想到那關着人的屋子裏去，除非從屋頂走，已竟有沒有別的路。他們急忙跳上屋頂，煙霧瀰漫的瓦上，露出一個黑影來，這便是那最先跑到的伍長。可是，要從屋頂到那被火包着的屋裏去，一定要經過那屋頂的

窗和格漏間極狹小的地方。因為別處都包在火燄裏，只這狹小的地方，還有冰雪拖着。可是卻沒有可以攀援的處所。

群眾在下叫說：『無論如何通不過那裏的！』

伍長沿着簷走，群眾震慄地看着他。他終於經過那狹小的地方，那時下面的助威聲，幾乎震蕩天空。伍長走到那危急的場所，用斧斫斷梁椽，造成入內的路。

這時，那女子仍掛在窗口，火燄快將燒到她的頭上，眼見得就要向街路落下來。

伍長闖了入路，結束身子便跳進屋裏去。後面的救火員也跟着跳入。

這時才運到的長梯架在屋前。窗口冒出可怕的煙燄來，耳邊聽到淒厲的呼聲，危急得無從措手的模樣。

群眾叫着說：『不好了！連救火員也要燒死了！完了！早已死了！』

忽然，伍長的黑影，發現在有欄杆的窗口，火光映紅了他的頭。女子去抱住他的頭頸，伍長兩手抱着那女子，下室中去。

群眾的叫聲，沸騰在火聲中：

『其他的人呢？怎樣下來？那梯子離窗口很遠，怎樣接得着呢？』



在群眾的叫喊聲中，又來了一個救火員，右足踏着窗沿，左足踏在梯子，跨在空中立着，室中的救火員，把遭難者一一抱出來交給他，他又一一地遞給從下面上去的救火員。下面的又一一遞給再下面的同伴。

最先下來的，是那個曾在欄杆上掛過的女子，其次是小孩，再其次的也是個女子，再其次的是個老人。等到危險的人都下來以後，室中的救火員，才一一下來。其中最後下來的，是那個最先上去的伍長。他們下來的時候，群眾大聲歡迎，等到那拚命先登後下勇敢的伍長下來時，群眾歡迎如雷，那張開着手，喝彩有如歡迎凱旋的將軍。他的名字叫寇賽貝羅比諾（Giuseppe Robinò），在這時候傳誦在數千人的口中。

『知道嗎？這便是勇敢。勇敢是不用講理由的，不用猶疑的，見人危難，奮不顧身，速如電光地飛過去。過幾天，帶你去看看救火員的練習罷。那時，你去見見羅比諾伍長罷。你想知道是怎樣的個人嗎？』

我回答說：『很想知道他。』

父親這樣說：『便是這位！』我不覺吃了一驚，回過頭去，看見那個救火員，正檢查完畢，要從室中出去。

父親指着衣上綴有金邊短小精悍的那個說：『快和羅比諾伍長握手！』伍長立住了伸手過來，我去和他握手。才道別而去。

父親說：

『好好地記着這事！你在一生之中，有幾千握手的人，但是那樣俠義勇敢的人，恐怕不發十個吧！』

### 三千里尋母記（每月故事）

在幾年之前，有一個工人家的十三歲的兒子，獨自從意大利的熱內亞，到美洲去尋他的母親。

這少年的父母，生不逢辰，陷於窮困，負債纍纍。母親爲一家生活，想設法賺些錢，便在兩年以前，遠適南美洲的阿根廷共和國（Argentine Republic）首都培諾斯愛列斯市去做女僕。原來，有許多勇敢的婦女，從意大利到南美洲去作工，因爲那裏工資豐厚，去了不到幾年，便可積蓄幾百元回來。這位苦母親別了她一對十八歲和十三歲的兒子，悲哀腸斷，可是受生活的驅使，也便忍心勇敢地去了！

那婦人一路平安，到了培諾斯愛列斯，她丈夫的一個從兄，在那裏經商有年。他介紹了她，到該市一高級家庭中去做女僕。那裏工資豐厚，待遇也好，她安心地工作着。她初在那邊，也常寄信息回家

他們在分別時會約定：從意大利去的信，寄交從兄轉遞，婦人寄到意大利的信，也先交給從兄，再附寫幾句，轉寄到熱內亞丈夫那裏來。婦人每月有十五元工資，她一個錢也不花，隔三月寄錢到家一次。她丈夫雖是工人，卻很正直，把這錢逐漸還債，一邊自己也發奮工作，含辛茹苦，等他的妻子回國。自她去國以後，家中冷落得像空屋一樣，幼子更戀念着母親，傷心着母親遠適他國，時刻不忘。

光陰如矢，一年已過去了。婦人上次來過了一封短信，說略有不適，便消息杳然。家中兩次寫信給從兄，也沒有回信來。再直接寫信到那婦人的僱主家裏去，仍無回復。——這是因為弄錯地址，未曾寄到的——於是全家驚惶，便請求駐培諾斯愛列斯的意大利領事，代為探訪。三個月後，領事回答說，連報紙上登過廣告，也沒有人來承認。也許因為那婦人以屈身為奴，當作羞恥，所以隱瞞了自己的本名罷。

再過了幾個月，仍如石沈海底，毫無消息。父子三人一籌莫展，幼子更悲念不堪，幾將致疾。因為大家計無所出，父親想親往南美洲去尋妻，但又不能拋棄職務，也沒有寄託兒女的地方。或者可叫長子去尋訪，但他已能賺錢，幫助家計，無法脫身。每天大家總是面面相覷地反覆商量，有一天，幼子馬爾可（Marco）毅然決然說：『我到美洲尋母親去！』

父親無話可答，只悲哀地搖着頭。在父親看來，以十三歲的年齡，走到一個月旅途，獨自到美洲

去，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但是，幼子堅持這主張，從這天起，大家談起這事，他總堅持到底，他神情沈靜。說出可以護他去的理由，好像大人一樣。

『看別人不是也去的嗎？有許多去的人比我还小呢！只要下了船，便會和大眾齊到那裏的。一到南美，便去打聽從伯的住所，在那裏的意大利人很多。一問便能明白。等從伯找到了，母親也可找到了。如果再尋不着，那末去請求領事，託他代訪母親作工的人住所。無論怎樣艱苦，那裏總有好做的工作，只要去勞動，不用怕沒有回國的川資的。』

父親聽他說得這樣，便慢慢地同意了。平日原是知子莫若父，況且這孩子已在艱苦貧困中過慣了的。這次的遠行是去尋自己的慈母，一定較平日，發揮加倍的勇氣。並且一個父親朋友，曾做某船船長。父親跟船長商量。船長答應替馬爾可通融到阿根廷的三等船票一張。

父，猶疑了一會，答應馬爾可的要求。等到起程的那一天，父親替他包好衣服，集了幾塊錢，給他塞入衣袋裏，又寫給他從兄的住址。一個四月中天氣很好的黃昏，父兄送馬爾可上船。

船快開了，父親在吊梯上，和兒子作最後的接吻：

『啊，馬爾可你去吧！別害怕！上帝保護着你的孝心的！』

可憐的馬爾可他雖鼓着勇氣，乘長風被萬里浪，但眼見故鄉美麗的河山，漸漸消逝，舉目只見一

片大海，船中一無相識，孤零零地一個人，和一個行渡，一想到这里，不覺悲從中來。他在最初的兩天中，什麼都不要吃，只是躲在甲板上暗泣，心緒紊亂得很，其中最可悲可懼的，就是就心到母親萬一死了。他不絕地彼此憂悶所纏繞，有時像在做夢，彷彿一個從未相識的臉容，現在眼前，很憐憫地注視着他，並且附耳對他低聲說：「你母親早已死在異國了！」他驚醒過來，方知是夢，重復抑住正要出口的哭聲。

船過西布羅陀 (Gibraltar) 海峽，到了大西洋，馬可爾才略微振作勇氣和希望。可是，這也暫時。洋面茫茫，除水天以外，什麼都不見，氣候漸次增熱，看着船上去國工人們可憐的光景，和自己的形孤影單，都使他的心中蒙上暗影。日子這樣無聊地過去，正如牀上的病人，忘記了時日，好像自己在海上已住了一年，可是每天早晨醒來，發現自己仍在大西洋中，赴美洲的途上，不覺吃驚，落在甲板上，有美麗的飛魚，血紅的日沒，是熱帶的風景，和有着火山一樣的海面。夜中的燈光。馬可爾好像在作夢，不知是真是幻。天氣不好的日子，日夜地躺在室裏，聽着器物的滾轉聲，磕碰聲，周圍人們的哭叫聲，呻吟聲，彷彿是世界的末日。當那靜寂的海灣成黃色時，炎熱如沸，更覺得倦怠無聊。那時疲弱極了的乘客，躺倒在甲板上不動，像死去一樣。海程總是漫漫無盡。滿眼只見水連天，天接水，昨天，今天，明天，老是這樣。

馬爾可常憑着船舷。整整幾小時地茫然看海。一邊想着母親，往往自己不知不覺，落入夢鄉。夢裏看見那不相識者，附耳憫憐地對他說：『你母親已死在異國了！』他給這話聲所驚醒來，仍舊凝望着水和天。

二十七天的海程，終於完了，最後的一天，天朗氣清，涼風徐來。那時馬爾可在船中認識了一位老人，這老人是倫巴地的農夫，是到美洲去望兒子的。馬爾可告訴他自己的情形，老人為感動，用手拍着馬爾可反響地說：

『好的！不久便可見你母親平安的臉容了！』

馬爾可有了這伴侶，頻添不少元氣，覺得希望正在前面。幽靜的星辰月夜，馬爾可坐在甲板上。雜在大批去國的工人中，靠近那抽着煙草的老人。便想起已經到了培諾斯斐列斯。彷彿自己已在那裏的街上行走，找到從伯的店樓向前去：『母親怎樣？』『好！同去吧，立刻去！』這樣二人急急跨上主家的階石，主家便開了門。——他每次的想像，到此為止，心中滿着說不出的孺慕之情。忽然又暗暗地拉出頸上的賞牌。用嘴吻着，細語祈禱。

到了第二十七天，輪船停在阿根廷共和國的首府培諾斯斐列斯港口。那天是五月中風日清明的早晨。象徵着吉祥的預兆。馬爾可高興地忘了一切，一意想着：母親便在這附近的地方，幾小時中即可

會面，自己已到了美洲，一個人從舊世界到了新世界，回顧長長的海程，彷彿不到一星期，自己做夢似的過來，現在夢才醒了的，乘船謹防扒手，會將所携的金錢，分作兩份藏着，今天探囊，一份已經失竊，好在快看見母親，也並不以此介意。想起來金錢大概是船中被偷去的，除此以外，所餘無幾，但不用怕，現在立刻便可會見母親了。於是他提了衣包，隨了大批的意大利人，離開輪船，再由船板船渡到碼頭上岸，別了那和善的倫巴爾地老人，急忙大步地向市街進行。

到了街上，向路人打聽亞脫斯 (Artes) 街的方向。那人恰巧是德國的工人，看着馬爾可問他識不識字。馬可答識的。

那工人指着自已才走來的那條路說：

『那末，一直從那條街道過去，在薄灣角上，都有路牌，你一看過去，就可找到了。』

馬爾可道了謝，依着他所指示的方向走去。平坦的街道，連接着，兩旁都是別墅式的低的白屋。街中行人車輛很多，喧擾得很。到處飄揚着大旗，旗上大字寫着輪船出口的廣告。每走幾十丈，必到了三岔路口，兩邊都是甬而濶的路，夾立着低的白屋，路上都是行人和車輛。一直那面，在地平線上接着海也似的美洲的平原。這都會彷彿沒有盡頭，一直擴張到全美洲的。他小心地有着街名，有的地名很奇怪，非常難談。看見女人，更是注意，心想或者她就是母親。有一次，一個女人走在面前，模

樣有點像母親，不覺心跳血湧起來，可是追上去一看，雖然有些想像，卻是個有黑痣的。馬爾可急急地走着，到了一處的十字路口，地名吸住了他的注意，原來這便是亞脫斯街了。轉角的地方，寫着一百十七號，從馬的店址是一百七十五號，於是急跑到一百七十五號門口，定了一定神，自言自語地說：『啊！母親，母親！我便可看見你了。』他走近去，看見是一家小雜貨店，這一定是了！進了店門，一個戴眼鏡的白髮老婦人，從裏面走出來她用西班牙語問：

『孩子！你買什麼？』

馬爾可幾乎說不出話來，勉強地說：『這是佛蘭塞斯可莫里（Francesco Merelli）的店嗎？』

婦人改用意大利語回答：『他嗎？他已經死了啊！』

『幾時死的？』

『哦，很長久了。大概已死了三四個月吧。他因商業失敗，離開這裏，據說到離此地很遠的叫做白蘭卡（Bianca）的地方，去了不久，聽說就死了。這店現在是我開設的。』

少年蒼白了臉色，急忙地說：

『佛蘭塞斯可他是知道我母親的。我母親在作工，她的主人名叫梅氣內治（Mequinez）除了佛蘭塞斯可，是沒有人知道我母親的所在。我是從意大利來找母親的，我們平常通信，都託佛蘭塞斯可轉



交，我無論如何，要尋着我的母親啊！」

『可憐的孩子！我不知道，讓我去問問天井裏的孩子們吧。！哦他是認識佛蘭塞斯可的使者的，也許他可以知道的。』

說着，走出店門口去，叫了一個孩子來：

『喂，我問你：你還記得那曾在佛蘭塞斯可家裏的使者嗎？他不是常遞信給那女人，她是在他同國人家裏作工的？』

『是那梅銀內治先生那裏嗎？是的，師母，他是時常去的。就在亞脫斯街的盡頭。』

馬爾可高興得叫起來說：

『多謝師母！請把門牌告訴我！要是你不知道，請叫那人領我去吧。——喂，朋友，費神請領我一趟，我給你一些錢吧。』

那孩子見馬爾可這樣熱烈，也不等老婦人的回答，就開步先走，說：『跟我來。』

兩個孩子默然地跑到街尾，在一所小小的白屋門口停下，在那華美的鐵門裏面，可以望見有許多花木的小庭園。馬爾可按鈴，一個年青女人從裏面出來。

馬爾可焦急地問：『梅銀內治先生住在這裏嗎？』

「他以前住在這裏的，現在這屋是我們住了。」女人用了西班牙語調子的意大利語回答着。

馬爾可心裏着說：「梅氣內治先生現在那裏？」

「到柯特伐（Cordova）去了。」

「柯特伐，這在什麼地方？還有在他家裏作工的也同去吧？我的母親——我的母親，便是他們的女傭。我的母親同去了嗎？」

女人看着馬爾可說：

「我不知道，也許我的父親知道的。請等一等。」她說了進去，叫出一個長身白鬚的紳士來。紳士向這金髮尖鼻的熱內亞少年打量一會，用了不純粹的意大利語問：

「你母親是熱內亞人嗎？」

馬爾可回答：「是的。」

「那末，那熱內亞女人已隨了主人一家，同到柯特伐去，我知道的。」

「到什麼地方去了？」

「柯特伐市。」

馬爾可太息着說：

『那末，就到柯特伐去！』

紳士用西班牙自語說：『可憐的孩子！這裏離柯特伐有好幾百里路啊！』

馬爾可急得半死，一手攀住鐵門。

紳士非常感動，開了室門說：『請到裏面坐坐。讓我想想看有沒有法子。』說着，自己坐下，叫馬爾可也坐下，他詳細地問過一切的經過情形，想了一會，說：『身邊沒有帶錢吧？』

馬爾可回答：『略微帶着一些。』

紳士想了一會，便寫了一封信，封好了交給馬爾可說：

『拿了這信到包卡(Bocg)去。包卡是一個小市，離開這裏不過兩小時的路。那裏有一半是熱內亞人。路上自然會有人指引你，到了包卡，就去找這信面上所寫着的紳士。他是那邊誰都知道的人。把這信交給他，他就會明天送你到羅賽流(Besid)去，把你再去託人設法，使你得到柯特伐的。只要到了柯特伐，就可會見梅氣內治先生和你母親。還有，這也拿了去。』說着，把一些金錢放在馬爾可手裏。又說：

『勇敢地去吧！』無論到什麼地方，總有同國的人，怕什麼！再會，』

馬爾可感激得說不出謝辭，只說了一句『謝謝！』便提着衣包出來，別了那領導的孩子，向包卡

進行。心裏非常悲哀和驚詫，折過那闊大而喧擾的路走去。

從那時到這夜爲止，一天中的事情，彷彿熱病的病人做着亂夢一般，他非常疲勞煩惱和絕望。那夜便在包卡的小宿店中，跟土作工人歇了一夜。次日整天坐在木堆上，盼望船到。到夜，乘着那滿載果物的大船，到羅賽流去。這船由三個熱內亞水手行駛，臉色晒得如紫銅。他聽了三人的鄉音，心中稍微平安些。

水程要三天四夜，這位小旅客，只感到驚異，那令人見了驚心動魄的巴拉那（Paraná）大河，若比本國的泡河，那泡河就像小溝一樣。把意大利全國倍了四倍，還不及這河的長。

貨船日夜溯河緩行，有時繞過長長的沙洲前進。這些沙洲，從前是蛇虎的洞穴，現在滿種着橋樹和楊柳，彷彿是浮在水上的園林。有時船穿過狹小的運河，運河長得彷彿走不完的。有時行過平靜如湖的水面，沒有多少時候，忽又屈折地繞着沙洲，或是穿過繁茂的叢林，轉眼又是寂靜的水面。水程之中，有些地方陸地接着寂寥的水，竟如未曾發見的新地，這小船好像探險似的，越前進，河面越使人絕望。他不禁這樣地癡想，母親不是在這河源的地方嗎？又，這水程不會連續到好幾年嗎？他和水手一天吃兩次小麵包和鹹肉，水手見他面有憂色，也不跟他說什麼，夜裏睡在甲板上，每次睡醒張開眼來，爲驚奇着那青白的月光。水面汪洋，遠的岸都被照成銀色，對這光景，心反沉潛下去。有時心

中反覆地念着柯特伐，覺得這地名是幼時在故事中所聽見過的處地。又想：『母親也會經過這些地方吧？也會見過這些沙洲和岸的吧？』他一想到此，就覺這一帶的景物，稍爲親善些，寂寞也減去了許多。有一夜，一個水手唱着歌，他聽到這歌聲，記起了幼時母親的催眠歌。到了最後一夜，他聽着水手的歌哭了，水手停了唱說：

『要當心啊！你怎麼了？熱內亞男兒雖到了外國，也不會哭的。熱內亞男兒應該周遊世界。無論到了什麼地方都很高興的。』

馬爾可聽了這話，身子震顫。他爲着這熱內亞的精神，高舉着頭，拳擊着舵：

『我知道了！無論周遊世界，我也不怕！到尋着母親爲止，就是徒步行幾百里也不要緊！只管走着，死也不怕，只要能倒斃在母親的脚旁就好了！只要能看見母親就好了！就是這樣，決心這樣吧！』他毅然決然，在那天黎明時到了羅賽流市。那是一個寒冷的早晨，東方紅日初昇。這市在巴拉那河岸，有百艘光景各國的船隻，停在港口，旗形零亂地映在水面。

他一上了岸，就提着衣包，去找包卡紳士所介紹給他的當地某紳士。一入羅賽流的街市，他覺得到了似曾相識的地方，直而大的街道，兩旁低而白色的屋子接連着。屋頂上的電線恰如蛛網，人馬車輛很是熱鬧。他想好如又回到培諾斯愛列斯了，心裏想去尋訪從伯住址的樣子。亂走了一個鐘頭，無

論轉過幾次彎，依舊好像在原處，問了好幾次路，才找到紳士的住所。他按了門鈴，一個侍者模樣的男子出來，模樣肥大而兇惡，他用了外國語調子的話，問馬爾可來此何事，馬爾可說要見主人，他便說：

『主人不在家，他昨天和家屬一起到培諾斯愛列斯去了。』

馬爾可言語不通，勉強地彎着舌頭說：

『但是，我——我沒有相熟的人在這裏！我只是一個人！』說着，遞上帶來的介紹名片。

侍者拿了，仍惡意地說：

『我不管。好在主人過一個月就回來的，那時再替你交給他吧。』

馬爾可懇求他說：『但是，我只是一個人！怎樣好呢！』

『哦！又來了！你們國裏不是有許多人在這裏嗎？快走！快走！如果是討飯，到意大利人那裏去！』說着，關上了門。

馬爾可呆呆地立在門口。

他終於無法可想，過了一會，只好提着衣包，懶懶地走開。他悲哀得很，心亂如麻，胸中湧上各種的憂慮。怎樣好呢？到那裏去好？從羅賽流到柯特伐有一天的火車路程，身邊只有一塊錢，再除去

今天的費用，已經完了！那裏去張羅路費呢？要錢只有工作，但是向誰去求工作呢？求人布施嗎？自然不願意：難道再像方才一樣被人驅逐辱罵嗎？更不願意！如果受辱，還不如死！他一邊這樣想着，一邊遠望那無窮無盡的街路，心灰意冷，於是他把衣包放在路旁，倚牆坐下，兩手捧着頭，現出絕望的神情來。

街上行人的脚，有時觸在他的身上。車輛如梭地來往。旁邊有些孩子來看他，他暫時不動，忽然驚聞有人以倫巴爾地土音的意大利語問他：『你怎麼了？』

他聽了這聲音，舉起頭來看，不覺竦躍起來：

『你在這裏！』

原來這就是在船中要好的倫巴爾地老人。

老人也非常驚訝。他不等老人的詢問，便急急地告訴自己的經歷。又說：

『我現在沒有錢了，一定要尋工作做。請你替我找一些可以賺錢的工作，我無論什麼都願意。

倒拉，掃街路，小使，種田，都情願的。我只要有黑麵包吃便好，只要能得到路費去尋母親便好。請替我找找看！我已山窮水盡了！』

老人迴視四周，搔着頭：

三千里尋母記

『這却不能發，雖說工作，一時却不容易找到的。還是另外想法好。這裏有這許多同國人，也許可以想法得到一點金錢。』

馬爾可受這希望所安慰，舉頭對着老人。

老人說：『跟我來！』便開步走，馬爾可提起衣包跟着。他們默然地在長街上走，到了一家旅店前，老人止步。看招牌上畫着星點，下面寫着『意大利的星。』老人望着裏面，回頭來對馬爾可高興地說：『巧得很！』

兩個人進了一間大室，室面排着很多的桌子，許多人正在飲酒。倫巴爾地老人走近第一張桌前，看他和席上六位客人談話的樣子，似乎他在不久之前，也會在這裏和他們同飲的。那些人都紅着臉，在杯盤狼藉中談笑着。

倫巴爾地老人不加敘說，立刻介紹馬爾可給他們說：

『朋友，這孩子和我們是同國，他爲了尋母親，從熱內亞到諾培斯愛列斯來的。到了培諾斯愛列斯，得知母親不在那裏，後到柯特伐，別人介紹他乘了貨船，費了三天四夜的時間，才到這裏。不料將來介紹名片遞出的時候，反遭斥逐，他既沒有錢，又沒有相識的人，進退維谷。有什麼法子嗎？他只要有到柯特伐的車費，尋到母親便行。有什麼法子嗎？我們總不該讓他像狗一樣地流落啊！』



六個人一齊蹣跚叫說：『不行！他是我們的同胞呢！孩子！到這裏來！我們都是在這裏作工的。這是何等可愛的孩子啊！喂！大家有錢拿出來！說是一個人來的！真能幹！多勇敢啊！喝一杯吧！放心！我們送你到母親那裏去，別失望！』

一個人說着，撫摸馬爾可的頭，一個人拍他的肩，另外一個人替他取下衣包。別席袋的工人也聚集過來，隔壁有三個阿根廷客人也出來看他。倫巴爾地老人拿了帽子巡行，不到十分鐘，已集得八元四角錢，老人對着馬爾可說：

『你看！在這裏多容易啊！』

另外有一個客人舉杯遞給馬爾可說：

『喝了這杯。祝你母親的健康。』大家一同舉杯馬爾可反復地說：

『祝我母親的健康！』心裏充滿了快樂，話也說不完全，將杯放在桌上，便去抱着老人的頭頸。

第二天還未明，馬爾可便到柯特伐去。胸中充滿高興。面有喜色。可是，美洲的平原，草萊未闢，裏沒有悅人的景色。天氣又悶熱。火車駛在空曠沒有人影的原野上，廣大的車廂中只乘着一個人，好像是載着負傷者的車子。左右原野無邊，只有異樣的叢樹，東西亂生。那種異樣的情況，竟像在敗壞叢裏行走。

馬爾可睡了半點鐘，再看四面，景物依然。中途的車站，人影稀少，竟像仙人的住處，車雖停在那裏，人聲不聞。彷彿自己就在火車中被遺棄的。每到一站，覺得人境已盡，過去便是怪異的蠻地。冷風拂面。在四月末從熱內亞出發的時候，何嘗料到南美洲是冬天？馬爾可還穿著夏服呢。

數小時之後，馬爾可冷不可耐，不但受凍，並且幾日來的疲勞，也都一時現了出來，於是就朦朧地睡去。睡得很久，醒來身體更冷，精神不適。無端感到恐怖，想自己要病死在旅中了！自己的身體要被棄在這荒野作鳥獸的糧食了！從前曾在路旁看見犬鳥撕食牛馬的死骸，不忍相看。現在自己不是要和那些東西一樣了嗎？他在暗而寂寞的原野中，東憂西慮，受着空想的刺激，他只想到事情的黑暗部分。

到了柯特伐一定看見母親嗎？若是母親再不在柯特伐，那怎麼好？如果那個亞脫斯紳士弄錯了，那末怎樣？萬一母親死了，那更不堪設想！——馬爾可在這樣的空想之中，又睡着了。夢見自己已到柯特伐，那是夜裏，從各家的門口，和窗口，都說着：「你母親不在這裏！」驚醒過來，看見車中對面，有三個穿大衣有鬚的人，看望他在低聲說什麼。他無端驚疑：這是強盜！他們來殺了我搶我的行李的，他精神不好，又因寒冷和恐怖，精神更是錯亂。三個人仍是望着他，其中一個竟走近他。他幾乎發狂，張開兩手奔到那人的前面叫說：

『我是個窮孩子，沒有什麼行李！我是獨自從意大利來尋母親的！饒了我吧！』

三個旅客見馬爾可是孩子，起了同情，便拍撫和安慰他。和他說種種話，可是他不懂。他們看他得牙齒發抖，用手氈蓋着他，讓他安睡。馬爾可到黃昏時又睡去，等三個旅客叫醒他時，火車已到柯特伐。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飛跑下車。向車站職員打聽梅氣內治工程師的住址。職員告訴他一個教堂的名字，說工程師就住在這教堂的近旁。他急急地前進。

天色已晚，走進街市，好像他仍回到了羅賽流，這裏一樣地交叉着縱橫的街道，兩旁都是白而低的屋子，可是路人極少，只是偶然在燈光裏，看見蒼黑而怪異的人面，他一邊走，一邊舉頭張望，忽然看見建築異樣的教堂，高高地聳立在夜空中。市街雖然寂寞昏暗，但在終日由荒野中來客的眼裏，仍覺熱鬧。馬爾可遇見一個教士，問明了路，急急地尋到了教堂和住家，震慄的手按鈴，一手按着那跳動的心臟。

一個老婦人携着洋燈來開門，馬爾可一時說不出話來。

她說着西班牙話：『你找那一個？』

馬爾可說：『梅氣內治先生。』

老婦人搖著頭：『你也找他嗎？這真討厭的很！這三個月中，不知道費了多少無謂的口舌。而且早已登過報，如果不看報，街的轉角裏，還貼着他遷居杜盧曼（Tucuman）的聲明呢。』

馬爾可絕望了，痛苦地說：

『有誰在詛咒我！我再不看見母親，我要倒在路上死了！我要發狂了！還是讓我死了吧！那地方叫什麼名字？在什麼地方？離開這裏多少路？』

老婦人同情地說：『可憐！那不行，至少有四五百哩呢！』

馬爾可掩面哭着問：『那末，叫我怎樣好呢！』

『叫我怎樣說呢？可憐！有什麼法子呢？』老婦人說了，忽似情急智生說：

『哦！有了！我想到了一個法子。你看怎樣？從這街向右下去，第三間房子前有一塊空地，那裏有一個人叫作『老大』的，他是一個商販，明天便要用牛車載貨到杜盧曼去的。你去給他作點什麼事，求他帶了你去，大概他總肯在貨車上載你去的吧，快去！』

馬爾可提起衣包，還沒有說畢道謝的話，就走到了那空地，看見那裏亮著許多燈火。大批的人夫正在把穀袋入貨車，一個有鬚的人着了大衣，穿了長靴在旁指揮搬運：

馬爾可走近那個人，恭敬地敘說自己的希望，並說明從意大利來尋母親的經過。

『老大』尖銳的眼光，仔細地打量着馬爾可，冷冷地答說：『沒有空位。』

馬爾可哀懇說：『這裏有三元光景的錢。交給了你，再在路上幫你工作。替你搬取牲口的飲料和乾草。只吃一些麵包好了，請『老大』帶了我去！』

『老大』再熟視他態度略微和善些。

『實在沒有空位。並且，我們也不是到杜庫曼去，是到聖聖哥代來斯德羅（Santagodeletero）去的。你就是同去，也要中途下車，再走許多路。』

『啊，無論有多少路也不要緊，我情願走的。請你放心。到了那裏，我自會設法到杜庫曼去。請你大發善心，留個空位給我，我懇求你不要丟下我！』

『可是，車要走二十天呢，』

『沒有關係。』

『這旅行很困苦呢。』

『我甘願吃苦。』

『將來還要一個人趕路呢。』

『我只要能尋到母親，情願忍受一切，請你應許了我。』

『老大』移燈照着馬爾可的相貌，再看了一會，說：『可以，馬爾可吻着他的手。』

『你今夜就睡在貨車裡，明天上午四時便要起來的。再會！』老大說了自去。

次日早晨四時，載貨的列車，在星光下嘈雜地啓程了。六頭牛拖着一輛車，最後的一輛車裡又裝着多輪班的牛。

馬爾可被叫醒以後，坐在一車的穀袋上面。他不久仍復睡去，等到醒來，車子已停在荒野，太陽正猛烈地照着。人夫焚起野火，燻着小牛蹄，都集坐在周圍，風揚着火簍。大家吃過飯，睡了一會，再行出發。一天一天地，這樣繼續進行，生活有紀律，彷彿軍隊開拔，每晨五時開行，到九時暫停，下午五時再走，十時休息。人夫在後面騎馬執鞭驅牛前進。馬爾可拭着他們點烤肉的火，給牲口餵草，或是擦油燈，汲飲水。

他面前展開幻影似的大地，有紅色的小樹林，有散列着紅色宇屋的村落，也有像鹹湖遺跡的滿目白白的鹽原。無論向那望望無論行多少路，都是荒漠的原野。偶然也達到二三個騎馬牽着許多野馬的旅客，但他們都很快地走過，一天一天的過去，好似仍在海上疲倦得很。幸而天氣還好。可是人夫漸漸虐待馬爾可故意迫他搬拿不動的芻草，汲很遠的飲水，視他如奴隸。他疲勞極了，夜中不寐，身體隨着車的搖動旋轉，輪聲震耳，風卻不絕地吹着，捲着細而有油氣的紅砂，撲到口裏眼裡，眼不能開。

張，呼吸也困難，真是苦不堪言。他因過勞和睡眠不足，身體弱得像棉一樣，滿身都是塵土，朝晚還要受叱罵或毆打，他的勇氣漸漸且喪了。如果沒有那『老大』時時和善的安慰，也許他是精疲力盡了。他躲在車角，背人用包着破絮的衣包掩面哭泣，每晨起來，覺得身體日漸衰弱，元氣更衰，回頭四顧，那無邊的原野，仍好像渺茫的大洋。『啊！恐怕不能過今夜了，恐怕不能過今夜了！我今天就要倒斃路上了！』他不覺這樣自語。工作更勞苦，虐待越厲害。有一天早晨，『老大』不在，一個人去怪他汲水太慢，打他，大家輪流用腳踢他，罵說：

『帶了這個去！畜生！帶這個去給你母親！』

他心碎了，終於大病；連發了三天的熱，躺在車裡，拉些什麼當作被蓋了。除『老大』有時來遞湯水給他，或是替他按脈搏外，誰都不去看他。他自以為命在旦夕，反響地叫着母親：

『母親！母親！救我！快來啊！我立刻要死了！母親啊！我不能再見你了！母親！我要倒斃在路旁呢！』

說着，交叉兩手在胸前祈禱。從此以後，病漸減退，並蒙『老大』的善遇，漸漸恢復原狀。可是，他病好了，這旅行中最難過的日子也到了。他立刻要下車步行。現在已到了杜庫曼和聖哥來斯德羅分路的地方。『老大』說了聲再會，教他路徑，又替他將衣包擱在肩上，使他行路便當些，一時好

像不忍，既而卽和他告別，弄得馬爾可想吻「老大」的手的時間都沒有。要對於那一向虐待的人夫們告別，本是很痛心的，他到離開的時候，也一一向他們招呼，他們也都舉手回答。馬爾可目送他們的隊，消逝在紅沙茫茫的平野中，才蹣跚地獨自踏上他的旅程。

他在旅行中，有一件事，使他路高興些。在無垠的荒野過了幾天，到此已望見高而青的山峰。頂上有着白雪，和阿爾伯斯山一樣。他一見到此，彷彿見了故鄉意大利。這山屬於安達斯 (Andes) 山脈，是南美洲大陸的屋脊，南從雪拉代爾 (Tierra del Fuego) 北到北極的冰海，橫互不絕，南北跨有緯度一百十度。又，天天向北進行，漸近熱帶，空氣溫暖，心性愉快。路上時逢村落，便在那小店中買物充飢。有時也逢到騎馬的人，有時也看見婦女或小孩坐在地上注視他。他們臉色黧黑，眼睛斜豎，頰骨高突，都是印第安人。

馬爾可第一天盡力奔行，夜宿於樹下。第二天力乏了，沒有走多少路。靴破，足痛，又因食物不好，胃也不舒服。看看天色將晚，不覺恐怖起來，也在意大利時，曾聞這地方多毒蛇，現在耳際時聞有聲如蛇行。聽到這聲音時，便不敢休息，拚命跑着，心折骨驚。有時悲從中來，一邊走一邊哭泣。這時他想：「啊！若是母親知道我這樣冒險，她將如何悲哀啊！」她這樣一想，勇氣就回復幾分。他把母親的事從頭一一記起：爲要消失恐怖，母親在熱內亞臨別的叮囑，自己生病時母親會替他把



被蓋在胸口，和在嬰兒時母親抱育自己，將頭貼住了自己的頭，說『暫時和我在一起』的情形。他感覺這樣自語：『啊！母親！我還能見你嗎？我還能走完這旅行嗎？』他一邊想，一邊彳亍在那異樣的森林，無邊的原野中。前面的青山依然高聳。四天五天過去了，一星期也過去了，他氣力愈弱，足上流血。有一天傍晚，他向人問路，那人告訴他說：

『從此在杜庫曼只五十里了。』他聽了歡呼急行。可是，已無餘勇可賈，終於筋疲力盡，倒在溝邊。他雖然這樣，胸中卻很高興。天上閃爍的繁星，這時分外覺得美麗。他躺在草上欲睡，看着天空恍如母親在俯視他：

『啊！母親！你在那裡？現在作着什麼？想念着我嗎？曾念到這快在身旁的馬爾可嗎？』

可憐的馬爾可若是他知道了母親現在的狀態，他拚命上前去吧！他母親現在害着病，躺在梅氣內治家大屋中的下房裡。梅氣內治一家素來愛她，給她醫病，當工程師離去培諾斯愛列斯的時候，她已不適。柯特伐的環境，在她也沒有功效，並且，丈夫和從兄全無消息，更令她憂慮。她每天擔着心事。病漸加重，終於變成危險，內臟中生着致命的痛腫。躺了十多天未好，若要挽回生命，一定要開割。馬爾可倒在路旁呼叫母親的時候，那邊主人的夫婦，他正在她的病牀前，勸她忍受開割，她總是堅拒。杜庫曼的某名醫，雖在一星期中每天臨牀勸告，但是她不答應，也沒有方法。

『不，主人！請你不要再替操心了！我沒有生存的希望，就要死在行手術的時候，還是讓我平平常常地死了好！生命無足留戀，橫豎命該如此，讓我在未聽到家裡信息以前死了吧！』

主人夫婦安慰她，叫她不用灰心，而且說直接替她寄到熱內亞的信，不久將有回信，無論如何，還是開割吧，爲自己的兒子計也该如此；他們千方百計地勸她，可是一提起兒子的話，她感失望，苦痛更甚。終於哭了：

『啊！兒子嗎？大約早已死了！我還是死了好！主人！夫人！謝謝你們！我不相信開割了便會好，果你們替我操心，我從明天起，便可以無須再勞醫生的鴛了。我不想再活，死在這裡是我的命運，讓我聽命運的擺佈吧！』

主人夫婦又安慰她，握着她的手，勸她別這樣灰心。

她疲乏入睡，竟像已經死了的。從微弱的燭光中，主人夫婦望着這位正直的母親，深切地同情。以爲她要救濟自己的一家，遠離本國，到萬里外來盡力工作，可憐終於這樣病死，上帝不賜福這樣的好人，真是少有的了。

第二天早晨，馬爾可背着衣包，身體前屈，拐着腳，走入杜盧曼市。這市在阿根廷共和國的新關地中，比較算熱鬧的。馬爾可看去，仍舊像是回到了柯特伐，羅賽流，培諾斯愛列斯一樣，依舊都是

長而且直的街道，低而白色的房屋。到處是奇異高大的植物，芳香的空氣，鮮明的光線，靛藍的天空，在意大利，沒見到的。他進了街市，發生了在培諾斯愛列斯一樣的感受。每經過一家，總要望望門口，看有沒有母親在那裏。逢到女人，更要仰視一會，也許她就是母親。他要想詢問別人，可是不敢胡亂招呼，那些立在門口的人們，都驚看着這風塵滿面的少年，少年也想在其中找尋一個親切的人，好去問他。正行走時，忽看見一家旅店，招牌上寫着意大利人的姓名。裏面有個戴眼鏡的男子和兩個女人。馬爾可悻悻走近門口，鼓勇來問：

『請問梅氣內治先生住在什麼地方？』

旅客老板反問：『是做工程師的梅氣內治先生嗎？』

馬爾可細聲說：『是的。』

『他已不住在杜盧曼了。』

尖锐得如刀刻一樣的叫聲，隨着老板的回答而起。老板，兩個女人，和近旁的人們，都趨過來。

老板拉馬爾可入店，叫他坐了，問他：『你有什麼事情？怎麼了？』

老板又說：『你不用絕望，梅氣內治先生的家雖不在這裏，可是離開這裏也不遠，只有五六點鐘

的路程。」

「什麼地方？什麼地方？」馬爾可像蘇醒一樣，跳起來問。老板繼續說：

「沿河過去，離此十五哩，有一個地方叫做塞拉狄羅（Saralio）。那裏有一個大糖廠，還有幾家住宅，梅氣內治先生就在那邊，那地方誰都認識，只要五六點鐘的路程。」

有一個青年人，聽見老板說，就跑近來說：

「我在一個月前，還到過那邊。」

馬爾可圓睜着眼睛，臉色蒼白地急問：

「你會見到梅氣內治先生家裏的女僕嗎？她是意大利人？」

你說的是那奈內亞人嗎？呀我見她的。」

馬爾可心緒如麻，立刻現出勇敢的決心：

「快告訴我，從什麼方向走？我立刻就去！」

大家齊聲說：「可是，幾乎要一天的路程呢！你不是已很困乏嗎？你得休息，明天去不好嗎？」

不行！請把路教我！我再也不能遲緩了！便是倒在路上，我也不怕，我要立刻就去！」

大家見馬爾可下了決心，也不會再勸阻了。

大家說：『上帝保護你，路上樹林中要小心！望你平安！意大利的朋友啊！』其中有一個人，陪他到街外，指示他的路徑，和沿途小心的話，又目送他遠去。過了幾分鐘，見他已背着衣包，拐着腳，隱入路旁濃厚的樹蔭中了。

這夜，他母親病勢危篤了。患處劇痛，悲聲哭叫，有時竟人事不省，看護的女人們，時時守在牀前，病人發了狂，主婦也不時驚慌趕來省視。大家都焦急得很：即使她現在願受開割，但醫生要明天再來，恐已不治。她略安靜的時候，便覺到苦悶，這並不是她身體上的苦痛，乃是她心上的牽掛。這苦悶叫她骨瘦如柴，人相全變。她常自己蒙着頭髮，發瘋似地狂叫：

啊！我太淒涼了！死在異國，不能見孩子的面！可憐的孩子！他們將永遠沒有母親了啊！馬爾可還小呢！他只有這樣長，這好孩子！主人！記得我出來的時候，他緊抱着我的頭頸不肯放，哭得心碎腹斷！原來他預知將和母親永別了，所以哭得那樣悽慘！啊！可憐！我那時也很悲哀，若是在那時死了，那時永別了，也許倒是幸福的，我一向那樣地撫抱他，他是頃刻不離開我的。萬一我死了，他將怎樣呢？他沒有了母親，家境貧窮，也許要宛轉溝壑吧！餓倒路上吧！我的馬爾可啊！我那永遠的上帝！不，我不願意死！快去請醫生來！快快給我開割！把我的心割開！把我弄成瘋人！只要他救了我的性命！我想病好！想活命！想回國去！明天立刻！醫生！做做好事！救救我！』

在牀前的女人們，摀着病人的手安慰她，護她的心平靜些，並且對她講因果的話。病人聽了，又復絕望，扭着頭髮欲泣，終於哭喊得像小兒一樣：

『啊！我的熱內亞！我的家！那個海！啊！我的馬爾可！他現在不知在什麼地方作什麼！我可憐的馬爾可啊！』

時已半夜，她那可憐的馬爾可正沿河走了幾點鐘，精疲力盡，踉蹌在大樹林中。樹幹大如寺院的柱子，枝葉遮住半天，仰望明月如銀。從暗沈沈的樹叢裏看去，彷彿千枝的樹幹，交互紛雜，形態百出。有的倒臥在地上像積塔了，上面還覆置着繁茂的枝葉。有的樹梢衝雲像鎗枝。千樣萬態，真是植界中，殘異的壯觀。

馬爾可雖有時陷入昏迷，但心總懸念着母親。他疲乏已極，脚上出了血，獨自徘徊在廣漠的森林中，時時見到大樹下散布的小屋宛像蟻塚。又有時見有野牛臥在路旁，他忘了疲勞，忘了寂寞，一看到那大森林，想到母親便在近處，便自然地發出勇敢的魄力。他回憶從前所經過的大海，所受過的苦痛，恐怖，辛勞，和自己堅忍不拔的毅力，眉宇爽然。他滿身的血，在他歡喜勇敢的胸中流動。還有一件可異的事，便是一向在他心中朦朧着的母親的狀貌，這時明白地現在他的眼前了。他獲得清晰地看見母親的臉，這次卻看明白了。好像母親在他面前微笑，閃着的眼光，顫動的嘴唇，和全身的軀

度表情，卻一如舊。因此精神陡振，脚步加快。心中充滿歡喜，熱淚流在臉上。他在薄暗的路上走着，彷彿一邊在和母親談話。又獨自咕咕着和母親會面時要說的言語。

『母親，你看我，已到了這度了。從比以後願我門永不分離。我門一起回國去吧。無論遇到什麼事，終生不再和母親分離了。』

次日早晨八點鐘光景，醫生從杜庫曼帶了助手來，立在病人牀前，最後勸告病人開割。梅氣內治夫妻也跟着多方解說。可是終於無效。她自覺體力已好，不肯開割，說開割了必死，只增加可怕的苦痛罷了。醫生雖見她這樣執拗，仍不絕念，再勸她一次說：

『但是手術是可靠的，只忍受片刻便安全了。如果不開割，你要不治的。』然而仍是無效。她糊塗地說：

『不，我坐待死神降臨，沒有受無益苦痛的勇氣。請讓我安靜地死吧。』

於是，醫生也失望了，誰也不再開口。她望着主婦，細聲囑託後事：

『夫人，請將這一點的金錢和我的行李，交給領事館轉送本國去。若是我們一家都平安地生存着，我也安心了。在我瞑目以前，總望着他們平安。請替我寫信給他們，說我總想着他們，會爲了自己的孩子們勞動過了。……說我只有不能再和他們見面爲憾；……說我雖然如此，卻勇敢地

自己忍受，爲孩子們祈禱才死。……還有，替我把馬爾可託付丈夫和長子。……說我到了臨終，還不放心的馬爾可……話猶未完，突然痰湧，她拍手哭泣：

『啊！我的馬爾可！我的馬爾可！我的寶貝！我的心肝！……』

等她含淚來看四周，主婦已不知去向。有人來和主婦切切私語，叫她出去的。她到處找主人，也沒有見。只有兩個看護婦和助手醫生在牀前。在隣室裏，可聽到急亂的步驟和嘈雜的語音，病人望着室門，以爲出了什麼事。過了一會，醫生變色進來，後面跟着的主婦主人，也都面有驚容。大家用了怪異的眼色向着她，互相私語。她恍惚聽見醫生對主婦說：

『還是快些說了好，』可是不知究竟是爲了什麼。

主婦向了她戰慄地說：

『約瑟華(Cosetta)！我有一個好消息告訴你，不要吃驚！』

『她熱切地望着主婦。主婦小心地繼續說：

『這是你很高興聽的。』

兩人睜大了眼。主婦再繼續地說：

『好嗎？給你看一個人——是你心心不忘的人啊。』



病人拚命地舉起頭來，閃着眼睛向主婦看，又去看那門口。

主婦蒼白着臉說：

『現在有個想不到的人來了，』

病人驚惶地迫促着呼吸問：『那一個？』忽然她發出尖銳的呼喊，跳起來坐在牀上，兩手捧住了頭，好像見了什麼鬼物。

這時，那衣服破碎風塵滿面的馬爾可已走到門口。醫生攜着他的手，叫他退後。

病人尖銳地喊了三次：

『上帝！上帝！我的上帝！』

馬爾可走上前去。病人張開枯瘦的兩臂，用盡平生之力，將馬爾可抱緊在胸前。劇烈地笑，無淚地啜泣。終於她呼吸不接，倒在牀上。

可是，她立刻恢復過來，狂喜地吻着兒子的臉。叫着說：

『你怎麼來到這裏？怎麼？這真是你嗎？啊，你長大了許多了！誰帶着你來的？一個人嗎？路上沒有什麼嗎？啊！你真是馬爾可？是真是夢？啊！上帝！你說些什麼話來給我聽！』

她說着，又突然改了話：『嗚！且慢，等一等！』於是向着醫生說：

「醫生！快！現在立刻！我想病好，已情願開割，愈快愈好。給我吧馬爾可領到別處去，不要讓  
他聽見。——馬爾可沒有什麼的。以後再說給你聽。來：再接一個吻，就到那裏去，——醫生！  
快請！」

人們領了馬爾可出去，主人夫婦和別的女人們也急忙避去。室中只留醫生和助手二人，掩上了  
門。

梅氣內治先生要想拉馬爾可到隔鄰的室中去，可是馬爾可不肯，他釘坐在階石上不動。

這樣問：「什麼？母親怎樣？在做什麼？」

梅氣內治先生仍想領開他，緩緩地對他說：

「我告訴你，你聽着。你母親害着病，要開割醫治，快到這邊來，我仔細地告訴你。」

馬爾可抵抗：「不！我一定要在這裏，就請在這裏告訴我。」

工程師強拉他過去，一邊緩緩地告訴他經過。他非常恐怖。

忽然，致命傷一樣尖銳的叫聲，震動全宅。馬爾可也應聲叫喊起來：

「母親死了！」

醫生從門口探出頭來說：「你母親有救了！」

馬爾可看着清醫生一會，便投身到他脚下，流着淚說：

『醫生！謝謝你！』

醫生去攙他起來說：『起來！你好勇敢！只有你來，才救活了你的母親。』

## 夏

二十四日 星期三

講完了魏內亞少年馬爾可的故事，這學年只剩一次六月份的每月故事，兩次考試，二十六天的功課，和六個星期四，五個星期四了。學年將畢時，正是薰風微拂的時候。庭樹長滿了花和葉，涼蔭落在體操器械上。學生都改了夏衣，從學校放學出去時，覺得他們一切都已和前兩樣，這是很有趣的事。肩上的髮，已垂得短短的，足部和頸部，完全露出在各式各樣的麥桿帽子上。長長的絲帶，垂在背後。各色的襯衣和領結上，都綴着紅紅綠綠的東西，或是領章，或是袖口，或是流蘇。這些華麗的裝飾，都是做母親的替他們綴上的，就是貧家的母親，也想把自己的小孩打扮得好看。其中，也有許多戴帽子的到學校來，像是田舍郎。著白制服的也有，在卡普先內那一級中，有一個孩子，從頭至足，著得紅紅地像熟蟹。又有許多人穿海軍服的。

夏

最有趣的是「小石匠」，他戴着大草帽，他的樣子，像在半截蠟燭上加了一個笠罩。鬼臉露出在下面，真是有趣。可來第也已把貓皮帽換成鼠色綢製的旅行帽，服第尼穿着有許外裝飾的奇怪的蘇格蘭服，克羅西袒着胸，僕爾克西穿着青色的鐵匠裝。

至於加洛飛他因已脫去了包含萬有的大衣，一切東西，現在改裝衣袋裏，從外面可以看見他衣袋中所藏的東西。有用半張報紙做成的扇子，有手杖的柄，有打鳥的彈弓，有各樣的草，黃金蟲(Mary)從袋中爬出，爬在他的上衣上。

有些小孩子，將花束拿到女先生那裏去。女先生們也穿着美麗的夏服，只有那個「小尼姑」先生，仍穿着黑衣。戴紅鳥羽的先生仍戴了紅羽，她頸上結着紅色的絲帶。她殼中的小孩要去拉她的絲帶，她總是笑着迷開。

現在上市的，是櫻桃，蝴蝶，和街上樂隊。也是野外散步的季節。高級的學生，都到范河去游泳，大家等着暑假到來，每天回到學校裏，都一天高興一天。只有看到那穿着喪服的加倫，我不覺起了同情。還有使我難過的，便是我那二年級時候的女先生，逐日消瘦，咳嗽加重。她行路時，身已向前大屈，路上遇見時那種和人招呼的樣子，也很可憐。

詩

顏利科啊！你已漸漸知道學校生活帶有詩意了。但現在你所見的，還只是學校的內部。再過二十年，到你領了自己的兒子來到學校裏的時候，學校將比你現在所見到的更美，更有詩意了。那時你恰像現在的我能看到學校的外部。我在等候你下課的時候，常散步在學校附近，側耳內聽，很覺有趣。我從一個窗口裏，聽到女先生的話聲：

「呀！T字是這樣嗎？這不對。被你父親看見了，將怎麼說呢！」

從別個窗口裏，又聽到男先生粗大的聲音。

「現在買了五十尺的布——每尺需銀三角——再將他賣出——！」

後來，又聽到戴紅鳥羽的女先生，在大聲地讀着讀本。

「於是，他得洛米加用那燃着的火柴線……」

有無數小鳥似的聲音，在隔壁的教室裏，大概是先生偶然外出吧。再過去繞過牆角，有一個學生正在哭着，聽到女先生叱他誘他的語聲。從樓上窗口傳出來的，是讀韻文的聲調，有功德者的名字，和獎勵道德，愛國，勇敢的語聲。過了一會，忽然一切都靜寂起來，靜得像這大屋中已空無一人，決

詩

不會相信有蒼七百個小孩在裏面。這時，先生偶然一說可笑的話，便發生哄堂大笑。路上的行人，看着這大羣青年而前途無限的屋宇，非常感動。突然間，摺疊書本或紙夾的聲響，拖腳的聲響，紛紛從這室傳到那室，從樓上延到樓下，這是校役報告下課了。在外面的男子，婦人，女子，青年，一聽到這聲響，都從四面集來，向學校門口擁去，等待自己的子弟。立時，孩子們水也似的從教室門口，向大門衝出，有拿帽子的，有取大衣的，有拂着這些東西的，亂得落花流水，校役催他們一個一個地走出，於是大家才排了長隊，齊步出來，在外等候的家屬，各自互相探問子弟：

『做好了嗎？出了幾個問題？明天要預備多少功課？本月月考在那天？』

連不識字的母親，也翻開筆記簿來看，關切地問：

『只有八分嗎？課外工作是九分？』

大家這樣，有的就羨，有的歡喜，有的問着老師，有的談論前途的希望與考試的事。學校的將來。真有怎樣美處和貢獻啊！

二十八日·星期日

五月的終結，有了一件很好的事，便是今日早晨的參觀聖亞學校。今日清晨，門鈴一響，大家跑出去看是誰。父親詫異地說：

『呀！你是趙爾潮（Giorgio）嗎？』

記得我們家在其埃利（Cheri）時，趙爾潮會給我們作圖了，他現在康道夫，到希臘去做了三年鐵路工人，才在昨天回國，於熱內亞登岸的。他帶着一個大包裹，年紀大了許多，臉上仍是現着紅潤的微笑。

父親讓他進屋，他辭謝不入，很寂寞地問：

『不知家裏怎樣了？吉奇阿（Gioco）怎樣？』

母親說：『最近知道她好的。』趙爾潮歎息說：

『啊！真是難得！我在沒有聽到這話以前，實在不敢到聖亞學校去呢，讓我將這包裹寄在這裏，跑去領了她來吧。我已有三年不見我的女兒了，在這三年中，不會見到一個親人。』

父親向我說：『你也跟他去看看。』

『對不起，還有一句話要問。』圖丁說時，父親攔住了他的話問：

『呀！』

『在那裡生意如何？』

『很好，托福，總算略微賺了些錢。我所要問的就是吉奇阿。那啞女怎樣能讀書呢？我出去的時候，可憐！她全然和獸類一樣。我都不相信那樣的學校，不知她已學會了符號嗎？妻子寫信來說，那孩子話法已大有進步，但是我自己想，那孩子雖學了話法，有什麼用處？如果我自己不懂得那符號，大家怎能彼此明白呢？啞子對啞子自己能發說話，這已經不錯。究竟是怎樣地教育着的？她怎樣？』

父親微笑說：『現在不必我說，你到了那裏，自會明白的。去，快去！』

我們就開步走。雙聲學校離我家不遠。圍了大步地走，一邊悲傷地說：

『啊！吉奇阿真可憐！生來就聾，不知前生作了什麼孽！我不會聽到她叫我爸爸過，我叫她女兒，她也不懂，她出生以來，從未說過什麼，也從未聽到什麼呢！碰到了慈善的人代為擔任費用，給她入雙聲學校，總算是幸福了，她是八歲那年進去的，現在十一歲了，三年中不會回家來。現在她大概長得很大了吧，不曉得究竟怎樣？一切都好嗎？』

我一邊快走，一邊答說：『就會知道的，就會知道的。』

我不認識雙聲學校，當時，我的妻妾進去的，那時我已出國，想來總在這一帶吧。

這時，我們已走到雙聲學校，一進門，便有人來招呼。



團丁說：「我是吉奇阿服基(Giulia Voggi)的父親，要看我的女兒。」招待者說：「現在正在遊戲呢，讓我去通告先生吧。」他急急地去了。

團丁默然環顧四壁。

門開了，一個女孩，跟着穿黑服的女先生出來。父女暫時面面相覷，便彼此抱住了號叫。

女孩穿着白底紅柳條的衣服，灰色的圓身，身材比我略長，她用兩臂抱住父親哭着。

父親離開了，細看着女兒，像才跑了快步的模樣，喘氣地大聲說：

「啊，你大了許多也美豔了許多！啊！我的心肝吉奇阿！我那不會說話的孩子！你就是這孩子的先麼？請叫她做什麼暗號給我看，讓我可以明白一點，從此以後，我也用點功學一點吧。請通知她，叫她給我一些手勢看。」

先生微笑着低聲向那女孩說：「這位來看你的人是誰？」

女孩微笑着，她像那初學意大利話的野蠻人，用了粗野奇妙異調的聲音回答。可是卻很明白地說「他是我的父親。」

團丁吃了一驚，倒退了幾步，發狂似的叫着說。

你會說話！奇了！你會說話了！嘴已變好了嗎？你聽到別人的說話嗎？再說些什麼看！啊！會說

話了呢！』他說着，再抱過女兒，在她額上吻了三次。

『先生，那末，不用記號說話嗎？不是用手勢表情嗎？這究竟是怎樣的事？』

先生說不，服基君，不用記號的。用記號是舊式。這裏是用新式的口法教授。你不知道嗎？』

園丁驚得呆了：『我全不知道。我在外國三年，家裏雖然曾在信上告我一切，但我卻不知道究竟怎樣？我真呆笨。啊，我的女兒！那末，你明白我的話嗎！聽到我的聲音嗎？快回答我，聽到嗎？聽到我的聲音嗎？』

先生說：『不，服基君，你錯了。她是聾的，不能聽到你的聲音，她能懂話。因為看了你口唇動着的樣子才明白，可是卻不會聽見無論那一個的聲音，她能講話，乃是我們一字一字地教她口舌動着的樣子，才學會的。她說一句話，頰和喉嚨很費力呢。』

園丁聽了，仍舊茫然，只是張開了口立着，莫明其所以。他去找所附着了女兒的耳朵：

『吉奇阿，你父親回來了，高興嗎？』他說了，再舉起頭來，等她回答。

女兒默然地望着父親，不說什麼。弄得父親沒有法子。

先生笑着說：『服基君，她不回答你，因為未曾看見你的口唇動的緣故。你是將口附着她的耳朵說的。請立在她的面前，再試一遍看。』

父親是正對女兒的前面反覆地說：

『你父親回來了，高興嗎？我以後不再去了呢。』

女兒望着父親的口唇，連口唇的内部也張望到。便明白地答說：

『哦，我很——高——興。你回——來了，以後再——不——去。』

父親急去抱過女兒來，要看是否真確，又問她種種的話……

『你母親叫什麼名字？』

『安——東——尼亞 (An—lo—nia) 。』

『你妹妹的名字呢？』

『雅代——麗——德 (Ad—e—laide) 』

『這是什麼學校？』

『聖——亞——學——校。』

『十乘二是若干？』

『二——十。』

父親聽着，彷彿被涕爲笑，可是還帶着微喜的眼淚。

先生向他說：

『你怎麼了？這是應該歡喜的事，不應該垂淚啊。你不怕誘哭你的女兒嗎？』

爾丁吻了幾次先生的手說：

『謝謝！謝謝！我真千恩萬謝！先生，請恕我！我真不知怎樣感謝你！』

『且慢，你女兒不但會說話，還能寫，能算，也懂一些歷史，和地理，已經入本科了。再過二年，知識必充足。她畢業後，便可從事相當的職業，這裏的畢業生，很有幾個做了商店夥員，和普通人一樣的工作。』

爾丁更奇怪，他茫然無措，看着女兒搔頭。他的神情似更要求說明。

先生對侍者說：『去叫一個預科的學生來！』

一會兒，侍者領出一個八九歲才入學的雙聲生來。先生說：

『這孩子才學着初步的課程，我們這樣教着的：現在我叫她發A字的聲音，你仔細看！』

於是先生開了口發母音A字的狀態，叫那孩子看，孩子看着記號，也作同樣的口形。

然後再用了記號叫孩子發音。那孩子發出聲來，不是A，却成了O。

先生說：『不對。』拿起孩子的兩手，叫她一手放在先生的喉部，一手放在胸際，再反覆發A字

的音。

孩子用手明白先生的喉和胸的運動，重新如前開口，完全地說出了A字。

先生又接續地叫孩子用手放在自己的喉和胸，教授C字和D字的發音。再問園丁：

『你現在明白了吧？』

園丁雖已明白許多，可是却似乎比前更驚異了！

他說：『那末是這樣地——把說話教着的嗎？』說畢暫停，又望着先生：『是把這許多孩子都一一費了長久的年月，逐漸教着的嗎？呀！你們真是聖人！真是天使！在這世界上，恐怕沒有可以答報你們的東西吧？啊！我應該怎樣說才對呢？請讓我把我女兒暫留在這裏！現在暫時讓她和我談幾句話。』

於是園丁將女兒從坐位上領開，問她種種事情，她一一地回答。父親拳擊着膝，帶着笑容，又携着女兒的手，熟視打量，聽着女兒的話聲出神，好像她的聲音，是從天上落下來。他過了一會，問先生說：

『可以讓我向校長先生道謝嗎？』

『校長不在這裏。可是你應該道謝的人，此外另有一個。在這學校中，凡是年幼的孩子，都有年

長的學生像母親或姊妹一樣照顧着她。照顧你女兒的人，是一個年紀十七歲的麵包商人的女兒。她很愛你的女兒。這兩年來，每日早晨代她穿衣梳髮，教她針線，真是好朋友！——吉奇阿，你的朋友叫什麼名字？』

『卡——帖——麗娜趙爾——且諾（Caterina Giordano）。』女兒微笑地說，又向着父親說：『她是一個很——善良的人呢。』

侍者受了先生的命入內，他立刻領出一個神情愉快體格良好的啞女來。她一樣地穿着紅柳條紋的衣服，綁着灰色的圍身。她到了門口紅着臉立住，又微笑地低着頭。她身體雖已似大人，模樣還像小孩。

園丁的女兒立起走近前去，握着她的手，回到父親的面前，用了粗重的聲音說：

『卡——帖——麗娜趙爾——且諾。』

『呀！好一位端正的姑娘！』父親叫着，想伸手去摸撫她，可是又縮回手，反覆地說：

『呀！真是好姑娘！上帝祝福，給她幸福和慰安。使她和她的家屬都常蒙幸福！真是好姑娘啊！吉奇阿！這是一個正直的工人，貧家的父親，他用着真心，這樣地祈禱着呢。』

那大女孩仍是微笑着，一邊撫摸着那小女孩。園丁看她像聖母一樣。

先生說：「你可以帶了你女兒出去一天的。」

園丁說：「那末我帶她同回到康道夫去，明天便送她來，允許我帶她同去吧。」

女兒去換衣服了。園丁又反覆地說：「三年不見，她已能說話了呢。暫時帶她同康道夫去吧。喲，還是帶着她在秋林街散散步，讓大家看看。同她到親友們那裏去吧。啊，今天好天氣！啊！真難得

——喂！吉奇阿，來搖着我的手！」

女兒穿好外衣，戴了帽子出來，她執了父親的手。父親走到門口：

「諸位，多謝！改日再來謝禮！」忽然又轉念頭，他立住了回過頭來，放了女兒的手，掏着衣袋，大聲的說：

「且慢，我難道不是人嗎？這裏有十塊錢，捐給學校吧。」他說着，抓出金錢放在桌上。

先生感動地說：

「喲，請收了錢去，我們不受的。請收回去。因為我不是學校的主人。你要捐也當面交給校長。大概校長也決不肯收受的吧，這是工作換來的錢呢。我們心領了，同收受一樣，謝謝你。」

「不，一定請收了的。那末——」話猶未完，先生已強迫把錢還置在他的衣袋裏了。園丁無法，用手送接吻於先生和那大女孩，拉着女兒的手，急急地出門而去。

靈 晒

「喂，來啊！我的女兒，我的靈女，我的心肝！」  
女兒緩緩地叫說：

「啊！好太——陽啊！」



## 第九卷六月

### 加里波的將軍

三日 星期六

(明天是國慶日)

今天是國慶日，加里波的將軍昨夜逝世了。你可知道他的功業嗎？他從布爾朋政府下，救出一千萬的意大利人。他於七十五年前，生在尼斯(Nice)，父親是個船長，八歲時，曾救過一個女子的生命，十三歲時，他和朋友共乘小艇遇險，平安救起朋友。二十七歲時，在馬賽(Marseille)救起一個快沒頂的青年。四十一歲時，在海上救助過一隻險遭火災的船，他為爭別國人的自由，擊斃美洲十年。為爭倫巴爾地和杜倫第諾(Trentino)的自由，曾和奧大利軍交戰三次，一八四九年禦法軍而堅守羅馬，一八六〇年救耐普爾斯和帕來漢(Palermo)，一八六七年再為羅馬而戰，一八七〇年和德意志戰爭，防禦法軍，他剛毅勇敢，在四十次的戰爭中，得過三十七次的勝利。

他平時解甲歸田，隱耕孤島。教員，海員，工人，商人，兵士，將軍，執政官，一切都做過。他

加里波的將軍

是質樸偉大而善良的人，痛惡一切的壓迫，愛惜人民，保護弱者。立志行善，不慕榮利，不計生命，以祖國為前提。他振臂一呼。各地勇敢的人士，雲集部下，紳士離開他們的公館，海員離開他們的船艙，青年離開他們的學校，大家來到他那大纛之下，作殊死戰。他戰時常穿紅衣，身體強健，美貌面優雅。他守如處女。勤如脫兔，甘患難如飴。垂死的意大利戰士，只要一望見這將軍威武的面影，就都願為他而死。不知有幾千人，願為將軍犧牲自己的生命，大家都曾為將軍祝福，也願為將軍祝福。

將軍死了，全世界同聲哀悼；你現在還未能明白將軍，以後，當有機會發將軍的傳記，或聽人說將軍的軼事吧。你逐漸成長，將軍的面影，彷彿也在你前面增大，你到大人的時候，將軍會巨人似的站在你的面前吧！到你離開世上，你的子孫和後裔都去了世以後，我們民族對於將軍，他那日月經天般的精神，還當作人民的救濟者而永遠景仰吧。因為他偉大的姓名，鼓舞了意大利人的精神，激發了意大利人的勇氣！

## 軍 隊

十一日 星期日

因加里波的將軍的逝世，國慶日延遲一週。

今天到配塞卡斯德羅 (Plaza Castello) 去看閱兵式。司令官杰領着軍隊，經過在作了二排走着  
的觀者面前，喇叭和軍樂和諧地合奏着。在軍隊的進行中，父親將隊名和軍旗，一一指教我。在前的  
是砲兵工校的學生，約有三百人，一律穿着黑制服，勇敢地過去了。其次是步兵：有在哥伊托和聖  
崗丁諸戰爭過的奧斯泰 (Aosta) 旅團，有在卡司德爾費達度 (Castelfardo) 戰爭過的勃加漢 (Bergam  
) 旅團，共有四旅，一隊一隊地前進，飄着無數的紅帶，好似初放的花朵。在步兵之後，有着工兵。  
這是陸軍中的工人，帽上飾着黑色的馬尾，綴着紅色的絲邊。工兵的後面，是幾百個帽上有直長的裝  
飾的兵士，他們是意大利的健兒，生長在山村中，高大褐色而壯健，戴着卡拉布利亞型的帽子，那鮮  
綠的帽頂，象徵着故山的草色。那些兵還沒有完，羣衆便波動起來。接着來的是射擊兵，便是有名的  
十二大隊，最先入羅馬的。飛拂着他們的帽上的裝飾。全體進行像黑色的波浪。他們所吹的喇叭聲，  
尖銳得如奏凱的音調，可惜，不久那聲音就在粗糙的隆隆的噪聲中消去，原來是野砲兵來了。他們乘  
在彈藥箱上，六百匹駿馬，牽着前進。兵士飾着黃帶，金屬的大砲，閃着輝耀的光。砲車車輪，在地  
上碌碌作響。這以後轟然地接着山砲兵，那壯大的兵士和所牽着的強力的驃馬，所向震動，是帶着驚  
恐和死去給敵人的。最後，是熱內亞的騎兵，甲兜閃着日光，直持了槍，小旗飄拂，金銀晃耀，鳴  
着響，嘶着馬，很快地去了。這是從聖露西亞 (Santa Lucia) 到維拉佛蘭卡 (Villarnea)，轉戰戰場

的勁旅。

我叫起來說：『多好看啊！』

父親肅然說：『別把軍隊看作玩具！這些健兒，充滿着力量和希望，他們爲了祖國，踴躍應募，預備在國旗之下飲彈而死。你每次聽到像今天一樣的歡呼：『陸軍萬歲！意大利萬歲！』無得一想在這軍隊的後面，便是血肉橫飛的慘狀。這樣你心中自會流出對於軍隊的敬意，也可以莊嚴地看到祖國了。』

## 意大利

十四日 星期三

到了國慶日，應該這樣對祖國致祝辭：

『意大利，我親愛的神聖的國土啊！我的父母曾生在這裏，也將葬在這裏，我也願生死在這裏，我的子孫也一定生死在這裏吧！美麗的意大利！有着幾世紀的光榮，在過去數年中獲得統一和自由，你會以神聖的智識，傳給世界，無數的健兒爲了你，或戰死沙場，或慷慨赴義。你是三百都市和三千萬子女的高貴的母親，做幼兒的我們，雖不能完全知道你，了解你，總是盡心寶愛着你呢。我能發生

在你的懷裏，做你的兒子，自己引以爲榮。我愛你那壯美的河山，神聖的古跡，不朽的歷史，過去的光榮，和完美的國土。我愛你全國，我也愛最早見聞的最繁鬱的那一部份。我以純潔的愛情，平等的感謝，愛着你全部——勇敢的秋林，壯麗的熱內亞，文明的包洛格那（Bolegna），仙宮似的威尼斯（Venice），偉大的米蘭（Milan）。我像孩子一樣的稽慕，愛溫和的弗勞倫斯（Flourence），威嚴的拍來漢，宏大而美麗的耐普爾斯，和永遠傾服的羅馬。我的神聖的國土啊！我愛你！我立誓：我必愛同胞如弟兄，我必真心敬仰過去或現在的偉人，我將勉爲勤勉正直的市民，切磋鍛鍊，以期無愧於作你的兒子，我願盡這小小的力，防止一切的不幸，無知，不正，罪惡，來污你的面目。我誓以我的知識，氣力和靈魂，爲你服務，一到了應把血和生命貢獻於你的時候，我便仰天呼着你的聖名，向着你的旗子，送過最後的接吻，然後爲你犧牲一切！』

## 九十度的炎暑

十六日 星期五

國慶日以後的五天中，氣溫增高了五度。時節已到大暑，大家都漸感疲倦。臉上失去春天那樣的紅潤，頸部足腿都消瘦下去，頭擡不起，眼也昏眩了。可憐的奈立，因受不住炎暑，他那蠟樣的臉色

，更加蒼白，不時伏倒在筆記簿上。加倫常常照顧他，奈立睡去的時候，加倫把書翻開，豎在他的前面，替他遮住老師的視線，克羅西的紅髮頭，靠在椅背上，彷彿放着一個倒下的人頭。那比斯在抱怨人多空氣不好。啊，上課真苦啊！大家望見窗口清涼的樹蔭，便想飛跳出去，不願再被拘束在坐位裡。我從學校回去，母親總接候着我，看我的臉色。我一看見母親，精神陡振，母親在我讀書的時候，常問我：

『不難過嗎？』早晨六時，她叫我醒來的時候，也常說：

『啊，勇敢些！再過幾天，便要放暑假，可以到鄉下去避暑了。』

母親又常常告訴我，在炎暑中工作的孩子們的情形。說有的孩子工作在田野或如燒的砂上。有的終日在玻璃廠中燒着火。他們早晨比我起早，也沒有休假。所以我們一定要奮發。說到奮發，仍要首推代羅西，他從不喊熱或思睡，在無益何時，都活潑快樂。他垂着那長長的金髮和冬天一樣，不覺讀書的苦。只要坐在他近旁，聽到他的聲音，自己也不覺振作起來。

此外，還有兩位拚命用着功的。一個是堅強的施蒂地他恐自己睡去，敲擊着自己的頭，熱得真是昏倦的時候，便咬緊牙齒，張開眼睛，彷彿要把老師吞下去的神氣。還有一個，是商人的加洛飛，他專心地在用紙紙做紙扇，把火柴盒上的花紙黏在扇上，一把賣一個銅幣。

但是，最勇敢的，要算可來第，他早晨五時起牀，幫父親運過柴的。在學校裏，到了十一時，不覺支持不住，把頭垂下胸前。他自己驚醒起來，或敲着頭背，或請老師讓他出去洗面，或預託坐在旁邊的人推醒他。可是，他今天終難忍，呼呼地入睡了。老師大聲叫：『可來第！』他也不聽見，老師生氣了！反響地喊他的名字。那時住在可來第隔壁的一個賣炭者的兒子，站起來說：

『可來第今天早晨運柴，五時起到了七時，』

於是，老師讓他醒着，接着上了半小時的課，才走到可來第的位置旁，輕聲地從臉上吹醒了他的。可來第睜開倦眼，看見老師立在前面，驚縮無地，先生兩手托住了他的頭，吻着他的頭髮說：

『孩子，我不責罰你，因為你的睡去，不是由於怠惰，却是由於勞乏的緣故。』

## 我的父親

十七日 星期六

孩子，若是你的朋友可來第或加倫，像你今天回答父親的話，他們決不會說吧！你為什麼這樣呢？快對我立誓，痛改前非。你因為父親責備你，口中說出失禮的答辯；你要想到將來有一天，父親叫你到牀邊去，和你說：『額利科！永別了！』那樣的光景。啊！額利科！你到了不能重見父親，再走進

父親的房裏，看到父親遺下的書籍，回想父親生前種種對不起他的事，總要心裡後悔，自說：『我爲什麼那時這樣啊。』你到了那時，才會知道父親的愛你，也知道父親在責叱你時，自己曾先在心裡哭泣，更知道父親的令你痛苦，完全是愛你的緣故。那時，你一定流着悔恨的眼淚，在你父親的書桌上——爲了兒女含辛茹苦拚命工作過的書桌上接吻吧。你現在還不知道，父親除了慈愛以外，把一切的東西對你遮掩過了。你不知道吧？父親因操勞過度，常恐不久人世，他在這時候，總是提起你，不放心你。並且在這時候，他常携着燈，走進你的寢室，偷看你的睡態，回來又努力工作，世間雖多憂苦，但父親見你在旁，也便忘了憂苦，他想在你的愛情中，求得慰安，恢復元氣，若是你待父親冷淡，父親沒有你的愛情，他將怎樣悲哀啊。顏利科，切不可使自己不孝忘恩，永蒙不潔！你就算是個聖人，也不足答報父親的辛苦，並且，人世無常，不測的事很多。或許父親在你還幼小時就不幸死了——在三年以後，二年以後，或許就在明天，誰能料定呢？

啊！顏利科，如果父親死了，母親穿着喪服，家中寂寞空虛，有如空屋。那多不幸啊！快到父親那裏去！父親在房間裏工作着呢。快靜靜地進去，把頭俯在父親的膝上，懇求父親饒恕你，祝福你。



## 遠足

十九日 星期一

這一次父親又寬赦了我，他還允許我赴可來第父親的約，同到鄉下去遠足。

我們早想吸吸那小山上的空氣，昨天下午二時，大家聚集在約定的地方。代羅西，加倫，加洛飛，僕雷克西，可來第父子，連我一起是七個人。大家預備了水果，香腸，熟雞蛋等的東西，又帶着皮袋和錫水杯，加倫在葫蘆裏裝了白葡萄酒，可來第在父親的水瓶裏裝了紅葡萄酒，僕雷克西穿着鐵工服，提着四斤重的麵包。

我們坐街車到格蘭美德萊喬 (Gran Mepe di Die)，便走上山路，山上滿了綠色的樹蔭，很是涼快。我們有的滾在草上，有的在小溪中洗面有的跳過林籬。可來第的父親，將上衣搭在肩上，衝着煙斗，在後面遠遠地跟着我們走。

僕雷克西吹起哨子來，我從未聽到那孩子吹過哨子。可來第也一邊走一邊吹着口笛。他拿着手指一樣長的小刀，做着水車，肉叉，水鎗一類的東西，他勉強代別人背着東西，遍身流汗，走路還能快得像山羊。代羅西在路上時，常常立住了教給我草類和蟲類的名稱，他從那裏得到這許多知識呢？加

偷偷地嚼着麵包，他自從母親去世以後，所吃的東西，想來也不如以前一樣的有味了，可是他待人親切，依然如故。我們常要跳過溝去，因為要作勢，退步了跑上前去的時候，他便先跳過去伸手來攙扶我們。僕雷克西因為小時曾被牛所觸，所以見牛就怕。加倫在路上見有牛來，就走在僕雷克西的前面。我們上了小山，有時跳走，有時轉滾下來。僕雷克西滾荆棘中，扯破了衣服，慚愧地立着，加倫飛在不論何時，都帶有針線的，便替他補好那破孔，僕雷克西只是道謝。他一等縫好，就立刻開步跑了。

加洛飛便在路上，也不肯空廢過去的。他有時採摘可以作生菜的草，有時拾起蠅牛來看，看到有尖角的石塊，便拾起放入衣袋，彷彿是含有金銀的，我們無論在樹蔭下，或在日光中，總是跑着，滾着，衣服弄得很皺，才喘着氣到了山頂，坐在草上野餐。

在我們的前面，是廣漠的原野，和雪頂的阿爾卑斯山。我們腹中飢餓，麵包一入口中，好像以湯沃雪一樣溶去。可來第的父親，用葫蘆葉盛了香腸，分給我們，我們一邊吃着，一邊談着老師們，朋友們，和考試的事。僕雷克西怕羞似的，不吃什麼，加倫揀好的塞入他的口裏。可來第盤足坐在他父親的身旁，兩人坐在一起，如其說他們是父子，還不如說是兄弟，容貌酷肖，在那裏紅漲了臉，露着白齒微笑，父親從皮袋裏傾酒暢飲，把我們喝剩下的也拿去甘露似的喝了。說：

「讀書的孩子們不可喝酒，可是柴店夥計，去需要酒的。」他說着，又捏住兒子的鼻頭，搖扭着向我們說：

「好哥兒，請你們看待這傢伙啊。這也是大丈夫的身分呢！可笑我自己誇口了。哈哈！」

我們中除了加倫，一齊都笑了。可來第的父親又引滿一杯：

「懶懶啊。大家現在雖是這樣，友愛要好，可是再過幾年，顏利科和代羅西，做了推事或博士，他們四個，却在什麼商店或工廠裏勞動。這樣，大家就疎遠了！」

「那有的事！」代羅西搶先回答：「在我，加倫永遠是加倫，傑雷克西永遠是傑雷克西，大家也都一樣。即使我做了俄國的皇帝，此志不渝。那時你們所住的地方，我仍是要來的。」

可來第的父親擎着皮袋說：

「好極！你能如此說，真好極了。請把你們的杯子，舉來和這銅碰一下。校友萬歲！學校萬歲！在學校裏，不管富貴貧賤，都如一家呀！」

我們都舉起杯來，碰了皮袋喝酒。可來第的父親起來，喝乾皮袋中的酒說：

「四十九旅第四團萬——歲！喂！若是你們將來入了軍隊，也要像我們那樣地爲國出力啊！孩子們！」那時已不早，我們跑着唱着，携手下來。黃昏時到了泡河，看見螢光如星。回到配察（Piazza）

allo Statuto)，大家互約星期日再在此相集，同到夜學校參觀給獎式而別。

今天天光晴朗，若是我回家時，不逢到那可憐的女先生，是多麼快樂啊。回家時已天暗，我才走上樓梯，便逢到女先生，她看見我，攜着我的兩手，附耳和我說：

『顏利科！再會！別忘了我！』我覺得語聲淒定，上去便告訴母親：

『方才我逢見女先生，她情況不好呢！』

母親已紅着眼，便看着我，悲哀地說：

『那先生真可憐——她很不好呢！』

### 勞動者的賞品授與式

二十五日 星期日

我們準着約，大家到公立戲院去看勞動者的賞品授與式，戲院裡的裝飾，和三月十四日那天一樣。場中都是工人的家屬，音樂學校的男女學生坐在廂座裏，他們齊唱那克里米亞戰歌，唱得很好，唱畢，大家都起立拍手。隨後，各受賞者走到市長和知事的面前，領受證書，存款摺，文憑或賞牌。

『小石匠』和他的母親坐在池座角邊，在那一面，校長先生坐着，我三年級時老師的紅髮頭，露出在

校長先生的後面。

圖畫科的夜學生最早出場。裏面有鐵匠，雕刻師，石版師，木匠和石匠。其次是商業學校的學生；再其次是音樂學校的學生。內中有許多的女郎和工人，穿着華美的衣裳，含笑應受觀眾的歡呼。最後來的是夜間小學校的學生，他們的模樣真是好看，年紀，職業，衣服，全是各式各樣的。——有的白髮蒼蒼，有的是工廠的徒弟，有的是蓄長髮的職工，年幼的彷彿不以為意，年老的却有些難以爲情的模樣。大家雖拍手歡迎他們，可是卻沒有一個人笑的，誰都現着真切熱心的神情。

坐在廂座裏觀看的，有領賞者的妻或子女。幼兒之中，有的看到自己的父親登上舞臺，就盡力大聲叫喚，笑着招手。農夫，脚夫都過去了，我父親所認識的擦靴匠也登場到知事前去領文憑。後來又來了個巨人樣的大人，我覺得有點面熟，原來他便是那受過二等賞的『小石匠』的父親。記得：我那次望『小石匠』的病，走上那閣樓去的時候，他立在病床旁邊。我回頭去看坐在廂座的『小石匠，』他正雙目炯炯地望着父親，並且裝着鬼臉，來隱過他的高興。忽然歡呼聲大作，大家回舞臺去看時，見那小小的掃煙突夫，只洗淨了面部，仍穿着漆黑的工服出場。市長握住他的手，和他說話。他下去以後，又有一個清道夫來領賞，這許多工人，他們一面是家的主人，辛苦工作，再在業餘用功求學；並得到賞品；真可欽佩。我一想到此，感動得很。他們工作了一天以後，從睡眠時間中分出一部份

練習那生疎的頭腦，粗笨的手指，在他們這是怎樣辛苦的事呀。

又有一個工廠的徒弟上來，很明顯的他是借穿了他父親的上衣，只要看他上蓋領賞時，捲起滑長的袖口，便可明白。大家都笑了起來，接着是電勁的歡呼，其次，來了一個禿頭白髮的老人。還有許多砲兵，其中有曾在我校的夜校部的，此外還有海關的稅督，和警察，我校的門路也在其內。

完畢的時候，夜學校的學生，又唱起克里米亞戰歌來，那歌聲隨着深情，是從真心流出，聽衆都不歡呼，只是感動地靜靜地退出。

沒有多少時候，街上充滿了人。檢閱隊夫拿着紅色書冊的賞品，立在戲院門口，紳士圍着他說話。街上的人，大家都互相招呼。工人，小孩，警察，老師，我三年級時的老師和兩個砲兵，從群眾中出來。工人的妻，抱着小孩，小孩的小手，拿了父親的文憑，矜誇地給大家看。

### 女先生之死

二十七日 星期二

我們在公立劇場的時候，女先生死了。她下午二時逝世的。正當訪問我母親的一週後。昨天早晨校長先生來到我們教室裏，報告戰聞這事，他說：

「你們之中，凡會受過先生的教的，應該都知道她的好處。她真是個好人，愛學生有如自己的兒子，現在她已不在世了。她病得很久，可是爲了生活，不能不工作，終於縮短了可以延緩的生命。若是她能暫時休養，她還不至死得這樣快。可是，她總不肯拋離學生，星期六的傍晚，便是十七日的那一天，她說此後恐不能再見學生了，親去訣別。好好地勸道他們，一一地吻着他們，才哭着回去。她現在已不能再見了，大家要永遠記着她。」

僕雷克西在二年級時，會上過她的課，現在把頭俯在桌上哭泣着。

昨天下午下課後，我們去送先生的喪。到了她的寓所，看見變馬的柩車，停在門口，許多人都在低聲談說。我們的學校裡從校長起老師們都到，她以前曾在別的學校，擔任過課，那些學校裡也都有老師們來。她所教過的那些小學生，由母親們領着，母親們手裡，執着蠟燭，別級學生到的也很多。有的持着花圈，有的持着薔薇花束。柩車上已堆着許多的花束，頂上又放着大刺球花（Acacia）圈。用黑色字寫着：『五年級舊學生敬獻。』大花圈下掛着的小花圈，那全是小學生拿來的。在羣衆之中，有拿着蠟燭代主婦來送葬的使女，有兩個執着火把穿法衣的男僕，還有一個紳士，是學生的父親，他乘了飾着青綢的馬車來。大家都集在門的近旁，小姑娘們拭着淚。

我們靜靜地等候了一會，棺出來了。孩子們看見棺移入柩車去，便哭起來。有一個孩子，彷彿事

到臨頭，才相信先生真死了，放聲大哭，號叫不止，大家領了他。

隊伍緩緩地出發，綠色裝束的某團體的姑娘們，走在前面，其次是白裝束飾青絲邊的姑娘們，再其次是僧侶，後面是柩車，老師們，二年級的小學生，別的小學生，普通的送葬者在最後。街上的人們從窗口門口張望，看見花圈和小孩說：『是學校的老師呢。』那些帶領着小孩來的太太們也哭着。

大家到了寺院，從柩車移出棺木，安放於中堂的大祭壇前面。女先生們把花圈放在棺上，小孩們把花圈滿棺的周圍。在棺旁的人，都點起蠟燭來，開始在薄暗的寺院中祈禱。等僧侶一念出最後的「亞門」，就一齊滅燭急出。女先生孤零零地留在寺院裏了！可憐！那樣和善，勤苦，守職的女先生！她在死前，會把書籍和一切東西，還贈給學生了，有得着墨水壺的，有得着小畫片的。她在要死的前一天，會對校長說，孩子們不宜哭泣，不要叫他們參加送喪。

女先生一生行善，一生犧牲，終於死了。可憐孤零零地留在那樣昏暗的寺院裏了！再會，先生！你永遠留在我那悲哀而愛慕的記憶裏！

感 謝

二十八日 星期三



可憐的女先生，會想勉強任職到這學年的終結，到底只剩三天，便逝世了。明後天到學校去聽了『難船』的故事，這學年就此告終，七月一日星期六起，要開始考試，不久便是四年級了。若是女先生不死，一切多好啊！

想到去年十月才開學時，那時的種種事情，我確增加了許多的知識。我對於說和寫方面，都比那時好，算術也已進步了許多，可以幫助人家算帳了，無論讀什麼書，總能知其大略。我真高興。可是我能到這步，全靠別人的勉勵和幫助我。無論我在家裏，在學校裏，在街上，或者什麼地方，只要是我所居住，我有見聞的地方必定有各式各樣的人，在教我各式各樣的事。所以，我感謝一切的人。第一，感謝老師，感謝那樣愛我的老師，我現在所知道的東西，都是老師用盡了心力教我的。次之，感謝代羅西，他告訴我種種的事，使我不怕艱難，考試也不失敗。還有，施蒂地，他給我的形象，是「精神一到，金石為開。」還有那親切的加倫，他會給我以對人溫暖同情的感化。傑雷克西和可來第，他們兩人，會給我以打破磨難，忍受勞苦的模範。我所有一切的朋友，我都感謝他們。但是特別要感謝我的父親。父親是我最初的老師，也是我最初的朋友，他給我以種種的勸導，教我種種的事情，終日為兒女作牛馬，含辛茹苦，用種種的方法，使我有愉快的求學，安樂的生活。還有我那慈愛的母親，她是我的愛人，是守護我的天使，她知道我的快樂，忍受我的痛苦。她和我一起讀書和工作，伴我哭

泣一手撫着我的頭，一手指天給我看。母親，我感謝你！你在愛和犧牲的十二年，將溫愛注入我的心胸裏。

### 雜船(最後的每月故事)

在幾年之前，一個十二月的某一天，一隻大輪船，從英國的利物浦(Liverpool)，開往馬爾他(Malta)島，全船連船員六十人在內，共載二百的光景，船長船員都是英國人，乘客中有幾個是意大利人，那天色不佳。

三等乘客之中，有一個十二歲的意大利少年。身體和年齡相比，雖似矮小，可是腳長得很結實，是個西西里(Sicily)典型的美勇堅強的少年。他獨自坐在船頭桅桿穿捲着的纜束上，身畔放着一個破損的皮包，一手按在皮包上面，他穿着粗布的衣服，破舊的大衣，皮帶上縛着舊皮袋。他像在沈思一樣，冷眼看着周圍的乘客，船隻，來往的水手，和洶湧的波浪，他彷彿猝遭大故，雖是小孩的臉上，却帶着大人一樣的表情。

在開船後，不多一會，一個意大利的水手，帶着一個小姑娘，來到西西里少年的前面，向他說：『馬利阿(Mario)，這裏有一個很好的旅伴呢。』說着，自去了，女孩在少年的身旁，大家在

相臉看着臉。

男孩問：『你到那裏去？』

『我到了馬爾他島，再往薩普爾斯去。我的父母，正望着我回去，我要去看他們。我名叫寇萊他法蓋尼（Ginietta Fagiani）』

過了一會，他從皮袋中拿出麵包和糖菓來，小姑娘是帶着餅乾的，兩個人一同吃着。

方才過來的意大利水手，慌忙地從旁邊跑過，叫着說：

『快看那裏！現在有危險了！』

風越吹越大，船身震動，兩個孩子卻不疊縮，坦然無事。小姑娘還含着笑，她和少年年齡差不多，身材較高，膚色也一樣的是褐色，纖瘦的腰肢好似有病在身，服裝很好，柔髮雲鬢，頭上包着紅頭巾，耳上戴着銀耳環。

他們一邊吃着東西，一邊互談身世。男孩已無父母，他父親本是個做手工的，幾天前死在利物浦。孤兒受意大利領事的照料，送他回故鄉帕雷莫，因為那邊他有遠親。小姑娘在前年到了倫敦叔母的家裏，她的父親因為貧窮，暫時將她寄養在叔母處，想等叔母死後，分潤一些遺產的，幾月前，叔母爲馬車輾傷，突然去世，身外毫無長物。於是她也請求意大利領事，送歸故鄉。恰巧，兩個人都是由

那個意大利水手擔任帶領的。

小姑娘說：「所以，我的父親母親，還以為我帶着錢回去呢。那知道我一些都沒有。可是，他們總仍舊愛我的，我的兄弟想來也必愛我，我有四個兄弟呢，他們都還小，我是大姊姊。我在家時替他們穿衣裳的。我一回去，他們一定高興，一定要飛跑過來呢。——呀，好大的波浪啊！」

她又問男孩：

「你回去住在親戚家裏嗎？」

「是的，只要他們讓我住。」

「他們不愛你嗎？」

「不知道怎樣。」

「我到今年聖誕節，是十三歲了。」

他們談着海洋和關於船中乘客的事，終日任在一起，不斷地交談着，別的乘客當他們是姊弟。小姑娘纏着襪子，男孩在沈思。波浪滔滔，天色黑黑，兩孩別開的時候，女的對馬利阿說：「請安息！」意大利水手，恰巧走過旁邊說：「誰都不得安眠了呢！孩子！」男孩正想對她答說「再會」的時候，忽然一個狂浪撲來，將他震倒。

小姑娘飛跑近去：

『呀！你出血了呢。』

乘客正在各顧自己逃下，沒有留心別的，馬利阿懼着眼睛，小姑娘跪伏在旁，替他拭淨頭上的血，從自己頭上取下紅頭巾，替他包在頭上當作綳帶，她打結時，把他的頭抱緊在自己的胸際，自己的上衣上，也染着血迹。馬利阿搖着身子起來。

小姑娘問：『好些嗎？』

馬利阿回答：『沒什麼了。』

小姑娘說：『請安息。』

馬利阿答：『再會。』於是兩人各回到自己的艙位去。

水手的說應驗了。兩孩還未睡熟，可怕的風浪到了。其勢猛如奔馬，一桅立折，三隻舢板，也被颺去。船頭載着的四頭牛，吹頭像木葉一般的去了。船中起了大擾亂，恐怖，喧囂，暴風雨似的悲叫聲，祈禱聲，令人毛骨悚然。風勢全夜不衰，一直到天明。怒浪如山，從橫面打來，在甲板上激散，擊碎了在那裏的器物捲到海中去。遮蔽機器的木板也被擊碎了。海水像怒吼般地捲入，火被淹炮，司機逃去，海水如潮地湧入各處。這時，但聽得船長大叫如雷：

船

『快用抽水機抽水！』

船員奔到抽水機那邊去。可是這時又來了一個大浪，從橫面攔下，把船藻，船口，完全打破，海水從破孔中湧進來。

乘客大家知道生命危險，逃入客室去。他們見到船長，齊聲地叫說：

『船長！船長！怎樣了！現在什麼地方！能有救嗎？快救我們！』

船長讓大家說畢，冷靜地說：

『沒有希望了。』

一個女子在呼叫神助，其他的人只是默然，他們因為恐怖，木立了好一會，船中謐得如墳墓。乘客們臉色蒼白，面面相覷，海波仍在洶海，船在搖動着。船長叫放下救命舢板，五個水手下去乘入。舢板被波浪衝沉了。五個水手中淹沒了兩個。那個意大利人水手也在內。另外三個人拼命纏着繩子上到了這裏，船員也已經絕望。二小時以後，船已沉到貨艙口了。

甲板上的光景，多麼傷心：母親們於絕望之中，抱緊自己的小兒，朋友們互抱永訣，有的因為不願見海而死，回到艙位裏去，有一個人用手鎗自擊頭部，從高處倒下，死在那裏，大多數的人們都在狂亂中掙扎着，女人們恐懼專都做一團，哭聲，呻吟聲，混合在一起。那些人失着神，眼色無光，廢

然木立，面色如死。塞萊他和馬利阿兩人抱住一個桅桿，目不轉睛地看着海。

風浪減小了，可是船已漸漸下沉，沉沒便在眼前。

船長叫說：『放下那長舢板去！』

唯一僅存的一艘舢板下水了，十四個水手和三個乘客在舢板裡。船長仍在本船。

水手們從下面叫：『請快隨我們來。』

船長答：『我願死守這裏的。』

水手們反覆地勸說：『或許遇到別的船得救呢，快下來吧，快來乘了這舢板吧。』

『我留在這裏。』

於是水手們對別的乘客說：

『還可再乘一人，頂好是女的！』

船長攙扶過一個女子來，可是舢板離本船很遠，那女子沒有跳躍的勇氣，她便躺倒在甲板上了。

別的婦女也都睜戰心驚。

水手叫喊：『送個小孩過來！』

西西里的少年和他的旅伴，正化石似的站着，他們聽到這叫聲，爲求生的本能所驅使，同時離開

桅桿，齊奔到船側，野獸般掙扎地衝前，齊聲叫喊：

『讓我把！』

水手叫說：『小的！舢板已滿了。小的！』

小姑娘一聽到這話，便閃電一樣地垂下兩臂，看着馬利阿立着。

馬利阿也看着她，一見到她衣上的血迹，記起前事，臉上突然發出神聖的光來。

水手立着焦急地催促：『小的！舢板就要開行了！』

這時馬利阿情不自禁地說：

『應該是你！你分量輕！惹萊他！你還有父母！我是孤兒！我讓你！你去！』

水手叫說：『把那孩子擲下來！』馬利阿抱了惹萊他從水泡飛濺聲中叫喊了一聲『呀，』一個水手，便拉住她的手臂，拖入舢板中去。

馬利阿在船側高高地舉起頭，頭髮被海風吹拂他又莊嚴地站着。

本船沉沒時，水面起了一陣漩渦，小舢板幸虧不受影響。

小姑娘起先好似失了神智，到這時，望着馬利阿的方面，淚如雨下。

她抽咽着，伸出兩臂，向他叫說：『再會！馬利阿！再會！』



少年高舉着手：『再會！』

小袖板掠着波浪，在黑暗的水面過去，留在本船的人，誰都不能作聲，水已浸到甲板的舷上了。

馬利阿突然跪下，合掌向着天上。

小姑娘低下頭。等她再舉起頭來看時，一切都不見了。

## 第十卷 七月

### 學年的終了

一日 星期六

類科科呀！這學年已告結束，在最後的一天，聽了一個爲朋友而捨生的高尚少年的故事，真是好事，你要分別老師和朋友，但我還要告訴你一件悲哀的事情。這次的分別，不僅是暑假三個月的分別，却是長久的分別。父親因爲職務，要離開這秋林到別處去，家庭自然同去。

一到秋天，就要離開秋林。你以後要換入新學校，在你這實是不快的事。你很愛你的舊學校，你在這四年中，曾在這裡一天兩次嘗到讀書的快樂。在很久的時日中，每天得和同一老師和朋友，也和同一朋友的父母們見面，並且，每天在這裡有父母微笑着接候你。在這裡才開發你的精神，在這裏始得到許多朋友，在這裡你覺得種種有用的知識。在這裡你也許會有過痛苦，但這些也都是於你有用的。所以，你應該真心向大衆告別。大衆之中，也有遭遇不幸的人，有的失了父親或是母親，有的年幼就死去，有的出征壯烈死於沙場，有的是正直勇敢的工人，同時又是勤勉正直的工人的父親。在這裏

面，說不定有着許多爲國立大功成美名的人呢。所以，要用真心，向他們告別，要把你精神的一部分，殘留在大家族裡面啊。你在小時入了這家族，現在長成了一個壯健的少年而出去了。父母也因爲這大家族愛護你的緣故，很愛這大家族呢。

學校是理科，顏利科，他從我懷中接過去時，你差不多還未能講話。現在將你化成了強健善良勤勉的少年，仍還給我了。這該怎樣感謝呢。你切不可忘記這啊！你也怎能忘記啊！你將來年紀長大，旅行全世界時，遇到大都會或是令人起敬的紀念碑，自會記起許多的往事來，那關着的窗，有着小花園的樸實的白屋，你知識萌芽所從產生的建築物，這些將在你心上明顯地浮出吧，我願你到終身爲止，不要忘記這起初的誕生地！

## 考 試

四日 星期二

現在考試到了。在學校的附近，那些老師，學生、父兄、所談的，只是分數、問題、平均、及格、不及格等類的話。昨天考過作文，今天考的是算術。我看到別的學生的父母，在街路上叮囑自己的兒子，自己也打起心來。有的母親，親自送兒子進了教室，替他看過墨水瓶裏有沒有墨水，檢查過鋼

筆頭有沒有壞，回出時還在教室門口叮嚀：

『小心啊！別疏忽！』

考縮先生來做我們的考試監督。他的聲音雖如獅子一樣，却從不責罰人的。學生之中，也有怕得臉色發青的。考縮先生拆開市政府所送來的封筒，抽出題紙來，全場屏息看着，老師以可怕的眼光，望着筆中，大聲地宣讀問題。我們想：若是能把問題和答案都告訴了我們，使大家都及格。老師們將怎樣高興呢。

問題很難，經過一小時，大家都做不出：有一個學生，甚至哭泣起來。克羅西敲着頭。有許多人做不出，却是應該的。因為他們受課的時間既少，父母也沒有教導監督的緣故。

但是，天無絕人之路。代羅西用了種種法子，祕密地教給大家。或畫圖傳遞，或寫算式給人看，手段真是敏捷，加倫算術也好，便替他作幫手。驕傲的那比斯今天也無法了，只是正襟危坐着，後來加倫教給了他。

施帶地把拳挾住了頭，不斷地看着題目，後來忽然提起筆來，在五分鐘內完全做好出去了。

老師在桌間巡視，這樣說：

『靜靜地，要靜靜地的做啊！』

老師看到窘急的學生，便張大了口，裝起獅子的模樣來。想引誘他發笑，使他精神一振。到了一時光景，學生的父母，已在路上徘徊着等候了。僕雷克西的父親，穿着工服，臉上墨黑，從鐵廠走來。克羅西那賣野菜的母親，穿黑衣服的奈立的母親，都在那裏。

時近正午，我的父親也在我們教室窗口探望。考試在正午完畢，下課的時候，那真好看：父母們都跑近自己的兒子，查問種種，有的翻開筆記簿，有的和在旁的孩子比較。

『幾個問題？什麼答數！減法怎樣？不會忘記了小數點？』

老師們被四圍的人招呼，應接不暇。父親從手裏取過筆記簿去，看了說：『好的！』

僕雷克西的父親在我們近旁，也在那裡翻着他兒子的筆記。他彷彿不大明白，那神情似乎有些慌急。他問我的父親說：『請問，這和數是多少？』

父親把答數說給他聽，鐵匠知道兒子的答數很對，歡呼着說：『不錯！』

父親看着鐵匠。帶着友誼的微笑：父親伸出手去，鐵匠來握。

『我們再在口試時會吧。』二人說畢別去。

我們走了五六步，聽到後面有歌聲，回頭去看，原來是鐵匠在那裡手舞足蹈地唱歌了。

### 最後的考試

七日 星期五

今天是口試。八點鐘我們進了教室，從八時一刻起，四個人一組的被呼入講堂去，綠色的桌布，舖在大桌子上，校長和四位老師圍坐着，我們的老師也在內。我是在第一次被喚的一組裏的。啊，我判了今天方才明白，老師是怎樣的愛顧我們，在別的學生被口試時，老師只看著我們；我們支吾不能回答，老師便有憂色，答得完全的時候，他便欣然色喜。他有時傾耳而聽。用手和頭來做樣子，好似在說：

『是呀！不對的！小心啊！慢慢的！留意！』

若是老師在這時可以說話，他必定告訴我們一切答案。即使學生的父母替代老師坐在這裡，恐怕也還不及老師這樣親切吧。他一聽到別的老師對我說：『好了，回去！』眼裡便充滿高興。

我立刻回到教室裡，等候我父親。那時級友們都還在教室裡，我靠著加倫坐着。想到這是最後相聚的時候，不覺悲從中來。我將隨家離開秋林的事，還未告訴加倫，他是毫沒知道，正埋頭在坐位上，執筆在他父親的照片邊上加裝飾。他的父親穿著機械師的衣服，身材高長，頭也和加倫一樣，有

些帶縮，神情很忠厚。加倫埋頭伏在桌前，胸間衣服寬鬆，露出掛在胸前的金十字架來。這十字架是奈立的母親，因為加倫保護奈立而送給他的。我想我到了最後，總要把離開秋林的事告訴他的，現在爽直地說：

『加倫，今年秋天我家要離開秋林了，父親要我一起去的。』

加倫說：『那末，我們在四年級時，不能一堂切磋了。』

我答：『不能了。』

加倫默不作聲，只是低頭執筆作畫。過去好一會，他俯頭問：

『你肯不忘記我們三年級的朋友嗎？』

我說：『當然不忘記的。決不會忘記誰。尤其是不忘記你。誰能忘記你呢？』

加倫望着我，一種說不出的神情，可是口裡却不發一言。他一手仍執筆作畫，一手向我伸來，我緊緊的去握着他那大手。這時，老師紅着臉進來，高興而急促地說：

『很好，大家都及格。後面的也希望你們好好地回答。要注意呀。我永久沒有這樣的高興過。』他這樣說了，急急地出去的時候，故意裝出跌交的樣子來，引我們笑。臉如鐵石的老師，突然這樣，自然大家見了都覺詫異，室中反響為靜穆，大家含着微笑，可是沒有笑出聲來。

我不知爲了什麼，看見老師的那樣孩子似的行動，心裏又歡喜又悲哀。老師所得的報酬，僅是這瞬時的歡悅。九月來親切忍耐和悲哀，報酬就是如此。因爲要得這報酬，他曾那樣地長久工作，親自去訪問害病的學生。他那樣地愛護我們，替我們費心，原來只求這一點兒的報酬的。

我將來每次要想到老師，今天老師的樣子也決不會忘記。我到了長大的時候，想老師總還健在吧。也許還有見面的機會呢。那時我當重話往事，憶起前襟，將不自覺地吻着老師的白髮呢。

## 再 會

十日 星期一

下午一時，我們又齊集學校，等報告成績。學生的父母們，在學校左近，有的等在門口，有的進了教室，連老師的坐位旁也都擠滿了。我們的教室中，講壇前也都是人。加倫的父親，代羅西的母親，鐵匠的老僕雷克西，可來第的父親，奈立的母親，那賣野菜的克羅西的母親，『小石匠』的父親，施帶地的父親，另外還有許多我所不認識的人們。教室中充滿了低語聲。

老師一到教室，室中便立刻肅靜，老師手裏拿着成績單，當場宣讀：

『亞勃泰西六十七分，及格。亞爾克尼五十五分，及格。』『小石匠』也及格了。克羅西也及格了。



。老師又大聲地說：

『代羅西七十分，及格，優等賞。』

那時到場的父母們，大家齊聲地贊說：『好極了！代羅西』

代羅西披着金髮，微笑着看母親，母親舉手和他招呼。

加洛稱，加倫，卡拉布利亞少年，都及格了。有三四個人是不及格的。其中有一個，看見他父親立在門口裝手勢嚇他，便哭起來。老師對他父親說：

『不要這樣，不及格並不全是小孩的不好，大都由於不幸。他也是這樣的。』

再繼續報告：『奈立，六十二分，及格』。

奈立的母親，用扇子遂接吻給兒子。施帶地以六十七分及格的，他得了這樣好的成績，連笑也不笑，仍是用兩拳托着頭不放。最後是穿得很漂亮的服第尼，他也及格的。老師報告完畢，便立起身來說：

『我和大家在這室中，這是最後的一次了。我們在一年中共堂歡叙，今天便要分別。和你們分離是怎樣難過啊！』他說到這裏，停了一會，說：

『我在這一年中，曾經好幾次地錯怪你們，這是我的不好，請原諒我。』

再 會

那時父母們和學生們都齊聲說：『那裏！老師，這是沒有的事！』

老師更繼續地說：

『請原諒我。雖然你們今秋不能和我再在一起，但是仍有見面的機會；我在無論什麼時候，你們總在我的心中呢。再會，孩子們！』

老師說畢，走到我們的坐位旁來，我們立起在椅子上，有的伸手去握老師的臂，有的拉住他的衣襟，有很多的人物着他。末後，五十個人齊聲說：

『再會，老師！謝謝你，願你康健，願你記得我們。』

我走出教室的時候，感得難過，胸中壓着說不出的悲哀。大家都紛紛退出，別個教室裏的學生，也如潮地湧出，學生，父母們，混在一起，有的向老師告別，有的互相招呼。四五個小孩，抱着戴紅鳥羽的女先生，幾乎要不能呼吸了。孩子們又把『小尼姑』先生的帽子扯破，將花束亂塞在她黑服的鈕孔裏和袋裏。今天羅佩第一天除掉拐杖，大家見了都高興。到處說着這樣的話：

『再會。到下學年再會。到十月二十日再會。』

我們也都互相招呼。這時，過去一切的不快，早已消滅，照第尼向來嫉妒代羅西，也張着兩手去抱代羅西。我和『小石匠』話別，當『小石匠』要裝最後一次的鬼臉給我看的時候，我便去吻了他

一次。又去別僕雷克西和加洛飛。加洛飛告訴我，他不久便要發行最末一次的獎券，並且送我一塊有缺損的證券紙。索立拉住了加倫，雜捨雜分，大家也爲感動，圍集在加倫身旁，大家說：『再會，加倫，願你好。』有的去抱他，有的去握他的手。大家對於這位勇敢高尚的少年，都依依難捨。加倫的父親，在旁見了，很是驚異。

我最後在門外抱住了加倫，臉貼在他的胸前流淚，加倫吻我的額。我跑到父母親的地方，父親問我：『你已向你的朋友辭別過了嗎？』我回答說：『已經辭別。』父親又說：『若是你從前有過對不起那一個的辜，快去道歉，請他原諒，你有對不起的人嗎？』我答說：『沒有。』

『那末，再會吧！』父親說着，向學校作最後看了一眼，聲音中充滿了感情。

母親也跟着反覆地說：『再會！』

我却甚麼話都不能說了。

——終——

## 函購書籍簡章

一、凡蒙採購本局書籍者，須將品名數目及地址（買方）詳細寫明（書）敝局即時發奉。

一、近來郵政停止代金辦法，故函購須先匯款，否則恕不答覆。

一、匯款方法 1、郵政戶頭轉帳：辦法可至就近郵局索取轉帳用紙，添寫帳號轉帳號頭，『新京三四〇六番』將款及用紙交到郵局便妥。既已匯費，又極便利。2、銀行及郵局匯票。3、郵票代價，十足通用，但須以一角以內之國內通用者為限，污損黏者不收。

一、寄書郵費，概歸買方負擔。照物價約加一成，餘則奉還。

一、寄來滙票及郵票代價之信件，概須掛號，以免丟失。如有丟失，恕不負責。一、函購之書，如一個月未收到時，希連來函告知，但途中發生意外，敝局只負代為查覓不負賠償責任。

一、如訂購之書適當售罄時，亦必即時覆函報知，函購另有優待辦法及圖書目錄，函索即寄。





堂皇巨著 最理想 最完備 之日本口語文法書！

關毅著 最新標準 日本口語文法

全一册 四頁餘頁  
模造紙 定價 三角五角  
有光紙 定價 二角

新京法政大學教授張文華校閱、松川、荻山二位先生訂正

吾人學習外國語、如建造房屋、必材料充備、建造方法優良、則巨室以成、若僅有建築材料、而無建造方法、欲室之美輪美奐、抑亦難矣。生字猶建築材料也、文法猶建築方法也、欲外國語之臻於上乘、除廣記生字外、尚須洞悉文法、故學習日語者、若不備優良之文法書、詳為解釋、明為指導、欲日語優良不啻緣木而求魚、此所以學日語者、無不竭力物色一最理想最完備之文法書也。但遍覽坊間所陳、堪稱為最理想最完備者、誠絕無而僅有、或解釋不明、或次序不齊、不失之於偏狹、即失之於繁雜、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其去最理想最完備之境、誠然遠矣。惟王玉泉氏之文法、卓然不群、可謂文法書中之翹楚、一般學習文法者、多奉之為圭臬、不無原因在焉。而本書即以王氏文法為藍本、但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其不完備者加以補充、其不明瞭者、詳為解釋、並兼採日本各名著之所長、誠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水成於水而寒於水之概。且獨具隻眼、以淺白流利之淺語解釋、每條之下、舉例恰當、提要鉤玄、綱舉目張、即初學者讀之、亦能一目了然。且日語假名「ン」字之發音不一、有時為「安」有時為「恩」「昂」……等、但究發何音、學者往往難於捉摸、然一視本書第七頁、可使初學者遍詢名師而不能解決之疑難、渙然水釋。又學日語者最感繁瑣、難得要領之前提法、雖遍閱各文法之解釋、仍屬茫然、無所適從、但一視本書九十三頁、無異暗室張燭、陳設畢見、撥雲霧而見青天也。本書內容既最完善正確、又於編排、印刷、校對、裝訂各方面、無一不盡美盡善、且經日語權威家、新京法政大學教授張文華先生校閱、松川、荻山二位先生訂正、錯誤不安之處、堪稱絕無、誠可云為最理想最完備者矣。諸君欲獲一最理想最完備之文法書乎、請一購本書。

堂皇巨著!! 最理想 之 日語會話書!

關毅著 最新標準 日語會話大成

全一册 五百餘頁  
模造紙 定價 三元五角  
有光紙 定價 二元五角

新京法政大學教授張文華校閱 松川、荻山二位先生訂正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匠猶然，何況求學，故欲日語言談流利，運用自如者，非先得一最理想最完備之日語會話書不可也。凡一書之內容，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前後兩課常有連貫性，如前課為賀結婚，後課必為賀生子，趣味洋溢，有誘惑力，習其一課，欲終全書，初學者讀之，不感其深奧，程度高深者讀之，不覺其淺腐，此即所謂最理想者，而本書有焉。凡一書中，士農工商各界之日常所有會話，無所不包，即處諸應變，交際往來，茶餘酒後之幽默談天，情場上之嗚嗚私語，五花八門，亦無所不包，此即所謂最完備者，而本書亦有焉。本書分三欄，中為會話，下為對譯，其生字及難解之詞句，則詳註於數十年來日語會話書之新紀錄，每課分三欄，中為會話，下為對譯，其生字及難解之詞句，則詳註於上欄，一日熟讀一課，則於百七十日後，自能窺日語會話之堂奧。本書不但集日語會話之大成，且於註解中，有詳盡之文法，其註解之詳明，為其他任何會話書中所未有，如日語假名「ン」字之發音，有時為「安」有時為「恩」「昂」……等，不但初學者，讀時無所準據，即學有根基者，亦難明其究竟，本書於第六頁，探本溯源，詳明解釋，發前人之所未發，言他人之所未言，讀者閱之，有如庖丁解牛，奏刀騞然，蹄踴滿志之樂，並經日語權威家、新京法政大學教授張文華先生校閱，松川、荻山二位先生訂正，錯誤不安之處，堪稱絕無，可謂最理想最完備者矣，讀者乎此一書，即取用不竭，其他任何會話書籍，皆不必購買，無形中能節省寶貴之財力與精神，讀者何樂而不為耶。





康德七年 九月十五月初版印刷  
 康德七年 十一月十五月初版發行  
 康德十年 八月一日四版印刷  
 康德十年 八月十日四版發行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少年 愛 的 教 育

(全一册) 定價國幣壹圓九角  
 外埠加掛號送料壹角貳分  
 原著作者阿米齊斯 (Edmondo de Amicis)

翻 譯 者 知 新 京 北 大 街 一 一 一 一  
 發 行 人 孫 文 甫 新 京 北 大 街 一 一 一 一  
 印 刷 所 新 京 特 別 市 吉 野 町 七 二  
 人 淺 野 大 次 郎  
 印 刷 所 新 京 特 別 市 吉 野 町 七 二  
 滿 洲 製 本 印 刷 株 式 會 社

發 行 所  
 新 京 北 大 街 一 一 一 一  
 振 替 口 座 新 京 三 四 〇 六 番  
 電 話 二 一 五 一 三 七 番  
 大 陸 書 局  
 代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